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侯官嚴氏叢刻

嚴復著

(附：王遵常著：嚴幾道年譜)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侯 官 嚴
氏 叢 刻

光緒辛丑中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上
今上皇帝

萬
言書

先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工齋校印

上 今上皇帝萬言書

臣聞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一身且然而況國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發揚蹈厲撥亂奠基功著於當時慶流於後嗣者大抵處積弱難治之世奮於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休繼明席富強之餘烈而後可以有爲也中國者天府之國廣土衆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諸部方之蔑矣顧今者大執岌岌不治將亡爲有識所同憂而泄沓宴豫取延歲時一隅有警則君臣相顧失色甚者罷朝痛哭不知所圖舉朝之人無有能爲陛下畫一策出一謀

以禦侮威敵者徒容忍洪涇順敵所求如償逋然畫
諾而已求遂責解相對驩訢如克大敵者見兔旣不
能顧犬亡羊復不思補牢臣伏處草野仰觀 朝廷
所爲私竊痛之臣聞古今有不爲治之國而天下無
不可治之時 陛下果欲有爲則臣今所言未必無
可 採擇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
爲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
於外患者僅十之三耳而天下洵洵若專以外患爲
急者此所謂目論者也且卽外患而言其執之至於
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機動於明代 國朝之間而

大著於道光咸豐之際使當日者見其已著矣吾君
臣上下毅然閔然爲深究詳察其所由來而豫具其
所以待之之術則所謂外患者一見而不再見焉可
也不幸傲而弗圖使之再見三見屢見而終不爲之
所於是乎有甲午東方之役夫甲午之役不獨撓敗
爲辱也其辱有餘於撓敗者焉而吾國之權力乃爲
天下所盡窺雖欲爲前之苟延歲時有不可得者矣
然而彼各國猶未敢輕量中國也彼以謂中國之所
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奮已耳使其知外情
求自奮則以其壤地之大物產之闕人民之衆君權

之重其富強之效孰能當之今者以中國之大而辱於日本意者其將知外情而深以不自振爲憂而力圖其所謂自奮者乎此所以東事以還外人之於中國觀聽之深十倍於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之舉動意向莫不深誦而詳論之何則望之深故察之審也然而以彼爲有愛於中國者則又非也不愛則何謂而深望之曰懼中國之終於不振致啟戎心破各國平權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塗炭也蓋今日各國之執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并兼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和蘭丹麥

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爲是
哉爭存自保之道執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國深望
中國自強望之深故察之審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
古有之矣然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
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此是故徒以
外患而論則今之爲治尙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爲
而不能爲則其故出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返而
外患雖亟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積
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
內治云何法旣敝而不知變也臣聞天下有萬世不

變之道無百年不變之法蓋道者有國有民所莫能
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國以訖五洲但使有羣則
莫不有其相爲生養相爲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養
相保持之事矣則仁義忠信公平廉恥之實必行於
其間否則其羣立散種亦寢滅至於法則不然蓋古
之聖賢人相一時之宜本之不變之道制爲可變之
法以利其羣之相生養相保持而已是以質文代變
自三代而已然卽有神聖祖宗明諭切戒所以期其
子孫世守者意亦曰使內之民物外之敵國常無異
於今則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於至安而歷久而

無弊必不云情異事遷世變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
理不可復通猶責之子孫令兢守其法以馴致危亡
也明矣臣嘗竊讀中外各國史書矣見彼外洋一國
既立爲之主者率皆一姓相傳累千餘年而不變卽
中間更制民主置其舊君而他日復辟必更求其裔
爲之如法蘭西前之盧夷是已至於英德奧日義比
諸邦則舊治未墮爲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獨至中國
則云一姓不再興矣三古以還君此土者不知幾易
治亂興廢如循環然此其故何哉司馬遷曰物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外國窮而知

變故能與世推移而有以長存中國倦不思通故必
新朝改物而爲之損益果使倦而能通取來者之損
益而豫爲之因世變化與時俱新則自夏禹至今有
革制而無易主子孫蒙業千禩不墜可也何必如漢
臣劉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哉且夫王
者之大事莫大於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則當察天意
之所趨法祖則當體貽謀之所重天之意於何察察
之於億兆而可知祖宗之貽謀於何體體之於一已
而可悟近歲以來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與不知莫
不爭言變法甚且謂中國若長此終古不復改圖將

土地有分裂之憂臣民有奴虜之患民情如是則天
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謙讓逡巡終不忍
言變法者重以子孫輕改祖父之道故也此誠陛
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竊以爲過
矣臣請得就陛下之一已之意明之設今者陛下
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審執度時制爲一切之法以
補救之凡此亦陛下之一時之計也而千秋萬歲之
後陛下之聖子神孫其所遭之世雖其所以待救
者不存然猶兢守陛下之法至於不可復行甚且
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財賦困窮內憂外患至至而

不可復支如是而猶不變甯使宗社傾危種姓降爲
卑隸則 陛下以爲孝乎且將恫其易轍改絃以與
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則
皇天之意莫急於利安元元 祖 宗之貽謀莫
重於保世垂統而旣敝之法度猶芻狗之不可重陳
惟 天惟 祖 宗所日夜屬望 陛下早爲改革
者也此在常智猶能知之而謂 陛下至聖至明庸
有不知此理今者 陛下君九萬里之中國子四百
兆之人民其爲榮業可謂至矣然而審而言之則所
承之重實百倍於古之帝王所遭之時亦古無如是

危急者國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諱不敢徒以悅耳之言欺 陛下竊以爲無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獲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吾虛實故耳甲午以來情見執屈矣然而未卽動者以各國之互相牽制故耳故中國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決知我之不能有爲而陰相約縱以不戰而分吾國使其約既定雖有聖者不能爲 陛下謀也爲 陛下謀務及此約未成之際此臣所謂時至危急者也况客歲德人之占奪膠州則外人意之所欲爲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東方俄日洵洵論者策其必出於戰戰則

無論孰爲勝負而我將有池魚之憂伏惟 皇天
祖 宗以丕基鴻業付 陛下 皇太后援立 有
德原以冀 宗社萬世之安且使中國一朝而分則
此四百兆黃炎之種族無論滿蒙漢人皆將永爲賤
民而爲歐人之所輕蔑踐踏 陛下卽敝屣萬乘不
爲身謀奈 九廟在天之靈與 皇太后千秋之養
何奈中國率土臣庶所以愛戴 陛下之意何此臣
所謂 陛下奉承之重百倍於古之帝王者也夫
陛下所承之重如此所遭之時其危急又如此然則
陛下雖欲趣過目前忍與終古不可得矣然而居

今之日而欲講變革圖富強雖臣至愚亦深諒陛下之難爲也蓋古今謀國救時之道其所以輕重緩急者綜而論之不外標本兩言而已標者在乎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執亟則不能不先事其標執緩則可以深維其本蓋使執亟而不先事標將立見覆亡本於何有顧標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壞則標非所附雖力治標亦終無功是故標本爲治不可偏廢非至明達於二者之間權衡至審而節次圖之固不可耳夫欲審權衡則必審察時執內政外交皆瞭然見其癥結之

所在而無影響之疑此固事之大難者也且臣云吾國之富強與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亦非敢爲無徵之辭抑已揚人欺陛下也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爲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爲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爲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強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

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
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俄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
之蓋自是歐洲散爲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
互相砥礪以勝爲榮以負爲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
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詞學問一名一
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
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
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
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
東南界海中間方數萬里之地帶河礪山渾整綿亘

其地執利爲合而不利爲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爲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旣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爲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綏百姓而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爲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百姓有以相生養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爲哉是故其垂謨著誠則尙率由而重改作貴

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源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爲絜長度大之勦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求精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畜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爲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尙同而旌其純良謹慤者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

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萌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爲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常爲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爲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强也不幸爲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多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歲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

強以與吾角於是乎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儼然不
終日之執矣嗟夫此其爲事豈僅 祖 宗之所不
及知也哉蓋雖周孔之聖程朱之賢其論治道慮後
世也可謂詳且審矣然而今日之變則亦所未嘗豫
計者也今夫 陛下之所以爲治與諸臣之所以輔
治不過近考 祖 宗之成憲遠稽古聖賢人之所
著垂詳擇其中以措之於政而已而今日外交之事
旣爲前人之所不及知而未嘗豫計則 陛下之爲
治與諸臣之輔治者將皆無所循效據依以爲一切
因應之具往者嘗欲不察外情而純任我法矣顧外

人不但不能我馳驅乃常至於決裂而吾國愈病於是更以柔道行之曲意從彼以苟求一頃之安然而彼之欲常無厭而曲意之爲將有時而必不可忍於是陛下乃起而求折衝禦侮之臣與夫綢繆未雨之佐而平居 國旣不以此養才士亦未嘗以此爲學則人才消乏之弊見矣 陛下思所以整武備繕封疆與一切可以建國威銷敵萌者而今日船械之費動輒數百鉅萬吾國度支以之處平世則有餘以之圖非常必不足則財賦匱乏之弊又見矣夫人才之與財賦二者興事者之所必資也而皆乏如此則

陸下縱欲爲之而安所藉手乎且臣聞天下非財
之難也而理財爲難又非求才之難也而知才實難
夫今日中國所處之時執旣大異於古初矣則今日
之才方之於已往者雖忠孝廉貞之德不能不同而
其所具之才所以幹濟時艱策外交而輔內理者必
其詳考古今之不同而周知四國之故者也夫如是
故其所治之學與其所建白者亦將有異於古初而
異於古初者非 陛下與內之二三大臣外之十數
疆吏之所嘗學而深悉也如是則無以知此才而爲
之區其賢否矣無以知此才而區其賢否則所求之

才伏而不出而游談亂真者日以多故 陛下雖屢
下明詔督諸臣以薦舉之事而彼外之不能不緣虛
聲以爲采內之不能不本己意以相求薦而 陛下
用之矣然而事實之際不可誣也則不幸往往有敗
敗而 陛下又不悟其才之非真也轉曰今之所謂
人才吾旣取而用之矣而於吾事乃如此然則天下
固無才抑雖才亦無益於吾事也如此則 陛下求
才之意衰而中國之人才愈不出夫人才者國之楨
榦也無人才則所謂標本之治皆不行於此之時
陛下欲自爲其本則其事無旦暮之效爲之雖切恆

恐不逮於救亡救亡而急理其標則 陛下在在無
人才之助臣故曰居今之日而欲講變革圖富強雖
臣至愚亦深知 陛下之難爲也今使中國之民一
如西國之民則見國執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爲不
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 陛下惟
恭已無爲順民所欲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強已富
矣彼英國之維多利亞不過一慈禧女主耳非所謂
聰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則尤庸闇非才
然而英吉利富強之效百年以來橫絕四海遠邁古
初者則其民所自爲也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

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執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爲則其事非陛下倡之於上固不可矣臣居平嘗論中國今日之法雖已大徹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執流行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今者審執相時而思有所改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設但支節爲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况興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爲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爲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強者亦不少矣或云

固圉爲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云理財最
要矣則請造鐵路開各礦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
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
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 國家歲入之度支
有限而新政之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臣聞
爲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爲用者也譬如病痞之夫
欲求強健良醫臨證用藥必將補瀉兼施夫而後積
邪去而元氣蘇徐收滋補之效使其執不可攻瀉恐
傷病人之說而專補不瀉日進參耆則雖所費多金
以求良藥恐痞疾終不可瘳積邪日以益堅而大命

之傾將無日矣 陛下試觀今日諸臣所爲何以異
此臣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執太逼恐無
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言則積習未祛亦無益於貧弱
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
爲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敵之憂近之有糜財
之患而於自強之實去之尙遙何者將以爲標則救
亡圖存事尙有亟乎此者以之爲本則原始要終事
尙有先乎此者也臣竊自忘其愚賤曠觀時變蚤夜
以思旣深識大局之至爲難圖又大願 陛下之不
可不勉得未變法之前 陛下之所亟宜行者三旣

變法之時 陛下之所先宜行者四狂夫言焉 聖
人擇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
正惟 陛下俯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亟宜
行三者一曰聯各國之驩今夫歐洲各國之事至紛
紜矣然而約而言之大抵英俄兩大權之所舉措而
已英最孤立俄則有法德之連其所以連者以三國
皆以傾英爲謀故也蓋英之海權最大而商利獨閎
其屬地大者有五印度南澳洲與北美之康納達非
洲之好望角而尤要者則自其國繞大西洋而入地
中海出蘇爾斯紅海達印度洋過新加坡北首而入

若臣所處心積慮不遺餘力者爲斯一事而已拓土
開疆抑其次也波羅特海白海皆凍不足以畜船黑
海寬矣而內有君士但丁之限外則地中海東西兩
頭皆英人司其門戶俄不得以逞志也前者思南通
波斯阿富汗以出印度洋矣然此又英人所必爭雖
死辭不能入尺寸者也咸豐末年以中國之多故伺
隙蹈瑕唾手而得我黑龍江之東部於是俄肇有海
參威自由之海口而其國東方之略亦用此爲起點
矣自彼得堡以抵海參威一經兩海中間徑六七千
迷盧多窮徼荒寒之地俄不惜籌數百兆之費創爲

錫伯利亞之鐵路以通之英通海而俄通陸道成則
有以奪英之商權而大得志嗟夫謀國如此此可謂
高掌遠蹠者矣不幸道未成而有甲午之事高麗失
怙而我喪師日本薦食上國且有以妨俄數十年慘
淡經營之大業此其執所不能不爭者也於是俄既
以助我爲名矣則英自不能不合日本而法德者則
俄自知兵力之單而引以爲重者也夫法之事俄久
矣其事俄也疾英國而思報德人也俄一舉足有以
爲二國輕重德不能樹襟背之敵故不得已而折入
於俄然往者俄法衡而德奧欲爲縱矣且使法人報

德之志日久而衰則俄法之交或不可恃大抵各適
已事而已此泰西各國之大略也至於泰東今日之
局俄日殆不可解之深仇日於俄之助我也怨淺於
俄之以我爲名以自利也怨深且俄人在韓之所爲
尤使日人噓媚不能出氣故乙未至今兩國僉儻爭
爲戰備簡軍峙糧無一息之逸吾沿海米價爲之昂
騰度日本之未與俄告絕者恐英援之不足深恃已
耳今夫英固海上之雄國也往者泰東西有事英罔
不執牛耳者矣顧近歲以來獨若謙讓未遑不敢爲
天下先者是亦有故海軍之費已重屬地過多恐窶

藪之不容穴一也其治已成民主之規民主者不甚以并兼爲利二也爲各國所妬媚者深已亦自危孤立三也非洲南北移民新壤與各國日有違言國事已冗四也前之成績備極崇闕今卽不爭已多厚實爭之而勝增者無多爭之不勝國榮頓減故常以持盈保泰爲事五也君王后享國六十年矣卽位以來國之富強日臻已之聲名俱泰爲其前史所未有當國者咸思保其晚節不忍輕舉六也以此六之故雖武備修力足與人爭先而無往不爲持重此客歲以前英人大略之政策也然臣聞其近月以來稍稍

變矣變則英日兩島國右挈左提必有以阻俄人之
東略而俄人不能爲讓則東方戰事始殷然矣至旣
戰之後各國之離合錯綜與其勝敗之數雖有明智
不可得以豫言也昔者甲午之役各國皆以日本爲
必危去歲土希之戰論者又以希臘爲宜勝及其事
驗明白皆異人言是故事變之來非臣愚所能豫決
而所決然可知者則我必受其敝而已蓋外國之事
如海流然方其瀾之安也則蛟龍鯨鯢翔泳奔突奮
迅悅豫於濤波之中皆寬廓有餘而不足爲患及其
聚爲海嘯則渾亂蕩涵水之百怪皆鬱勃放肆求自

快其意而不可禦而所衝之地田廬民舍罔不被災者矣是故目前東方之禍苟有術以弭之亟宜早爲之所臣徧觀歐亞二洲之中其能弭是禍者獨中國而已而中國之中獨一人而已則 皇帝陛下是也設今者 陛下奮宸斷降德音令計臣籌數千萬之款備戰艦十餘艘爲衛上請 皇太后暫爲監國從數百親賢貴近之臣航海以游西國歷聘諸有約者與分庭爲抗禮爲言 中國天子有意爲治今之來者願有以聯各主之驩以維持東方太平之局懷保中外之民人繼自今事之彼此交利如通商如公法

義所可許者吾將悉許之無所靳且吾將變法進治
俾中西永永協和惟各國之助我而其中有陰謀無義
侮奪吾土地而蹂躪吾人民者吾將與有義之國爲
連以禦伐之夫如是則不待 陛下詞之畢五洲稱
聖明英武而東方紛爭之禍弭矣伏維 陛下所遭
之時爲中國古今帝王所未曾有則 陛下應機發
業亦當出於帝王所未嘗爲 陛下果採臣言則上
之有以永 宗廟萬世之安而揚其靈下之有以拯
神州億兆之民而作其氣外之有以解東西各國不
可已之兵爭而弭其禍 陛下一舉賢於堯舜禹湯

文武遠矣此臣所不勝爲 陛下大願者也夫帝王
會同在西國亦年月事耳而自 陛下行之則有如
是之效驗者在西國則爲數見而不鮮在中國則爲
曠古而非常也至於親履其地則有以知中西政俗
之異同知其異同則有以施吾因應修改之治其爲
益甚衆有非臣所能詳舉而細論者矣二曰結百姓
之心臣聞孟子有言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
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賈誼亦曰聖人有
金城民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民且爲我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待與之皆安降至

宋臣蘇軾之告其君亦一言再言以深結人心爲本此以見自古立國之道未有人心未去而國本或搖者也其在一統無外之世固爲重矣而處權均力敵之時其重倍之此誠今日 陛下所宜戒儆恐懼而常目在之者也伏維 聖清受命自入關定鼎以來首革有明之秕政作則垂憲加意優民刑章賦役尤所反覆詳審蓋 本朝十有一葉二百五十餘年之間未嘗用一虐刑也未嘗加一苛賦也未嘗興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終身不知征稅繇役爲何事者此其愛民之德不徒遠邁前朝蓋亦同時五

洲大小各國所未嘗有夫 國家惠保黎元至於如
此而臣愚猶以深結人心戒 陛下者無他善政經
久則習爲固有而民不知恩陋規孔多則吏爲屯膏
而下乃疾視而其尤患者則尊卑闊絕上下之情不
交兵民億兆雖欲效忠致愛於 陛下而其道莫由
也臣竊嘗觀之西國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戰而不
易敗得能者爲將則當者皆靡如華盛頓之自立與
拿破崙之初起是已君臣上下日見相親撫循教訓
截然如一家者次之而將貴君尊執分相絕招之以
利用之以威者最下夫民勇怯之資雖殊而貪生之

情則一行陣之間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容己之恩義利害故也真實民主之國其兵所以最强者蓋其事雖曰公戰實同私爭所保者公共之產業國土所伐者通國之蝨賊仇讐勝則皆樂而榮敗則皆憂而辱此所以臨陣爭先雖挫而不潰也至其次則銜恩顧義不忍棄捐且其君臣上下既相親矣則其賞罰必明所以顧恤其私者亦必至傷殘則有養廢之廩祿陣亡則其妻子無飢寒夫如是則亦誓死而勿去矣獨至至尊將貴邈然不親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應募而爲兵也如牛馬然其心固漠

內特設武備學堂親選英俊少年已爲之師躬行訓
練而甲午之役日本國主亦親駐廣島收恤傷亡其
皇后以中宮之尊躬率妃嬪爲軍士織帶調藥嗚呼
豈無故哉豈無故哉夫今日中國之事其可爲太息
流涕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渙散各顧己私無護念同
種忠君愛國之誠最可哀痛甲午之遼東客歲之膠
澳其中國文武官弁之所爲作民情之所見端臣具
廉恥爲國諱惡有不忍爲 陛下盡言者 陛下聞
格物之說乎格物家之言理也以謂一物之完而不
毀堅而難破也必其中質點愛力至多如慈石吸鐵

然互相牽吸維持而後有以禦外力而自存及其腐敗也則質點之愛力全無抵拒舛馳而其物遂化今中國之質點亦可謂無愛力矣以此而當外洋猶以腐肉齒利劍也雖然 陛下慎勿恨民之無良也亦自反其所以附民者而已矣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以美言文具取也今之爲 陛下惠養此民者不過數千之州縣而已爲 陛下統轄此兵者不過數百之將領而已凡此什八九皆受羊而盜其芻者也其不見德之日久矣 陛下之尊譬如天而官吏將領之可畏猶鬼神生養不爲之謀

窮屈無所於訴而日夜厲以徵求敲扑之事民生是羣不知何所可戀士從是軍不識爲誰而戰則其忘陛下之帝力於何有也不亦宜乎且民旣不知其國之可愛矣則陛下雖歲籌無限之費以庀新器練新軍部勒止齊悉用西洋之新法平居無事常派大臣爲之簡閱其巧密精練皆可爲無窮之美觀獨至一旦有急則相率以隨前者之覆轍此列禦寇所謂君形者亡也曷足用乎況其未必能及此也議者將謂昔中國之兵亦嘗強矣不必如西人所爲而後可用也則臣應之曰不然蓋事之利鈍起於相較至

躬閱防練各軍誓誥鼓厲振其志氣近事俄主卽位
加冕與英國君王后金剛鑽喜皆游宴各部聽民縱
觀親加勞慰其時舉國之民懽忻感泣人人有戴主
死敵奮不自顧之心識者皆謂其民爲可用夫中國
之民愛主之心亦猶是也特 陛下忽而遠之故隱
而不見耳一朝振之其氣百倍敵國見此自生戒心
夫使四百兆之人皆愛 陛下則 陛下何爲而不
成何求而不得哉此爲至計不可忽也三曰破把持
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二一曰抑僥倖之
門一曰破把持之局僥倖者自新進而言之也把持

者自守舊而言之也然而抑僥倖難矣而破把持尤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當奮發有爲之際執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彼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意於天子之爵祿於是務廣交游談甚者或拜私門行苞苴以規進取雖然進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則受者難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負乘而敗則必無幸矣故抑之雖難而實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已然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無君子但使其人不知當世之務不察理執之真則奮其偏見皆可與爲治者力爭雖刑黜有

所不顧其所稱引者動緣祖宗之法制賢聖之遺文
而大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樂因循而憚改
作故其持論和者常多及其既多則雖以人君之權
有不能與其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之胡服騎射可
謂英主之壯圖然與其臣公叔成諸人往復十餘周
而後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雖行之不皆合於
道然亦救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爲之助而匡輔
者少爲之攻而排擊者多於是黨論紛淆而宋治亦
終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國如此至
於小人之把持則其術尤工而其害有不勝僂指者

矣大抵君子之把持生於智慧之有所不周意見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則出於營私自利而已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爲中爲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者愈益衆一朝而云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廼構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爲難矣是故其法彌敝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蓋法之敝否與私利之多寡爲正比例而私利之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爲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

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已被其近災公利遠而難見近
災切而可憂則終不以之相易矣嗟夫此西人講羣
學者所以稱必有爲羣捨己之人而後羣強而化進
也且今者中國變法之難不必改用西法而後爾也
但使人失私利者多則雖經典之所載 祖訓之所
垂不能據之以敵把持之執今夫同律度量衡而謹
圓法者王者之大政也著於禮經載之 會典且度
量不同圓法不謹者其國必貧又計學之公例也而
中國之數者之放紛雜亂爲全球之所無日者嘗有
人焉欲爲 陛下立圓法矣以一兩五錢爲制色均

權等此法立則民無以滋其巧僞而吏無以售其姦而泉貨大通於中國有無窮之利此亦富國之本謀也顧何以事經部臣議覆以爲多所窒礙而萬不可行乎釐金者天下之敝政也吾與外洋議及加稅則英人常以爲言以謂吾不病中國之抽釐所抽重輕抑亦其次但商人出本行貨必示以一定稅則然後操籌計贏不至虧折而中國十里一卡百里一牙疏密重輕毫無定制夫取於民有制者又百王之通義也且賦民無法則上之所益有限而下之所損至多合天下而計之則國財之耗於無形者不少今 陛

下試取其法而整頓之而觀各省之督撫官吏以爲何如由此而推之則 陛下欲變科舉考試之法則必有收科舉考試之利者以爲不便矣 陛下欲廢弓箭用槍炮毀沙艇易輪船罷漕運收折色講河工用西法諸如此者皆必有收前利者以後之變法爲大不便總之如臣前言其法愈倣則把持愈多而變之愈不易不必問其爲中法爲西法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近人之論李斯亦云小人甯坐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貴痛矣乎其言之也然而臣以爲彼把持者

之計亦短矣譬之樹之有蟲人一身之有蠱聚而嘬之以爲得計而不念及其已甚則樹殭人亡而已亦與偕蓋此莊周所謂濡需豕蝨者也使其幡然變計先國而後身先羣而後已則一身雖不必利猶可以及其子孫况夫處富強之國其身之未必不利也哉特一轉移之間耳是以臣之愚計以謂陛下治今日之中國不變法則亦已矣必變法則甚勿爲私利者之所把持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利者故雖至不得已而圖改革其於小人必有所齟齬而不安歷代叔季之君夫亦自知顛危而思振刷矣使其匪所

齟齬而變之不難則古今安得有亡國哉臣聞帝王
之用心與衆庶異衆庶急其一家而已然而仁
賢之士尙有忘己以救物者至陛下之用心則利
社稷安元元否耳淮南子有云櫛者墜髮然而櫛不
止者所損者少而所利者多也尙安能以數人之私
戚而廢天下之公休也哉故不破把持之局則變法
爲虛言陛下果有意於講變革圖富強亦在斷之
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先所宜亟行者也蓋不
聯各國之驩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
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

斯賓塞爾

勸學篇

光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斯賓塞爾勸學篇

第一篇論羣學不可緩

田事告隙口菸斗手酒卮箕坐山邨酒肆間三四個
傭高睨大談說牛疫盛行議院宜有以補救之術農
頭奮髯抵几栳捲鏗然與相應罵今歲屠牛利入不
及往年之半意皆恨當官者不勤民依致如是也至
其論畎畝稼穡利病某事當興某令當廢尤自信無
留難大都氣象不減護商法初除時於時鄉野家家
言本國徵稅重此令果除將使他國輕賦之民持貨
入市與本土重賦者角是此舉以妨民病國有餘云

不然者愚且妄也

聞者曰是無惑乎其如此也隴畝小民未嘗學問生計不越手口間固何能爲遠謀乎乃試觀都人士已嘗學問者其論議又何如其論民生也則曰奢侈雖非然其事利工賈國中之民有罹飢饉苦乏絕者乎勸捐斂財賑之之外無餘事也亞丹斯密氏理財之學出幾何年矣而常人爲議猶如此夫由前而言是徒知一業之可以養民而是業所產之益無益爲漏卮否尙能生財否皆不論矣由後而言是徒知財之可以振貧而不知國財爲物此盈則彼虛忘其未用

爲賑之先此財固非無用也飭材庀工待斯而舉國之貨賴以出民之生賴以蘇今移之以養無業之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減矣且賑者彌多則待賑者將日益衆賑之力有時而盡待賑者之困無時而輕理財之道固如是乎

案此論純指英國養貧之政而言

今夫財之爲事

生與食二者之間其理至繁曠爾紛歧委曲殆難猝明而若人視之易易若此則無怪詖辭謬論雖屢經駁辨而終稍解復合也總之常人之論事也見不出近因近果之間至於近因之前有無窮之遠因近果之後有無窮之遠果則皆在不論不議不見不聞之

列如是而言國事秉國成國焉有不病者乎

自來民智蹇淺則所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以爲
興利除弊國家自不爲耳果其爲之則一國之事數
著可了有何難哉此不必求之異邦也卽在本國已
有不勝僂指者焉如日者大晤士報因見商艦一時
沈碰多支遂論國家宜設督辦商郵海政之官乃不
知海軍諸船規制極備而同歲之中沈者兩艘其三
僅免又見某報中言民居造房多不合式國家應存
總營造司察看民居繪式頒圖令其循造乃不見同
時官中營立坊表並起蓋幾處刑司衙署其形制惡

劣衆口交譏又或云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
宜設專司以爲掃除之隸庶無積滯以生厲災乃不
聞同時郎波拉疾疫卽由官中安排地溝伏筭辦不
如法之所致又或言鐵路公司過多互相排擠不能
得理事以官辦爲宜乃不悟國家現辦之政如海部
如船廠如軍政如刑獄如邦交百司紛紜日滋糾繆
晨間閱報粲若列眉益以鐵路詎能稱善夫議院者
國中最重寺署也乃謀一疏氣之方費帑二十萬鎊
經魯益德與巴禮兩名師經營期年迄無成效則其
他又何說乎而國中之責備執政者依然若罔聞知

今日謂國家宜於官銀號籌備輕息成本俾民資生
明日言國家宜廣設育嬰收養民間孽子主事者愈
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既云是官卽屬無所
不能也者吾人聞法蘭西人言其公主聞民有餓死
者驚謂左右救餓之法最爲易易何緣坐令若此則
大笑之雖然何必笑耶

智之開也物理爲先羣理爲後未有物理不明而羣

理瞭然者何則物理簡而羣理繁也

案此中庸所以云盡物之性大

學所以先格物致知

吾每入人家聞主若僕言壁爐鼓火之法

謂但須以鐵桿橫度鑪楞其炭自熾斯火之烈鐵桿

功能又聞人言合尊促坐人數勿過十三爾則一人不利又聞言手談葉戲某人時利某人時衰梟雉之成其分以此云云其言如是則可決其於物理因果之故全未分明夫人於淺顯易知之端其持論尙誕妄不根如此况國羣之事政教之行其爲奧博微眇任伯於斯求其分明斷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固其所也其處事有拘忌禳祥之見者則其論世也亦雜以拘忌禳祥之見蓋心之爲用大小常通然吾每怪景教之家見異邦人拜祀像偶則謂其民大愚不悟像偶人所自爲土木之施丹黃之牒盡從人意

何能爲靈而乃從之求福此與野蠻之信巫蠱供蛙蛇爲智實不相遠此其愚之是也顧不知國家之與像偶雖大小有殊其屬諸人爲一耳野蠻聚一部落之貨財力役造一偶像信其有無限之威神吾人合通國之賦稅征繇建一國家亦信其有無窮能力仔細思量爲異安在夫君公大夫士食稅衣租以治人爲業質而言之與夫社會之中鳩貲財立會長者無以異也旣爲社會所公立則會長之智慧卽社會之智慧會長之權力卽社會之權力使一日者社會貧而無資愚而無才則會長之能事盡矣此不必極智

之夫而後知此也獨至於論事之頃則若國家隨事
可舉無待租稅庸調而能爲者則又何也彼見一事
宜興則曠目語難曰奈何不爲是以福我及見徵調
煩重官吏冗雜則又蹙額相告曰奈何竟爲是以苦
我噫我知之矣彼固謂國家者無所不能而無待於
民力民智也往者格物尙淺力理未明時嘗有人欲
運巧思製爲自行不息之機器迨奈端格里遠諸子
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而後人知用力少而成功多
爲宇宙必無之理譬諸汽機一頃不焚煤則止又如
人體一日不飲食則羸今之責望國家者大抵欲製

不息機者耳惟其如是故以爲國羣盛衰之故盡在云爲法制之中充其能事至可使弱民爲強國貧民爲富國愚民爲智國雖然此所謂蒸砂作飯千載無充飢之日者也

故格致不明則無以與於治平之理是固然矣顧吾所竊惑者世有格致之家物理旣明而與論國羣之事政教風俗之所由然則若與常智不相遠者是可怪也豈羣之爲學果奧博精微不易講歟抑常情聳於變故之繁遂熒而不知其一貫歟今夫宇宙萬變不外質力相推而質力二者皆爲常住常住故不增

減不生滅不能自無而有夫曰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必其有權藉者也苟無權藉則屈伸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然也金石水土然至於有官之品如植如動凡生之事莫不皆然近者又知人心性情思慮之用與腦質之感動移易息息相關然則質力恒任之理固無往而不在也則何獨於羣而大疑之夫羣者合衆生以爲生有生氣官品之一大物也是故其中消息盈虛之故與生之爲事可比例互觀焉羣之中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力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者又爲後事之儲能如是相生至

於不可究詰而其中果必如因無不能有有不能無則斷然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學則無疑而用之於羣學則依違之噫使質力常住一語而可以依違是尙足爲最大公例耶

按儲能效實乃格致家之常語中庸喜怒哀樂

之未發可謂之儲能至發而皆中節可謂之效實

達於理者謂之學明於權者謂之方其理彌賾其學彌難其權彌微其方彌審是故世治大進業有專家未有不專其學不通其方而能然否是非於其事之論議者也忒德者英算學家之眉目也造方維術

西名括德

思以窮力理之至深亨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

也。唱二量體之說，謂外緣若異，則幾何常理有不通時。斯二者皆輓近理數中，至爲精深之說也。今使人於象數之學，素乏研精聞忒亨二子之言，乃自作聰明，妄參末議，則疇人子弟必將目笑存之。謂此何等學，非竭半生精力，索隱鈎深，豈容強作解事者。此其譏之是也。顧吾每逢名算專家，與談政教中至爲繁難之事，彼則矢口論斷，都不疑留。此何故耶？蓋其意以爲世間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至於政教之施，固屬盡人能喻耳。而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若言相反耶？夫象數之事，縱極艱深，其所據以爲算之與

數必先周知其用事數亦較有限域至於民羣之中一事之源流變見徃徃迎不見首從不見尾與數既難周知所用事者又皆無限其悠久蕃變之情皆象數中所無有由是言之究孰難而孰易乎然而彼必易之者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云易耳

今日格物之學無論天地動植人身體用其遇一難解之端嫌疑之理必實測以徵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必待見其會通而後錄爲新得不妄論斷也獨至羣理則未有由其術者此非不佞之私言也試卽一二事觀之則治忽之分見矣夫天學之事至

今世其精審至矣而疇人尙所聚訟者莫若日中之黑子蓋使知黑子爲何物則日體何若卽可由此而推故其求之汲汲如此也頃諸家之說以韋理森爲最先其說曰大陽外輪爲自發光氣此猶地之風輪再下則爲雲輪以裏日體不發光不透光之黑質與大地同日面見黑子者乃外輪光氣震盪如大地之有颶風震盪則有堆積有破裂黑子者其破裂處見內質也全露則爲深黑半露則爲闇虛此遠鏡中所以有柳葉諸相也是說初出多爲同時所宗侯失勒維廉極主之蓋前人持一星一世界之說意日球

可任事等地球又察驗黑子常有下陷之形行至日旁則呈微缺故謂韋說之可通也至維廉之子侯失勒約翰紹隆家學起而駁其說曰韋說雖足以解黑子之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則曜靈光熱二物必當有所從來韋說於此默然是爲巨謬其父信之過矣太陽全體乃極熱流質悉能發光而自元始來光氣與熱度不減者由以吸力收攝日扇散質時時射入日面之故其外輪純爲光氣布濩煥發實諸金散氣所成云云此其說也與世界本始爲涅槃菩提星氣之理合然則黑子究何物乎於是德人克齊卡佛用分光

鏡測知太陽本質所有原行與地球無異異者流凝而已於是言黑子乃外輪金氣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景至於種種變相則由日體自轉甚駛之故合而觀之視韋說似爲進矣顧黑子變相實與雲氣不倫故克氏之言尙未得實於是法人費辰進曰太陽外輪誠能發光而內質則非凝非流乃極熱氣而無光彩案尋常燈火亦外明內黑費氏之說似係卽此爲推也外輪震盪破裂時內氣衝罅而出非他物也細測黑子常有自內外衝之象又內暗外明亦有或然之理故費氏之說不可盡非然有不可通者則黑子常現回旋之形又極

熱之氣可不自發光然不隔光景使近處見燄而對
徑之遠處猶明理同觀空不應見黑漏此二義則費
氏之說終爲非實矣洎最後而侯失勒約翰乃折中
諸說斷以己見論曰日體有決無疑義者全體純熱
非世間一切諸火諸電所可方擬一也金氣騰上化
爲光輪二也日球中衡內外若地球溫帶處常有太
力回旋如羊角颶母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成虛理如海中
龍壓力外稜質點內吸且旣輕虛熱度自減飛流凝
沍遂能隔光四也依此四理則黑子情形冰融雪解
一切柳葉闇虛諸相皆有真因可言黑子之說可謂

論定矣雖然尙有難者其難維何用約翰之說凡遇黑子當見旋形而實測所見黑子或旋或否豈爲旋甚微遠難見耶抑約翰之言尙有未盡者耶然則謂黑子一物至今尙未論定可也蓋格物之難而審理之嚴有如是者始也諦觀物變繼乃卽變爲推融會貫通以立一說稍有牴牾卽從棄捐方其求解也懸揣微擬非不用也然必廣印事實有以盡其變異紛紜而後可其立一公例而用之也且用且驗未嘗固也苟歷試之未多推較之未廣則甯視爲懸詞不目之爲定論此其考理大畧也至於實測之際不敢信

所接者爲卽實也外緣致差既已謹爲增減內因互異亦必以之乘除焉譬諸測天如儀器差地輻差清蒙氣差此外緣也或損或益固無論矣此外尙有人差蓋觀象紀時自治手識之交腦脉之行中須杪息且遲速之度人各不同每杪三十邁當至每杪九十邁當不等寒暑互異凡斯之類皆謹覈之誠哉察物之道無所苟而已矣

而獨至治羣爲政之事則何如今試於國家議大政立大法時而執前者察物之家而託以此政此法之利弊則沛然作答曰如是當利如彼應弊絕少徊翔

審顧者蓋百人而九十九也其同是政法行於他邦異族者其流變爲何如未嘗一問也其同是政法行於本國前代者果得所祈嚮否又未嘗一考也是故是法行其與現有之政法一國之情勢其時之風尙民心果相得否大抵不能細也又設國家於是政法終不爲立其事效宜何如又或聽民自爲不更善否亦未必爲之稱量以出也至於一國之能力止有此數一政之立此有所長則彼有所消時勢之變動不可端倪事今便者後或爲梗其所消者將見何所其爲梗也將爲何形期其鄭重宿留則愈非常智之家

所能辨矣吾非敢謂今之從政者於前五事果贖贖然不計慮如此也就令計慮出之其未嘗如察物者之精且嚴則可決也吾意其所討論者將不出一時報鈔之中累年案牘之內不偏不賅不精不詳合其見者則援之異其旨者則堙之如是而止耳至一二遠謀高識之士爲之揚權史志要刪國聞以求其事變之源委則其人如鳳毛麟角矣又不幸前史體例其於事變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由然且於君公帝王之事則雖小而必書於民生風俗之端則雖大而不載是故以一羣強弱盛衰之故終無可稽而盈卷

連篇紀淫侈爽德佞幸猥瑣之事跡與夫戰伐紛綸
赫轟相斫下洎教師朝黨陰謀秘計俛得俛失而已
於羣理何關焉則置之不足道也其尤可異者察物
之事必審人差非以不如是將不得其實故耶然人
差之在仰觀俯察者尙其小然者耳獨至論世知人
則所關綦鉅夫一人之情識行習或以種業不同或
以居養互異故其觀理論事人自爲差又皆信爲當
然而不自覺分而論之有以學業師傳而辟者有以
地勢隆污而辟者有以生產國土而辟者有以朋黨
門戶而辟者有以教門宗派而辟者外緣旣異益以

內因血氣之剛柔心腦之靈蠢斯則制行發言判然別矣此賢不肖之所同而無或解免者也故不知人差則論事必違實而世人於物理則致嚴於羣理則忽之可謂倒置者矣嗟夫知人差之生心害政於羣學思過半矣

雖在格致之家其用思素經研鍊而有法者然於觀物則審察羣則疏設數事焉較而論之將瘡可見一如人眼視物若氣若水皆成中塵光影入眼物之形位因以失真譬若夜間仰見星斗皆較真位爲高彌近地平此差彌大又臨水叉魚若就見處下叉魚不

可得蓋其真位常距視位尺許彌深彌差此格物者所其喻也顧乃觀人論事則不知亦有中塵故論古則盡信古人談今則偏聞朝論二如氣類動法固符力理然衝決排盪至於過繁則極難調御故至今理室中氣俾利人居尙無准術此又格物者所其喻也顧乃羣中民氣風行轉遂所向何方爲力幾許則視同弁髦謂爲易御三如原行質點固爲簡易而二質愛拒之理深察乃知往往訢合所成超人慮外此又格物者所其喻也顧乃人爲質點蕃變至多性品不同愛拒互有與接爲構厥變維何則目爲無奇不足

攷驗四如諸物對待變化因生往往人意所云違真千里故北球之民常意夏令炎熯地必近日冬寒返此迨至加以實測乃悟偵倒此又格物者所其喻也顧乃羣中之變對待尤多衆力交乘敏者難計則人自爲意皆若前知因然果然何須實測五如物質化例少常多奇故二冷相遭或成涸熱二清相雜忽呈濁泥水入礪養凝於紅鐵此又格物者所其喻也顧乃人心殊致合爲羣情則謂泊然相遭都無異效凡如是者比事爲論始難詳舉此其用思違反在不學者何足深訝訝者以其出於格物之家彼固謂羣事

爲無難然而羣事難測日有其證畧留意者在在可
明不待聰睿之士而後能爾也夫行衆謀僉同之政
而其效乃不如其所期收前未曾有之功而其法乃
爲常智所共斥此之事效相反豈待求之一羣一國
而後然卽尋常人事之間已可見矣今夫優游暇豫
之夫宜其有所爲作者也然而徒有暇人乃無暇晷
事功所就轉在日不遑給之人少年遊塾久者法宜
淹通士人記誦博者法宜明察然而通才多晚學之
夫明智非記醜之士今以處置病風狂癘之術咨之
常衆必曰是人內檢旣去外束宜嚴然而養癰院中

用禁錮之舊法者煩擾行寬弛之新法者利安名醫
杜克巴特治癩獨優常云風人思逃與鎖禁之力爲
正比例鎖禁不用逃思乃亡此百人中九十五然也
又古者刑名之家僉云禁民爲非莫如重典矣然英
國自魯密理創爲輕典以還而民之懷刑自愛者日
多作奸犯憲者日少此不僅見之於英已也馬歌那
支見之於那弗島迪克森見之於西新金山倭巴迷
爾見之於日耳曼蒙德新奴見之於日斯巴尼亞凡
此數公皆云凡處治犯人倘第收其身期無害羣而
止則化民之漸此爲最神殆非常智所能夢見嗟夫

使常智而皆可用則吾羣學之書不必作爾

蓋人心入羣之用微眇難知爲治者鹵莽而畊萬無一當前之所論尙不過畧舉數端期於人人共喻而因果之間其不測已如此矣然此猶是與吾同種與吾並世者也至於曠觀異種尙論殊世之群則將見人心之用群理之機其效驗益未易測也今者就吾人所閱歷以爲揣孰能知他土種人有爲媚神之事穿臂懸鑪持矢插肉或謂割股可以療親或翻身泥塗數十百里號爲進香資求福者又就吾人之政治風俗以爲言孰能知東方之群中有代人斷頭而令

妻子獲其利者夫風氣不同至於如此則論化者尚安得輕心掉而卽我爲推耶更觀上古往者英國神甫創爲洗業天閣必待懺悔之說而英民之半皆入教門又國家制爲永業不售之律其中稍有不平致都鄙之田民皆捨爲墳墓凡斯事效夫豈造教立法者之所前知者耶歐洲前世王侯將相率皆盜魁橫恣睢盱殆無人理而孰知如是之夫乃身及子孫皆持兵徒步萬里不辭戰伐苦辛求復耶穌之墓且耶穌生時之立教也言求天國尊榮不受人間權力而豈謂教行之後有教皇者號彼得宗徒爲數百年歐

洲之共主夫十字架乃行暴之器等諸炮烙而孰知
傳爲地基形制必如起乃建神堂吾得以益之日中
土之孔曾思孟皆
立教明民而孰知後王卽用其術然則人心之行發爲
群業其因果之間殆有不可思議者矣故吾得約而
舉之曰群之爲事無論觀於何種察於何時大抵一
政之爲用一教之所期苟其原始要終則所求之效
不必得或暫得輒廢而浸淫日久恒得所未嘗求者
此亦一公例也

夫群事難知何待深言而後喻自察近知遠者言之
則卽一人之身已可見矣遑論群哉此吾所以反覆

其故而不知何悠悠者動以經濟自詡之多也今自
吾一飯而言之則饅首成於俄羅斯之麥牛肉來於
蘇格蘭薯蕷至自愛爾蘭白糖運於摩理哈斯胡椒
致之占馬卡加利出之東印度酒醴出於法蘭西蒲
桃乾產於希臘橘柚長於西班牙鱗集麇萃不可枚
舉且豈惟是一飯而已卽清水一杯吾茲所飲可謂
至近無奇若窮其所自則由缸而川由川而源綺交
脈注千里方遙而更溯爲雲爲雨之時則是一口清
涼初乃函蓋百千由旬海宇之物苟於吾所飲所食
物物思其所由來將見吾茲藐焉乃無數原行初遍

大地因緣際會萃成是身嗚呼豈不繁哉

然此猶是就吾人軀幹言之而已若更觀人之知識性情行止則所以成是之因其繁曠殆過前而無不及晨起飲茶而腹疾則知支那人之好欺夜間飲酒而瞑眩又識德意志人之售偽以英領事與亞伯沁尼王違言致爭算緡之稅以加而汝之家用因乏以北美富人不願蠲復黑奴議院喧騰而汝於朋友遂成決絕此自遠者言之者也更就其人本國而言之支那君臣半夜起而受朝聽政南洋島人日中閉關而寢黑夜爲市英人交易不逾八小時此誰約者而

行之若素三餐時刻於吾病體雖甚不宜然人既爲然則吾不得不爾交際之事酬酢之文所以合歡也而束縛虛拘反成苦趣凡汝之意識議論若政若教皆俗所已具而汝受之雖心所深疑不敢叛也野鳥乳則汝出野鳥蟄則汝入倫敦議院開闔爲汝終歲生業作輟之程汝云自由幾何其能自由也然此猶是言其現在者耳若自過去言之則吾一果之成有無數因之說愈可見矣問歐人所以七日息業之故則上追數千載而後知且七日息業景教之所約也息業而嬉非景教之所禁也顧於法德澳意則爲俗

於英倫蘇格蘭則爲非苟攷所異之由非論世觀人
遠至數十百傳無由得也教事如是政法羣事何莫
不然意大利希臘之村莊鎮集皆居山顛至今汲水
運薪民有負重登高之苦叩其所以乃知往古寇奪
虔劉致其如是支那婚嫁男女不相通知三年親喪
凡挂名仕版者卽宜罷去如有罪然考選貴近之臣
而以能書爲取舍之的席地之舊俗旣去而九拜投
地之禮仍存凡此皆沈縛牢固雖甚憎甚苦而莫誰
何一俗之成民違其性咎始作俑而作俑者不獨任
其咎也多因成果不其然哉

是故羣理難知以其爲天下至繁之物此豈徒保種
謀國者所宜兢兢者耶卽在尋常一生計貿易之間
其難已見矣今試設一織布廠主人心欲趁現時市
價增固棉花此可謂世間至常之事然是主人苟以
折閱爲憂則其操籌握算之端大畧如左一須計本
國各廠成布屯者若干發行者幾許二須計依現在
行價零售各店是否競相屯貨三須計各外國外埠
此貨是盈是虛四須計依現在各處市景外國各廠
製貨是緩是急以上四條乃計銷路旣計銷路矣五
又須計同行收買棉花用意何若互相觀望俟價跌

乎抑策其將貴已爭收乎里物浦爲英西積布大區
故六又須計其中各行其現囤多寡其已行收買而
未至行者若干七旣計內市矣又須計外市如法國
之新儀里安及諸洲各埠現貨多寡市價騰跌皆不
宜忽八須計出花之地如美南如印度如埃及各處
花年衰旺夫使以上八條皆爲廠主人所計及則其
握算可謂周矣如是可以操必勝之券乎曰否否未
盡也蓋棉之價視其銷路棉之銷路視棉布之銷路
而棉布之銷路又視雜布之銷路故也在者南北美
閩棉花不出口洋布大昂人用竹布毯布而洋布之

價斗落積棉者皆折閱焉是則不可不計者又其九也於是聞者曰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應之曰未已也尚有二大事焉倘主人計之不審則其虧折又什八九也是二云何其一日審商情蓋從來買賣之家其料市價也縱有冠能魁倫皆不過得其近似而拙者則每有逕庭之差商情如浪時而過實時而不及實如是者日而有之至軒然大波一落千丈則年月閒事故其見於市肆也忽無端而狂趨忽無端而恇怯大抵如羣羊焉始也面面相視人懷狐疑一勇開端諸懦競捷如是則往往或過而虧負倒折隨之矣是

以善計之家既察事物之餘復審商情之差率而不
隨外爲轉此所以能爲衆勝之先又能居衆敗之後
也又其一曰察利權市俗謂銀根必將合一國之商利而
統計之以知後此利權之舒促蓋積貯廢居之事必
以鈔號爲之通利權若促無買期插息之事則經營
之業舉將廢矣前九後二必統十一事而計之擇精
慮詳而後操必贏之券不其難哉故都市貨物之事
朝暮時價騰跌在分毫銖兩之間昧者視爲無奇而
孰知其所以成是之因其繁如此此常爲士大夫主
度支掌筭權者所不知而商賈豪傑則深信吾言而

不疑也右之所談不過一物價之騰跌而已夫物價者朝成暮更頃刻雲烟去不留跡者也然其因之膠葛駢羅固已若是則由是而推物之長留人間悠久蕃變者其來因往果事當何如此不僅羣爲大物然也卽羣中一教之立一政之施其理莫不如是蓋天演無在而不然而物競天擇之用政教實同夫動植皆能吸質點以爲滋長收養己者以爲自存或孳乳而寢多或蔓延而墳植其究也強者兼弱舊者蛻新輪囷離奇至於不可復識而有非立是教施是政者之所慮及者矣夫支那皇帝厚私宗親使之食稅衣

租豈意數傳之後致勾霽無能蠢愚無智而轉以病之西班牙之羅耀拉創爲耶蘇會本以保教乃擁黨擅利權傾國家而終於被逐英國大東公司本爲商業乃不數百年並五印度而有之凡此豈立教施政者之所慮及者耶試舉似其二三智者可觸物而悟矣

合前後所列者而觀之可知喜事之家動謂使我爲治則天下事無難爲者無有是處欲爲經濟非肆力於學不能且非肆力於羣學亦不能也於是議者曰吾輩在羣日有應行之事在朝則有當官行政之責

在野亦有選舉議政之權此自指民諸務紛乘皆取
當機立決若悉俟學優而後從政則政之不舉者亦
已多矣此所謂論高而難行者也此言也似是而實
非蓋起於必有所爲之一念而令身與群交受其害
而不自知夫人居如是國爲如是民見其中弊政稅
俗有心者莫不願有以除此政變此俗此其意甚可
尚也而無如不學無術鹵莽滅裂於治無毫毛之補
反以害之此正如人家奴婢見小兒墜地必欲摔起
而不知既墜之後卧地無傷而急摔或致損也又如
鄉氓村嫗見鄰鄙疾痛必云某藥有驗何不試服腰

腹痛耶胸隔痞耶只須服此藥到病除縱使無瘥當亦不害余前者嘗至一友家親見其僕取其主所餘藥液向口傾盡問何爲此則云此是妙藥旣利吾主當亦利吾捐棄餘瀝豈不可惜此可知常人心於對證下藥四字全無分曉故沿街揭帖動以萬應爲名及夫民智宏開醫學精審然後分別細密而知服藥一事其治病者寥寥而轉以滋生他病者十八九也且此之爲事不僅淺知與無知者有別而深知者又與淺知者懸殊是故古之爲醫其遇病也必云如此之證針乎火乎汗乎下乎施汞鉛乎而今之爲醫

既審病情之後必先計此證不用湯藥治療而但於飲食起居天氣水土諸事節適調和可期愈否每見今醫其於術彌精則其用方也彌不易非不得已斷不用藥嗟乎苟知此意則醫道通治道矣

然則前議者所稱諸務紛乘皆取當機立決之言非坐智識微謫故攘臂纓冠視天下事易爲若此乎且群學之道同於生學使其實測旣多錯綜比例用格物新法精求所歸則凡舉措之間其指事責效之心將無自信稍難恒恐一政之施所祈嚮者不必至而反增害乎夫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言固不必皆

中卽言有在宥而無治術亦將使天下無事功顧去
害治而任自然其得效不較鹵莽滅裂者優乎蓋民
智愈卑其發謀愈易若時事皆數著可了而無俟深
求者不知群學之事考察益密則措手益覺其難由
近因而及遠因自近果而及遠果止須至二三層其
繁便不可勝計乃知群中秕政弊俗拯之至難蓋秕
弊二者皆群形之見端使爲群質黠之衆民其智力
德三者卑卑則雖有至美至良之政術皆將無補於
治此泯則彼見甲長則乙消合全群而觀之其所謂
秕弊者常自在也群學之公例曰民質未進則群害

可以易端而未由祛絕此之理實固可考之史冊察之時政有以知其必然者也往者澳國患過度而民嫁娶無節也制男女之年與家產而後許其牀合此令下嫁娶固如律矣而野合之子滿街於是又造育孩之局以收之而國中之棄兒者益衆英國往者患屋居之窳陋易倒制爲造屋法式頒行之於是小屋不得利民間無更造者而民始溷居乃又制爲居室人數以防其溷而夜間貧民皆出露宿坊下廐中及牛馬糞堆中皆滿其卧糞中以生曠故此皆已事所共聞見者也無甯惟是就令一弊之除不更見於他所而審而

察之亦不過化聚爲散或易有形爲無形而其害自若何以言之蓋使國家力除秕政弊俗不任更作他形更見他所則其術當何如無亦廣設官吏嚴與訶察已耳而是官吏之祿費豈能從無而生有出而供之者甯非民耶關權之稅則彌繁盼盼者之生計則愈狹昔法國官吏大小六十萬人皆一出爲官不耕而食農工商出重賦而後給執業之男雖已疲而不得休相功之婦雖育子而不暇乳恒饑之穉子衣食愈以不周作苦者加勞催租者益勵舉國愁歎戚戚無歡揆其所由皆廣官吏嚴訶察之政階之厲也此

吾害不能除特化聚爲散之真註脚也故曰民質未
進則群害可以易端而未由祛絕卽令聖者爲治自
其標而論之亦不過視所易之何如同害相權受其
可忍者而已耳今然後知彼喜事之家動曰使我爲
治則天下事無難爲者之真無當也嗟夫使群之爲
事易言若此則七國亂群不如是之相隨屬矣

於是難者又曰如子所論則政烏乎行蓋爲政之事
僅得就吾識之所及爲之相時而制宜深追遠溯討
源窮流所不暇也治平之事異夫格致國群之大不
同名物彼之實測易爲功而此之博攷難爲力也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萬幾當前豈遑問學亦祇罄此囊
底之智以與事勢相將迎而已責之過苛則不情也
夫此之云云察其微旨乃謂群之爲學必不能如格
物之精而有執因責果卽果原因之事又乃謂群之
變化至蕃縱與討論必難得實總之彼乃謂群之無
學而已是言也智耶愚耶然耶否耶吾將於第一篇
詳論之

其省第百獲學序

三

真

強

光緒辛丑中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原強

今之扼腕奮矜講西學談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禽魚叢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教一時斐變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書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

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
分遂濶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
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
篇爲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據爲
口實其一篇曰物競又其一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
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
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爲構民民物物各爭
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稍進則羣與羣爭
弱者常爲強內愚者常爲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
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趨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

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爲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爲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以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百年數千年消磨歇絕至於靡有孑遺如廿學家所見之古獸古禽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其證闡明確犁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賓塞爾者亦英產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源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刑政禮樂之大皆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眇繁富奧殫其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狃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醱漓合散之由則尤三致意焉

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戡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焉夫亦可謂美備也已

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沿流討源執因責果之事惟羣事爲最難非不素講

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裒
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
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則有
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
政未有不貽誤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
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
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
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
吾心之用猶僅察於寡而或熒於紛僅察於迤而或
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知萬

物之成法於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各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迹名數虛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雖異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

中方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主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嗚呼此真大人之學矣不觀於圻者之爲牆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由是以捍風雨衛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甗也嶽嶽_缺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僅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潔持久不敗必不能也此凡積塚之事莫

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雖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制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品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冪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至如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能皆於此而已但其事甚賾難與未嘗學者談而其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攷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

種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本斯而談斷可識矣蓋
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
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
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
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
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恟
恟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鷲悍多
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
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
不知凡幾而未有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

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
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
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
之間要其所歸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爲准的凡
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
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
自其大者觀之不過如是而已

由是而觀吾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
乎往者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衆
一戰而翦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都動搖三戰而

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威海之海軍燬矣使曩者
欵議不成則畿輔戒嚴亦意中事耳當此之時天
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張之乃內之則殿
閣樞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則洎廿四行省之疆吏
旁皇咨求卒無一人焉足以勝禦侮折衝之任者猛
虎深山徒虛論耳兵連不及周年公私掃地赤立洋
債而外尙不能無擾閭閻其財之匱也又如此夫一
國猶之一身也脈絡貫通官體相救故擊其頭則四
肢皆應刺其腹則舉體知亡而南北雖屬一君彼是
居然兩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視邦國之顛危猶秦

越之肥瘠合肥謂以北洋一隅之力禦倭人全國之師非過語也此君臣勢散而相愛相保之情薄也將不素學士不素練器不素儲一旦有急則蟻附蠶屯授之以扞格不操之利器戛兵而走轉以奉敵其一時告奮將弁半皆無賴小人覬覦所支饜項而已至於臨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草之方甚且不識方員古陳大不宜於今日之火器更無論部勒之精詳與夫開闢之要眇者矣卽當日之怪謬苟紀載其事而傳之將皆爲千載笑端而吾民覩然固未嘗以之爲媿也夫闔外之事旣如此矣而闔內之事則又何

如法弊之極人各顧私是以謀謨廟堂佐上出令者
往往翹巧僞汗濁之行以爲四方則倣其間稍有意
者亦不過如息夫躬所云以狗馬齒保目所見而執
謂是區區者之終不吾異也至於顧問獻替之臣則
不獨於時事大勢嘗未有知乃至本國本朝之事其
職分所應知者亦未嘗少紆其神慮是故有時發憤
論列率皆掩鼻童騃徒招侮虐功罪得失毀譽混淆
其有趨時者流自許豪桀則徒剽竊外洋之疑似以
熒惑主上之聰明其尤不肖者且竊幸事之糾紛
得以因緣爲利求才亟則可僥倖而驟遷興作多則

可居閒而自潤嗟乎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親見僕
之爲論豈不然哉夫人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
徵驗也求之有位之中既如此矣意或者沈伏摧廢
高舉遠行而不可接歟乃吾轉而求之草野閭巷之
間則又消乏彫亡存一二於千萬之中竟謂同無何
莫不可然則神州九萬里地四十京之民此廓廓者
徒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滿耳尙自誦冠帶之民靈秀
之種周孔所教禮義所治諸君聊用自娛則可耳何
關人事也耶且事之可憂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戰
之勝敗不足計也使中國而爲如是之中國則當日

中東之事微論敗也就令邊衅不開開而倖勝然而自有識之士觀之其爲憂乃痾劇何則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戰之敗何足云乎今雖有聖神用事非數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鋤治而鼓舞之將不足以自立而歲月悠悠四隣耽耽恐未及有爲已先作印度波蘭之續將斯賓塞之術未施而達爾文之理先信矧自甲午迄今者幾何時天下所振興者幾何事固諸君所共聞其見者耶嗚呼吾輩一身無足惜如吾子孫與四百兆之人種何天地父母山川神靈尙無相茲下土民以克誘其衷咸

俾知奮

聞前言者造而問余曰甚矣先生之言無異杞人之憂天墜也今夫異族之爲中國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漢朝南北狺狺互有利鈍雖時見侵無損大較固無論已魏晉不綱有五胡之亂華大河以北淪於旃裘羶酪者蓋數百年當是之時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蓋幾靡有孑遺耗矣息肩於唐載庶載富而李氏末造趙宋始終其被禍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諾威懾歐洲忽必列汗薦食小朝混一華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羅幅員

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塊肉淪喪不及百年長城以南
復歸漢種至 國朝龍興遼瀋聖哲篤生母我羣黎
革明敝政湛恩汪濊蓋三百祀於茲矣此皆著自右
昔者也其間遞嬗要不過一姓之廢興而人民則猶
此人民聲教則猶古聲教是則卽今無諱損益可知
林林之衆詎無黠類而吾子聳於達爾文氏之邪說
一則謂其無以自存再則憂其無以遺種此何異衆
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髮狂叫白晝見魅也哉
不然何所論之怪誕不經獨不慮旁觀者之閔笑也
况夫 昭代厚澤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謳歌所

歸事又萬萬不至此殷憂正所以啟聖明耳何直爲此叫叫也且而不見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與英之間壤地日蹙其偏也可謂至矣然不聞其遂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也則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強者死之徒事窮者勢必反天道剝復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謂強隣者不先笑後號咷而吾子漆歎羨憂所粵君自損者不俯弔而仰賀乎

應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雖然願請問得爲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謂明於古而晦於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姑微論客之所指爲異族之

非異族也蓋天下之大種四黃白赭黑是已北並乎
西伯利亞南襟乎中國海東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
侖虛黃種之所居也其爲人也高額而淺鼻長目而
強髮烏拉鹽澤以西大秦舊壤白種之所聚也其爲
人也碧眼而鬖髮隆額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東縈
呂宋西拂痕都其間多島國焉則赭種之民也而黑
種最下亞非利加及繞赤道諸部所謂黑奴是已今
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也檀君舊國箕子所封冒頓之
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國邃古以還乃一種之
所君實未嘗或淪於非類第就令如客所談客尙不

知種之相爲強弱其故有二有鷙悍長大之強有德
慧術智之強有以質勝者有以文勝者以質勝者游
牧射獵之民是已其國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
人憂則相恤難則相赴生聚教訓之事簡而不繁騎
射馳騁雲屯飈散旃毳肉酪養生之具益力而能寒
故其民樂戰輕死有魁桀者爲之要約而驅使之其
勢可以強天下雖然強矣而未進夫化也若夫中國
之民則進夫化矣而文勝之國也耕鑿蠶織城郭邑
居於是有禮樂刑政之治有庠序學校之教通功易
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厯變而愈繁積久而

益富養生送死之資無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無不明也冠昏喪祭之禮無不舉也故其民媮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則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廢是以及其末流每轉爲質勝者之所制

然而此中之安富尊榮聲明文物固游牧射獵者所深慕而遠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國也雖名爲之君然數傳以後其子若孫雖有祖宗之遺令切誠往往不能不厭勞苦而事逸樂棄愷德而染澆風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漸摩而與漢物化者寡矣蘇子瞻曰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然而其無法也始

以自治則有餘迨既入中國而爲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國之法而以無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於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國所以經累勝而常自若其化轉以日廣其種轉以日滋何則物固有無形之相勝而親爲所勝者雖身歷其境而尙未之或知也然則取客之言而深論之則謂異族常受制於中國也可不得謂異族制中國也

至於今之西洋則與是不可同日而語矣何則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蔽人人得其意

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備而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皆有常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爲煩則是以有法勝也其警悍長大既勝我矣而德慧術知又爲吾民所遠不及故凡其耕鑿陶冶織紉牧畜上而至於官府刑政戰守轉輸郵置交通之事與凡所以和衆保民者精密廣大較吾中國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爲事也一一皆本諸學術其爲學術也一一皆本於卽物實測層累階級以造於至

精至大之塗故蔑一事焉可坐論而不足起行者也
苟求其故則彼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一洲之民
散爲七八爭馳並進以相磨礪始於相忌終於相成
各殫智慮此旣日異彼亦月新故能用法而不至受
法之敝此其所以爲可畏也往者中國之法與無法
遇故雖經累勝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與吾
法選而吾法乃頽隳朽蝨如此其敝也則彼法日勝
而吾法日消矣何則法猶器也猶道塗也經時久而
無修治精進之功則扞格蕪梗者勢也以扞格蕪梗
而與修治精進者并行則民固將棄此而取彼者亦

勢也此天演家言所謂物競天擇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俛然有不終日之勢者固以此也嗟乎此豈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則吾豈能塞耳塗目而不爲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實也哉

且吾所謂無以自存無以遺種者豈必死者國量平澤若蕉而後爲爾耶第使彼常爲君而我常爲臣彼常爲雄而我常爲雌我耕而彼食其實我勞而彼享其休以戰則我常居先出令則我常居後彼且以我爲天之僂民謂是種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於

是加束縛馳驟奴使而虜用之俾吾之民智無由以
增民力無由以奮是蚩蚩者亦長此困苦無聊之眾
而已矣夫如是則去不自存而無遺種也其間幾何
不然夫豈不知其不至無雉類也彼黑與赭且常存
於兩間矣矧茲四百兆之黃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
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榮辱貴賤自由不自由之間
異耳

客謂物彊者死徒事窮者勢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極
也固有其所由極故勢之反也亦有其所由反善保
其強則強者正所以長存不善用其柔則柔者乃所

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數老氏雄雌之言固聖智之妙用微權而非不事事聽其自至之謂也不事事而聽其自至此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耳天固何嘗爲不織者減寒爲不耕者減饑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常存則彼自謨罕驀德設教以來固以武健嚴酷死同仇異之道徂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質有餘學術法度雖無可言乎而勁悍勝兵則尙足以有立此所以雖介兩雄而滅亡猶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爲存亦僅矣此誠非暖暖姝姝偷懦憚事如中國之民者所援之以自廣也悲夫

雖然論國土盛衰強弱之間亦僅疇其差數而已夫自今日中國而視西洋則西洋誠爲強且富顧謂其至治極盛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夫古之所謂至治極盛者曰家給人足曰比戶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數者皆西洋各國之所不能也且豈僅不能而已自彼羣學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馳去之滋遠焉蓋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無甚富亦無甚貧無甚貴亦無甚賤假使貧富貴賤過於相懸則不平之鳴爭心將作大亂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來西洋自測算格物之學大行制作之精實爲亘古所未有民生

日用之際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汽舟鐵轍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餘此雖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於姦雄之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尙幸其國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爲宗旨所以強豪雖盛尙無役使作橫之風而貧富之差則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中國之古語云富者越陌連阡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唾棄梁肉貧者不厭糟糠至於西洋則其貧者之不厭糟糠無立錐之地與中國差相若而連阡陌弃梁肉固未足以盡其富也夫在中國言富

以億兆計可謂雄矣而在西洋則以京垓秭載計者不勝僂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勞賢智勝於人人也仰機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貧富不均如此是以國財雖雄而民風不競作奸犯科流離顛沛之民乃與貧國相若而於是均貧富之黨興毀君臣之議起矣且也奢侈過深人心有發狂之患孳乳甚速戶口有過庶之憂故深識之士謂西洋教化不異唐花語雖微偏不爲無見至盛極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爲患又非西洋言理財講羣學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數國之賢者聚數百千人之知慮而圖

之而卒苦於無其術蓋欲抹當前之弊其事存於人
心風俗之間夫欲貴賤貧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賢而
少不肖皆智而無甚愚而後可否則雖今日取一國
之財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齊又見矣何則樂於
惰者不能使之爲勤樂於奢者不能使之爲儉也是
故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
徵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後其政法從之於是一政之
舉一令之施合於其智德力者存違於其智德力者
廢當是之時雖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圖之則
亦僅能補偏救弊偷爲一時之治而已矣聽其自至

浸假將復其舊而由其常焉且往往當其補救之時
本弊未去而他弊叢然以生偏於此者雖祛而偏於
彼者闖然更見甚矣徒政之不足與爲治也往者英
國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盤剝矣
而私債之息更重瑞典禁貧民嫁娶不以時而所謂
天生子者滿街法國反政之後三爲民主而官吏之
威權益橫美國華盛頓立法至精而苞苴賄賂之風
至今無由盡絕善夫斯賓塞爾之言曰民之可化至
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而吾孔子亦曰爲邦百年
勝殘去殺又曰雖有王者必世後仁程子曰有關雎

麟趾之風而後可以行周禮古今哲人知此蓋審故
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單之形
法性情以爲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貧民無富
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

然則假令今有人於此憤中國之積弱積貧攘臂言
曰胡不使我爲治使我爲治則天下事數著可了耳
十年以往其庶幾乎然則其道將奚由彼將曰中國
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患在奉行不力而已
祖宗之成憲具在吾甯率由之而加實力焉於是而
督責之令行刺舉之政興如是而爲之十年吾決知

中國之貧與弱猶自若也何則天下大勢猶水之東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勝也於是又有人焉曰法制者聖人之芻狗先王之遺廬也一陳不可復用一宿不可復留宇宙大勢既日趨於混同矣不自其同於人者而爲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計爲求富強而已矣彼西洋誠富誠強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與師由是於朝也則建民主立真相於野也則通鐵軌開礦功練通國之陸軍置數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強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

效將不止貧與弱而止也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東事敗衄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局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摻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什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

吾人之則淮橘爲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蘇子瞻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斯賓塞爾曰富強不可爲也政不足與治也相其宜動其機培其本根衛其成長則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薊民智已卑民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政莫之能行蓋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發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磽燥濕寒暑與其種性最宜者而後可否則萎瘁而已再甚則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變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於亡宋此其故可

深長思也管商變法而行介甫之變法而敝在其時
之風俗人心與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達爾文曰物
各競存最宜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

夫如是則中國今日之所宜爲大可見矣夫所謂富
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
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
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
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
也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
智三曰新民德夫爲一弱於羣強之間政之所施固

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惟是使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之所以爲無當也雖然其事至難言矣夫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則經數千年之層遞積累本之乎山川風土之攸殊導之乎刑政教俗之屢變陶均鑪錘而成此最後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爲謂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於當前之世變以自存於匪僮煩擾之中此其勝負通塞之數殆可不待再計而知矣然而自微積之理而觀之則曲之爲變固有疾徐自力學之理而明之則物動有由

皆資外力今者外力逼迫爲我權藉變率至疾方在此時智者慎守力權勿任旁奪則天下事正於此乎而大可爲也卽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變動之速遠之亦不過二百年近之亦不過五十年已耳則我何爲而不奮發也耶

然則鼓民力奈何今者論一國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爲之基此自功名之士觀之似爲甚迂而無當顧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爲最急厯考中西史傳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六十國之間貧富弱強之異莫不於此焉肇分

周之希臘漢之羅馬唐之突厥晚近之峩特一種莫不以壯佼長大耐苦善戰稱雄一時而中土疇昔紛爭之代亦皆以得三河六郡爲取天下先資顧今或謂自火器盛行懦夫執靶其效如壯士惟均此真無所識知之論也不知古今器用雖異而有待於驍猛堅毅之氣則同且自腦學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資志氣相動有最勝之精神而後有最勝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勞心勞力之事均非氣體強健者不爲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壺勺之儀射御之教凡所以練民筋骸鼓民血氣者也而孔孟

二子皆有魁桀之姿彼古之希臘羅馬人亦知之故

其阿克德美

柏拉圖所創學塾

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此

練身院

屬焉而柏拉圖乃以駢脅著號至於近世則歐

羅化國尤鯁鯁然以人種日下爲憂操練形骸不遺餘力飲食養生之事醫學所詳日以精審此其事不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嬾女亦莫不然蓋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去歲日本行之申報論其練及婦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脚爲美之智之所與也故中國禮俗其貽害民力而坐令其種日偷者由法制學問之大以至於飲食居處之微幾

於指不勝指而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此中國朝野諸公所謂至難變者也然而夷考其實則其說有不盡然者今卽鴉片一端而論則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親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後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屬如是而轉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縣州縣察佐貳學臣之察士將帥之察兵亦用是術焉務使所察者人數至簡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實力行之則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則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爲官

兵士子也則自愛而求進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則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後著令禁之舊染漸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間可使鴉片之害盡絕於天下至於纏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樂爲也拘於習俗而無敢畔其範圍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詔爲民言纏足之害且曰繼自今自某年所生女子而纏足吾其毋封則天下之去其習者猶熱之去燎而寒之去翬也夫何難變之與有夫變俗如是二者非難行也不難行而不行者以爲無與國是民生之利病而已而孰知種以之弱國以之貧兵以之窳胥於此焉階之

厲耶是鴉片纏足二事不早爲之所則變法者皆空
言而已矣

其開民智奈何今夫尙學問者則後事功而急功名
者則輕學問二者交失其實則相資而不可偏廢也
顧功名之士多有而學問之人難求是則學問貴也
東土之人見西國今日之財利其隱賑流溢如是每
疑之而不信迨親見而信矣又莫測其所以然及觀
其治生理財之多術然後知其悉歸功於亞丹斯密
之一書此泰西有識之公論也是以制器之備可求
其本於奈端舟車之神可推其原於瓦德用靈之利

則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壽則哈爾斐之業也而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栢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爲稱首學問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爲術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強之原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顧彼西洋以格物致知爲學問本始中國非不爾云也獨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國之智慮運於虛西洋之聰明寄於實此其說不然自不佞觀之中國虛矣彼西洋尤虛西洋實矣而中國尤實異者不在虛實之間也夫西洋之於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亦相埒耳至於晚近言學則先物理

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
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
而慎信古其名數諸學則藉以教致思窮理之術其
力質諸學則假以導觀物察變之方而其本事則筌
蹄之於魚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讀書得智是第二
手事唯能以宇宙爲我簡編民物爲我文字者斯真
學耳此西洋教民要術也而回觀中國則何如夫朱
子以卽物窮理釋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讀書窮理言
之風斯在下矣且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旣
不能明卽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旣

已誤訓詁注疏又甚徧江河日下以至於今日之經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才復何民智之開之與有耶且也六七齡童子入學腦氣未堅卽教以窮玄極眇之文字事資強記何裨靈襟其中所恃以開濬神明者不外區區對偶已耳所以審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無有焉以是爲學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鶻突於人情物理轉不若農工商賈之有時而當也今之蒿目時事者每致歎於中國讀書人少自我觀之如是教人無甯學者少耳今者物窮則變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矣雖然謂十年以往

中國必收其益則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舊制尙存而榮途未開也夫如是士之能於此深求而不倦厭者必其無待而興卽事而樂者也否則刻棘之業雖苦市駿之賞終虛同輩知之則相忌門外不知則相忘幾何不廢然反也是故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塗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至於新民德之事尤爲三者之最難今微論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來復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爲教之術則臨之以帝天之嚴重之

以永生之福人無論王侯君公降以至於窮民無告
自教而觀之則皆爲天之赤子而平等之義以明平
等義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勸於爲善今夫上帝
臨汝勿貳爾心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者大人之
事而君子之所難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誠深則
夕惕朝乾與吾之大人君子無所異內省不疚無惡
於志不爲威惕不爲利誘此誠教中常義而非甚瑰
琦絕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爲教有常故
其效能如此至於吾民則姑亦無論學校義廢久矣
即使尙存如初亦不過擇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

於窮簷之子編戶之氓則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嘗聞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夫飽食煖衣之民無教尙如此則彼饑寒逼軀救死不贍者當何如乎後義先利詐僞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辦海防也水底碰雷與開花彈子有以鐵滓沙泥代火藥者洋報議論謂吾民以數金鎊銖之利雖使其國破軍殺將失地喪師不顧則中國今日之敗衄它日之危亡不可謂爲不幸矣此其事足使聞者髮指顧何待言然諸君亦嘗循其本而爲求其所以然之故歟蓋自秦以降爲治雖有寬苛之

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煥咻煥咻此奴虜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虜待民則民亦以奴虜自待夫奴虜之於主人特形劫勢禁無可如何已耳非心悅誠服有愛於其國與主而其保持之也故使形勢可恃國法尙行則躡靴勢面胡天胡帝揚其上於至高抑其已於至卑皆勸爲之一旦形勢旣去法所不行則獨知有利而已矣其起而挺之又其所也復何怪乎今夫中國之詈詬人也僞曰畜產可謂極矣而在西人則莫須有之詞也而試人其國而僞人曰無信之誑子或曰無勇之

怯夫則朝言出口而挑鬥相死之書已暮下矣何則
彼固以是爲至辱而較之畜產萬萬有加焉故甯相
死而不可以並存也而我中國則言信行果僅成硜
硜小人君子弗尙也蓋東西二洲其風尙不同如此
苟求其故有可言也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衆而尙
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
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極至於懷詐相
欺上下相遁則忠孝之所存轉不若貴信果者之多
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於其
國與主而赴公戰如私仇者則亦有道矣法令始於

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也宰
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設以釐百
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撫我虐我皆非所論者
矣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田宅趨死以殺敵無異
自衛其室家吾每聞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
各國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國土聞其名字若我曹聞
其父母之名皆肫摯固結若有無窮之愛也者此其
故何哉無他私之以爲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
欲進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聯一氣而禦外仇則
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國不可也顧處士曰民不能無

私也聖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爲公然則使各私中國奈何曰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愛必由此欲教化之興必由此欲地利之盡必由此欲道里之闢商務之興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磨於善必由此嗚呼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強之本也不如是則雖有伊尹呂尙爲之謀吳起李牧爲之戰亦將寢衰寢滅必無有強之一日決也雖然無亦有其標者焉然則治標奈何練兵乎籌餉乎開卅乎通鐵道乎興商務乎曰是皆可爲

有其本則皆立無其本則終廢自甲午以來海內樊然並興者亦已衆矣其效何若其有益於強之數與否識時審勢之士將能言之無假鄙人深論者也雖然有一事焉自僕觀之則爲標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遼緩者也其事維何曰必朝廷除舊布新有一二非常之舉措內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敵國侮奪之陰謀則庶幾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瑣瑣者雖百舉措無益也善夫吾友□□□之言曰萬國蒸蒸大勢相逼變亦變也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傳曰無滋他

族寶遍處此願天下有心人三復斯言而早爲之所
焉可耳

屏引

豆

救
止
決
論

光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救亡決論

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入股夫入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錮智慧今夫生人之計慮知識其開也必由粗以入精由顯以至奧層累階級腳踏實地而後能機慮通達審辨是非方其爲學也必無謬悠影響之談而後其應事也始無顛倒支離之患何則其所素習者然也而入股之學大異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學也必先課

之以學庸語孟開宗明義明德新民講之既不能通
誦之乃徒強記如是數年之後行將執簡操觚學爲
經義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資之於剽竊以
成章一文之成自問不知何語迨夫觀風使至羣然
挾兔册裏餅餌逐隊唱名俯首就案不違功令皆足
求售謬種流傳羌無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則其榮
可以夸鄉里又如是而領鄉薦矣則其效可以覲民
社至於成貢士入詞林則其號愈榮而自視也亦愈
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筆登朝公卿跬步以爲通
天地人之謂儒經朝廷之賓興蒙 皇上之親策是

朝廷固命我爲儒也千萬旅進人皆鍛羽我獨成龍
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許我爲儒也夫朝廷鬼神皆以
我爲儒是吾真爲儒且真爲通天地人之儒從此天
下事來吾以半部論語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難
哉做秀才時無不能做之題做宰相時自無不能做
之事此亦其所素習者然也謬妄糊塗其曷足怪其
二害曰壞心術揆皇始創爲經義之意其主於愚民
與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後世所以樂被其愚者豈不
以聖經賢傳無語非祥八股法行將以忠信廉恥之
說漸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風俗亦將因之以厚

乎而孰知今日之科舉其事效反於所期有斷非前人所及料者今始無論試場大弊如關節頂替倩槍聯號諸寡廉鮮恥之尤有力之家每每爲之而未嘗稍以爲愧也請第試言其無弊者則孔子有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故言止於所不知固學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入股之士乃真無所不知夫無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顧上既如是求之下自當以是應之應之奈何勦說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詞腆然自命爲已出此其人恥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緣是而僥倖則他日掠美作僞之事愈忍爲之而不自知其

爲可恥然此猶其臨場然耳至其平日用功之頃則
人手一編號曰揣摩風氣卽有一二聰穎子弟明知
時尙之日非然去取所關苟欲求售勢必俯就而後
可夫所貴於爲士與國家養士之深心豈不以矯然
自守各具特立不詭隨之風而後他日登朝乃有不
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當其做秀才之日務必
使之習爲勦竊詭隨之事致令羞惡是非之心旦暮
梏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贄通籍之後以巧宦爲宗
風以趨時爲秘訣否塞晦盲真若一邱之貉苟利一
身而已矣遑恤民生國計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

春秋兩闡其闡內外所張文告使不習者觀之未有
不欲股弁者逮親見其實事乃不徒大謬不然抑且
變本加厲此奚翅當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王
言實等諸濟竅飄風不關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爲
官吏刑在前而不慄議在後而不驚何則凡此又皆
所素習者然也是故今日科舉之事其害不止於錮
智慧壞心術其勢且使國憲王章漸同糞土而知其
害者果誰也哉其三害曰滋遊手揚子雲有言言心
聲也書心畫也故知言語文字二事係生人必具之
能人不知書其去禽獸也僅及半耳中國以文字一

門專屬之士而西國與東洋則所謂民之衆降而至
於婦女走卒之倫蓋無不識字知書之人類且四民
並重從未嘗以士爲獨尊獨我華人始翹然以知書
自異耳至於西洋理財之家且謂農工商賈皆能關
天地自然之利自養之外有以養人獨士枵然開口
待哺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選士也
必務精而最忌廣廣則無所事事而爲遊手之民其
弊也爲亂爲貧爲弱而中國則後車十乘從者百人
孟子已肇厲階至於今日之士則尙志不聞素餐等
誦十年之間正恩累舉朝廷既無以相待士子且無

東下
以自存棧樸叢生人文盛極然若以孫文臺殺荊州
太守坐無所知者例之則與當塗公卿皆不容於堯
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舉加之以捐班決疣潰
癰靡知所屆中國一大豕也羣蝨總總處其奎蹄曲
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湯沐以相待至是而始
相弔焉固已晚矣悲夫夫數八股之三害有一於此
則其國鮮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論者將謂八
股取士固未嘗誠負於國家彼自明以來用之矣其
所收之賢哲鉅公指不勝屈宋蘇軾嘗論之矣果循
名責實之道行則八股亦何負於天下此說固也然

不知利祿之格既懸則無論操何道以求人將皆有
聰明才智之儔入其彀設國家以飯牛取士亦將得
甯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將得卜式公孫丞相
假當日見其得人遂以此爲科舉之恒法則諸公以
爲何如夫科舉之事爲國求才也勸人爲學也求才
爲學二者皆必以有用爲宗而有用之效徵之富强
富强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無所往而不荒虛
所謂蒸砂千載成飯無期者矣彼蘇氏之論取快一
時蓋方與温公介甫立異抵熾又何可視爲篤論耶
總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

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
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才國隨貧弱此之不
除徒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無益也雖練軍實講通商
亦無益也何則無人才則之數事者雖舉亦廢故也
舐糠及米終致危亡而已然則救之之道當何如曰
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則庶乎其有鳩耳東海可以
迴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難者曰夫八股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積將千年之
弊流失敗壞一旦外患憑陵使國家一無可恃欲戰
則憂速亡忍恥求和則恐寢微寢滅當是之時其宜

改絃更張不待議矣顧惟是處存亡危急之秋待學問以圖功將何殊播穀飼蠶俟穫成獻功以救當境饑寒之患道則是矣於塗無乃迂乎今先生論救亡而以西學格致爲不可易夫格致何必西學固吾道大學之始基也獨其效若甚賒其事若甚瑣朱晦翁補傳一篇大爲後賢所聚訟同時陸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譏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業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說謂格字當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殺勿論諸格字爲訓謂當格除外物而後有以見良知之用本體之明此尤事功

無待格致之明證而先生謂富強以格致爲先務蒙竊惑之其說得詳聞歟應之曰不亦善乎客問之也夫中土學術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無可言者孰非此陸王之學階之厲乎以國朝聖祖之聖爲禹文以後僅見之人君亦不過挽之一時旋復衰歇蓋學術末流之大患在於徇高論而遠事情尙氣矜而忘實禍夫八股之害前論言之詳矣而推而論之則中國宜屏棄弗圖者尙不止此自有制科來士之捨于進梯榮則不知焉所事學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厭制藝則治古文詞惡試律則爲古今體鄙摺卷

者則爭碑版篆隸之上游蒲講章者則標漢學考据之赤幟於是此追秦漢彼尙八家歸方劉姚惲魏方龔唐祖李杜宋禰蘇黃七子優孟六家鼓吹魏碑晉帖南北派分東漢刻石北齊寫經戴阮秦王直闖許鄭深衣幾幅明堂兩個鐘鼎校銘珪琮著考秦權漢日穰穰滿家諸如此倫不可殫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無用非真無用也凡此皆富強而後物阜民康以爲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爲學學者學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國家化民成俗而已於是侈陳禮樂

廣說性理周程張朱關閩濂洛學案幾部語錄百篇
學部通辨晚年定論關學刻苦永嘉經制深甯東發
繼者顧黃明夷待訪日知著錄褒衣大袖堯行舜趨
訛訛聲顏距人千里竈上驅虜折箠咎羌經營八表
牢籠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無實非果
無實也救死不贍宏願長賒所託愈高去實滋遠徒
多僞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後而言其高過於西學
而無實由前而言其事繁於西學而無用均之無救
危亡而已矣客謂處存亡危急之秋務亟圖自救之
術此意是也固知處今而談不獨破壞人才之八股

宜除與凡宋學漢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卽
富強二言且在所後法當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
申陸王二氏之說謂格致無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
致則大不可夫陸王之學質而言之則直師心自用
而已自以爲不出戶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與其所
謂知者果相合否不逕庭否不復問也自以爲閉門
造車出而合轍而門外之轍與其所造之車果相合
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鄉壁虛造順非而澤持之似
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驪山博士說瓜不問瓜
之有無議論先行蠶起秦皇坑之未爲過也蓋陸氏

於孟子獨取良知不學萬物皆備之言而忘言性求
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視太高所以強物就我後
世學者樂其徑易便於惰窳傲慢之情遂羣然趨之
莫之自反其爲禍也始於學術終於國家故其於已
也則認地大民衆爲富強而果富強否未嘗驗也其
於人也則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嘗考也
抵死虛憍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實而
已矣非虛詞飾說所得自欺又非盛氣高言所可持
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艱而天下之禍固無救矣
勝代之所以亡與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

車已覆後軫方邁真可歎也若夫詞章一道本與經濟殊科詞章不妨放達故雖極蜃樓海市恂恍迷離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則淫遁詖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矣苟且粉飾出於其政者害於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學最尙詞章致學者習與性成日增慥慢又況以利祿聲華爲准的苟務悅人何須理實於是慥慢之餘又加以以險躁此與武侯學以成才之說奚啻背道而馳僕前謂科舉破壞人才此又其一者矣然而西學格致則其道與是適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爲不易其

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爲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見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斷必勤必耐必公必虛而後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踐其至實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間則據理行術操必然之券責未然之效先天不違如土委地而已矣且西士有言凡學之事不僅求知未知求不能已也學測算者不終身以窺天行也學化學者不隨在而驗物質也講植物者不必耕桑講動物者不必牧畜其絕大妙用在於有以練智慮而操心思使

習於沉者不至爲浮習於誠者不能爲妄是故一理
來前當機立剖昭昭白黑莫使聽熒凡夫洞疑虛猒
荒渺浮夸舉無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學
所謂知至而后意誠矣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觀一切
物物物平等本無大小久暫貴賤善惡之殊莊生知
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况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
生之事若與西洋植物家言之當不知幾許軒渠幾
人齒冷且何必西士卽如其言則幽詩之所歌禹貢
之所載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聖人創物成能之
意明民前用之機皆將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禍實學

者豈非王氏之言歟且客過矣西學格致非迂塗也
一言救亡則將舍是而不可今設有人於此自其有
生以來未嘗出戶但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於
門以外之人情物理一無所知凡舟車之運轉流行
道里之險易澁滑巖牆之必壓坎陷之至凶摘堦索
塗都忘趨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鳩毒之可
以致死一旦爲事勢之逼置此子於肩摩轂擊之場
山巔水涯之際所不殘毀僵仆者其與幾何知此則
知中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無幸
矣蓋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孔生今捨班孟堅

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捨西學洋文不可捨格致亦不可蓋非西學洋文則無以爲耳目而捨格致之事將僅得其皮毛智非賢人其無救於亡也審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士士大夫怙私恃氣乃轉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與知彼乘騏驥我獨騎驢彼駕飛舟我偏結筏意若謂彼以富強吾有仁義而回顧一國之內則人懷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轉溝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誠皆不仁不義之尤以此傲人羞惡安在至一旦外患相乘又

茫然無以應付狂悖違反召敗斬亡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謂耶且客謂西學爲迂塗則所謂速化之術者又安在耶得無非練軍實之謂耶裕財賦之謂耶製船礮開礦產之謂耶講通商務樹畜之謂耶開民智正人心之謂耶而之數事者一涉其流則又非西學格致皆不可今以層累階級之不可紊也其深且遠者吾不得與客詳之矣今姑卽其最易明之練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國非無兵也患在無將帥中國將帥皆奴才也患在不學而無術若夫愛士之仁報國之勇雖非自

棄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尙可望由於生質之美而得之至於陽開陰閉變動鬼神所謂爲將之畧者則非有事於學焉必不可卽如行軍必先知地知地必資圖繪圖繪必審測量如是則所謂三角幾何推步諸學不從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爲時一分一機礮可發數百彈此斷非徒程奮呼迎頭痛擊者所能決死而幸勝也於是則必講臺壘壕塹之事其中相地設險遮扼鈎聯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與也且爲將不知天時之大律則暑寒風雨將皆足以破軍未聞遵生之要言則疾疫傷亡將皆

足以損衆二者皆紮營踞地息息相關者也乃至不知曲線力學之理則無以盡礮准來復之用不知化學漲率之理則無由審火棉火藥之宜不講載力重學又烏識橋梁營造不講光電氣水又何能爲伏椿旱雷與通語探敵諸事也哉抑更有進者西洋凡爲將帥之人必通敵國之語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勝此若與吾黨言之愈將發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國統領伎倆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則傳問驛站之馬夫欲探敵人之去來則暫雇本地之無賴尤可哭者前某軍至大同無船可渡爭傳州縣辦差近某

軍紫新河海嘯忽來淹死兵丁數百是於行軍相地
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將領使之率兵向敵吾國不
亡亦云幸矣尙何必以和爲辱也哉且夫兵之強弱
顧實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總兵所稱銅頭鐵額如
蚩尤驅使虎豹如巨無霸中國史傳之不足信久矣
演義流布尤爲惑世誣民中國武夫識字所恃爲韜
畧者不逾此種無怪今日營中多延奇門遁甲之家
冀實事不能或迎此道制勝中國人民知慧蒙蔽身
陋至於此極雖聖人生今殆亦無能爲力也哀哉議
者又謂自海上軍興以來二十餘年師法西人不遺

餘力者號以北洋爲最而臨事乃無所表見如此然則曷貴師資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實事之過也自明眼人觀之則北洋實無一事焉師行西法其詳不可得言姑舉一端爲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募德酋數十人洎條約既成無所用之乃分遣各營以爲教習彼見吾軍事多不可者時請更張各統領惡其害已也羣然諫而逐之上游籌所以慰安此數十人者於是乎有武備學堂之設既設之後雖學生年有出入尙未聞培成何才更不聞如何器使此則北洋練兵練將不用西法之明徵夫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

土之實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嗚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論論者見今日練兵非實由西學之必不可耳

至於阜民富國之圖則中國之治財賦者因於西洋最要之理財一學從未問津致一是云爲自虧自損病民害國闇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於此理不明故出死力與鐵路機器爲難自遏利源如近日京師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真不容緩之圖富強所基何言有損果其有損則東西二洋其貧弱而亡久矣淮南子曰櫛者墮

髮而櫛不止者爲墮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見於
近而無見於遠有察於寡而無察於多肉食者鄙端
推此輩中國地大民衆誰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國乃
所以強在中國正所以弱民衆在外國乃所以富在
中國正所以貧救之之道非造鐵道用機器不爲功
而造鐵道用機器又非明西學格致必不可是則一
言富國阜民則先後始終之間必皆有事於西學然
則其事又曷可須臾緩哉約而論之西洋今日業無
論兵農工商治無論家國天下蔑一事焉不資於學
斯賓塞勸學篇嘗言之矣繼今以往將皆視物理之

明昧爲人事之廢興各國皆知此理故民不讀書罪其父母日本年來立格致學校數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國忍此終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復相懸以與逐利爭存必無幸矣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公等從事西學之後平心察理然後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卽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爲不可易也夫中國以學爲明善復初而西人以學爲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謂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爲基故凡遇中土旱乾水溢饑饉流亡在吾人以爲

天災流行何關人事而自彼而論則事事皆我人謀之不臧甚且謂吾罪之當伐而吾民之可弔而我尙傲然弗屑也可不謂大哀也哉嗟嗟處今日而言救亡非 聖祖復生莫能克矣 聖祖當本朝全盛之日賢將相比肩於朝則垂拱無爲收視穆清宜莫聖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學究察外國之事亘古莫如其所學之拉體諾卽今之辣丁文西學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醫藥動植諸學無不講亦蔑不精 廟謨所垂羣下莫出其右南齋侍從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銜者不知凡幾凡此皆以備 聖人

顧問者也夫如是則聖者日聖其於奠隆基致太平也何難不獨制藝八股之無用 聖祖早已知之卽如從祀 文廟一端漢人所視爲絕大政本者 聖祖且以爲無關治體故不許滿人得鼎甲亦不許滿人從祀孔子廟廷其用意可謂遠矣而其所以不廢猶行者知漢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順其欲而已然則 聖祖之精神默運道至二百年而遙而有道曾孫處今日世變方殷不追 祖宗之活精神而守 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 祖宗正所以深法 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隍阬甚或廟社以屋種

類以亡孝子慈孫豈願見此曩已丑庚寅之間祈年殿與太和門數月連燬一所以事天一所以臨民王者之大事也災異至此可爲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靈爽默示深痛也哉總之驅夷之論既爲天之所廢而不可行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爲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若尙因循行將無及彼日本非不深惡西洋也而於西學則痛心疾首臥薪嘗膽求之知非此不獨無以制人且將無以存國也而中國以惡其人遂以

並廢其學都不問利害是非此何殊見仇人操刀遂
戒家人勿持寸鐵見仇家積粟遂禁子弟不復力田
嗚呼其慎甚矣雖然吾與客皆過矣運會所趨豈斯
人所能爲力天下大勢旣已日趨混同中國民生旣
已日形狹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極之秋則
窮變通久之圖天已諳諳然命之矣繼自今中法之
必變變之而必強昭昭更無疑義此可知者也至變
於誰氏之手強爲何種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業
歸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與客茫茫大海飄飄兩萍
委心任運可耳又何必容心於鼠肝蟲臂而爲不祥

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奮袖低昂而去

論之

函

世

變

光緒辛丑仲秋
南昌讀有用書
之齋校印

論世變之亟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覩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覩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卽如今日中倭之構難究所由

來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旣盛不可復衰旣治不可復亂爲學術政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爲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濬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爲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寢多鑄鏡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

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宜以止足爲教使各安於樸鄙顛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爲深且遠取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爲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網以收之卽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顛斷者頽然老矣尙何能爲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

而民智因之以日廢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爲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囂凌之氛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勦絕之方此縱難言邇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執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顛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

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淺人怙私常詈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

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卽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

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
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
爲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
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
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
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
羣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
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
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
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

忌諱而西人衆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倫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

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 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

連有廿三口之開此郭侍郎罪言所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夫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其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不見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則其激也不高不見夫火藥乎其塞之也不嚴則其震也不迺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且其禍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爲蓋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

指爲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醜者也夫爲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爲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構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卽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爲大詬者也且中國蒙 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衽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叩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 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

焉佻佻覩覩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
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汙求
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
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
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而爲福而
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覩西
洋富强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强而中國自可
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强自可致謂用西洋之
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喪心之人
不爲此然則印纍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

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
曰世固有甯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
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尙不可知卽
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
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
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
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
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爲者此
其事尙待深言也哉尙忍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鬱聊復云云知我

罪我聽之諸公

卷之二十一

七

言廿幾又四

十一

侯官嚴又陵先生復譯著書籍無慮十數種如支那教案論赫胥黎天演論亞丹斯密原富諸編寢已風行海內深識攷道之士罔不篤耽熟玩以爲通貫中西理見其極而不可搖者互市局開惟先生一人而已是編所錄首上今上皇帝萬言書戊戌秋先生召對時曾鈔呈軍機處者也次勸學篇英國斯賓塞爾著先生譯而未卒業者也次原強次救亡決論次論世變之亟凡五種皆嘗登諸戊戌天津國聞報蓋國聞報者先生曩歲曾主其筆政也去年拳匪亂作畿輔魚爛先生倉皇南奔僅以身免鴻篇巨製蕩

焉無存余嘗悼績學之士希得見此後有知者購致
未由用出篋藏彙爲叢刻校寫竣事重付刻人旣以
饒我學人亦以諗道國明良之君子庶無膏於中西
治忽所以然之故而於爭存揀亡保種進化之道知
所汲汲從事焉光緒辛丑秋八月讀有用書之齋主
人并跋

王蓮常著

嚴
幾
道
年
譜



嚴幾道年譜

先生諱復初名體乾入馬江船政學堂易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始改今名字幾道晚號瘵壘老人

生長君伯玉京卿環言 別署天演宗哲學家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第二十一期林語堂談韓退之與桐城派 又別號尊疑尺盒燕京大學社會學界林耀

華嚴復社 姓嚴氏福建侯官人也陳我庵閩學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 入民國以侯官併閩縣稱閩侯先

世河南固始籍李唐末造有諱仲傑者以朝請大夫隨王潮由中州入閩即家於侯官之陽崎嚴伯玉京

癩先府君年譜 實為先生之始遷祖陽崎溪山寒碧樹石幽秀外臨大江中貫大小二溪左右則有玉屏山

李家山楞嚴諸丘壑土著唯嚴陳二姓陳氏少聞人陳石遺學部衍石遺室時話卷五 嚴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數者

都數十百家雖傳世逖遠皆相親附先生觀海大兄八十雙壽序 先生曾祖諱煥然嘉慶庚午舉人松溪訓導祖

諱秉符嗣祖諱秉忠父諱振先以醫名州里陳志並號志范伯玉京 兄一口口長先生二歲幼孀妹

二適何適陳陳殿譜

文宗咸豐三年癸丑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 先生一歲

嚴幾道年譜

一

十二月初十日先生生於閩垣之南台。時志范先生三十三歲。母陳太夫人二十一歲。嚴實洪秀全定都金陵。英人割緬甸之年。而雅片戰爭後之六年也。

咸豐四年甲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先生二歲

咸豐五年乙卯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先生三歲

咸豐六年丙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先生四歲

咸豐七年丁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先生五歲

隣有鑿井。設架高丈餘。先生竊登之。俯視井底。大呼圓哉圓哉。陳太夫人聞而出視。大驚。恐其懼而下隊也。不敢斥言。遂陽為悅狀而言曰。兒能真過人。如馮梯下。則更能矣。及下。始笞責之。據林權華殿復社會想

咸豐八年戊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先生六歲

咸豐九年己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先生七歲

先生早慧。陳志是年始就外傳。先後從師數人。已不可考其名字。中曾從五叔父厚甫孝廉。熿昌遊嚴

贈

秋英吉利法蘭西聯軍入寇。

咸豐十年庚申一千八百六十年先生八歲

本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先生九歲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先生十歲

同治二年癸亥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先生十一歲

本年志范先生娉同邑黃少巖布衣昌縣館於家。嚴復社會思想布衣為學。漢宋並重。著有閩方言等書。嚴

於是先生始治經。有家法。既聞宋元明儒先學行。陳墓時與他人合賃一屋。居樓上。每夜樓下演劇。

布衣輒命就寢。劇止。挑燈更讀。其嚴如此。據嚴復社會思想

同治三年甲子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先生十二歲

六月洪秀全之亂平。

嚴幾道年譜

五

同治四年乙丑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先生十三歲

黃少巖布衣卒。先生哀慟不已。嚴復社會思想改從其子孟脩成均增來遊據嚴

同治五年丙寅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先生十四歲

德配王夫人來歸嚴譜生子一孿

六月志范先生卒。家貧不再從師。據嚴譜○案先生題周養庵壽霞紡績圖有云我生十四齡阿父

於此時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膝下撫兒女大富貧生死間飽閱親知嚴門戶支已難往往遭無賴五更寡娘哭聞者嚔心肺可知當日情況時同邑沈文肅公葆楨以巡

撫居憂在里。錢子泉教授基博現初創船政。招試英少。陳墓志入馬江學堂習海軍。試題大孝終身慕

父母論。先生應試。成文數百言以進。嚴譜文肅奇之。用冠其曹。陳墓志○蓮案池仲祐海軍大事記云

政購機器築船塢設前後兩學堂招醫年聰穎子弟肄習製造駕駛諸術先生大事記序言亦云不

依年十有五則應募為海軍生則此事似應在六年而翁堡堂詩集卷上送沈濤園備兵淮陽詩有

同治六年丁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先生十五歲

入馬江學堂肄業。所習者為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代積微。動靜重學。

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嚴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爲學舍。同學百人。旋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先生海軍大事記弁首。學堂正副監督。爲法人日意格。

德克碑。據海軍大事記

同治七年戊辰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先生十六歲

同治八年己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先生十七歲

同治九年庚午一千八百七十年先生十八歲

同治十年辛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以最優等卒業。據嚴與同學劉步蟾林泰曾何心川葉祖珪蔣超英方伯謙林承謨沈有

恆林永升邱寶仁鄭溥泉葉伯鋆黃建助許壽山陳毓淞柴卓羣陳錦榮等十八人。派登建威練船

練習。巡歷南至星加坡檳榔嶼各地。北至直隸灣遼東灣各地。海軍大事記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先生二十歲

是年船政自製揚武等五兵船成。據大事記先生改派登揚武。巡歷黃海及日本各地。船長爲英人德勒

塞 Commander Tracey 中校。案後游羅至中將是時日本亦始翹海軍揚武至長崎橫濱各地聚觀者

至數萬人。德勒塞任滿將歸。謂先生曰。子於海軍學術。今已卒業矣。不佞即將西歸。積年相處。臨別情然。不能無一言相贈。蓋學問並不以卒業為終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子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惟子勉之而已。此不第海軍一業為然也。先生聞之悚然。據嚴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先生二十一歲

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先生二十二歲

日本構置臺灣番社。沈文肅公以船政大臣奉詔視師。據沈鴻圖中丞瑜慶濤團集哀檄先生隨揚武兵船東渡。謁敵。並勘量臺東背旂萊蘇澳各海口。月餘竣事。據大事記弁言繕具說帖呈報。文肅

即據以入奏。京卿

本年長子璩生。字曰伯玉。伯玉京卿言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先生二十三歲

光緒二年丙子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先生二十四歲

十二月據清史紀事本末先生與劉步蟾林泰會蔣超英方伯謙何心川林永昇葉祖珪薩鎮冰黃建勳江

懋社林顥啓等以駕駛學生派赴英吉利學習大事隨留學生監督李鳳苞同往據清史紀事本末及嚴譜○案嚴譜

以此事繫在二十三歲誤

光緒三年丁丑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先生二十五歲

入英吉利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學院據李文忠公鴻章沈文肅公葆楨奏送國廠生徒出洋習藝並酌議章程疏清史紀事本末○案此行在二年冬十二月

則入大學院自應繫在本年嚴譜繫在二十四歲亦誤又案中國留學史云二年十二月李鴻章等奏准派遣至三年始出國不知何據

肄習高等算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建築海軍砲堡諸藝術嚴譜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

洋陳慕志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之倫皆其選據現代文學史君試輒最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灝方使英引與論

析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往往日夜不休據陳慕志並嚴譜侍郎嘗致函樞近某公有出使茲邦惟嚴君能

勝其任如某者不識西文不知世界大勢何足以當此語某公目以為狂置之而已嚴復社會思想

光緒四年戊寅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先生二十六歲

嘗入英法庭觀其聽獄歸邸數日如有所失嘗語郭筠仙侍郎謂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

伸其端在此一事。侍郎深以為然。法意十一卷案語

光緒五年己卯七十九年先生二十七歲

在英卒業東歸。嚴譜○近五十年見聞錄云先生留學英倫畢業歸國中途風雨夜至波浪滔天船將壞適近一島遂與數人躍入海浮沈久之始達於島島因無人恐為鳥獸所履發

移舟救之始免於難未知確否姑附於此。船政大臣吳贊誠聘先生為船政學堂教員據嚴譜○

以前伍昭辰太守光建云先生歸國後曾為某船大副亦不知在何時並附注於此

日本取我藩屬琉球。

冬沈文肅公葆楨。清史稿本傳

光緒六年庚辰一千八百八十年先生二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鴻章經營北洋海軍。偉先生能辟總教習天津水師學堂。而吳口口觀察仲翔

為之總辦。以先生時勵積資至都司也。實由先生一人主之。據陳墓志及嚴譜常柴車野服。往來於京津之

間。林琴南孝廉紆畏廬文集尊疑譯書圖記朝之碩臣。及錚錚以國士自期許者。咸折節爭集先生之廬。長廬文集江亭錢別圖記

生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剪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纒

我如老牯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陳墓志 初識呂秋樵刺史。增祥○案不能知其年代伯玉京癩

云識於李文忠公幕中姑繫於此

光緒七年辛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先生二十九歲

初讀英人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羣學肄言 Study of Sociology 輒歎得未曾有。嘗言生平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本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為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願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 Discipline 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為羣學導先路也。先生羣學肄言譯餘贊語 其後譯斯賓塞羣誼篇。柏捷特 Bagshot Walter 格致治平相關論 Physics and Politics 兩書。天演論導言十三案語 以羣學者聞發

人道始羣之理。案此譯不知在何年。今已無傳本姑繫於此

光緒八年壬午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先生三十歲

法蘭西據我藩屬越南東京。

光緒九年癸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先生三十一歲

光緒十年甲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先生三十二歲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先生三十三歲

四月直隸總督李文忠公與法蘭西公使會講於天津為廣東稅務司德璫琳所紿皇遽定約甚言

者摘發疑忌及先生先生亦憤而自疏據陳墓志

秋回籍鄉試報罷先生自歸國後見國人竺舊圖夷新知於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

陳其害自維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見重欲博一第以與當事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

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乃發憤治八比納粟為監生應試據嚴譜及現代文學史○又案詩集卷上復太夷詩有云少日賤子賤身世隨所還

與官充水手自審非其脚不祥固金性時時治中躍每逢高軒過氣欲偃溟渤然為之下屑雙足自履竊問客何操酒爾勢旁曉成云科目人轉脚皆盡聞不者亦清流師友動靈廓忽爾大動心男

兒宜此若私携媼皇墳背人事鑽灼更買國子生秋場期有獲誰知不量分鉛刀無一割此雖戲言亦可見當時憤懣不平之意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先生三十四歲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先生三十五歲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先生三十六歲

赴京應順天鄉試嚴謹報罷。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先生三十七歲

報捐同知海軍保案免選同知以知府選用。

赴京應順天恩科鄉試。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為會辦水師學堂。

十月丁內艱以上據嚴謹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千八百九十年先生三十八歲

直隸總督李文忠公派為總辦水師學堂據嚴謹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陳墓志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先生三十九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先生四十歲

德配王夫人卒。夫人端淑有靈德。據陳志及嚴謹

納蓬室江淑人嚴生子二。璫。琬。女一。瑛。

海軍保案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據嚴分發直隸。據宣統元年

時長江教案蠱起。先生友英人宓克。據伯玉著支那教案論。蓋深憂夫民教不和。終必齟延兩國。而

又憫西人之來華傳教者。膠執成見。罕知變通。徒是己非人。絕不為解嫌釋怨之計。故著是書以風

之。書凡四篇。首發端。次政治。次教事。終調輯大旨。支那教案其後先生善之。譯以行世。案此譯年代

以訊伯玉京。喇亦不能確指。但曰譯去原書出版時不遠。茲繫於此。林耀華外人常疑中國真教之

所在。以為道非道。以為釋非釋。以為儒教乎。則孔子不語神。不答子路事鬼之間。不若耶穌自稱拯

主。讓罕慕德。自稱天使之種種炫耀靈怪也。先生曰。須知目下教字。固與本意大異。名為教者。必有

事。天事鬼。及一切生前死後幽杳難知之事。非如其字本義。所謂文行忠信授受傳習已也。故中國

儒術。其必不得與道釋回景並稱為教甚明。蓋凡今之教。皆教其所教。而非吾之所謂教也。然則中

國固無教乎。曰有。孝則中國之真教也。百行皆原於此。遠之以事君。則為忠。邇之以事長。則為弟。充

類至義。至於享帝配天。原始要終。至於沒寧存順。蓋讀西銘一篇。則知中國真教。舍孝之一言。固無

所屬矣。西人謂學之事在知。而教之事在信。唯信之坐。故能趣死不顧利害。而唯義之歸。此非教莫之使然也。然中國孝子不以天下忘其親。方正學移孝作忠。至於滿十族不反顧。使西人見此。其詫爲大奇者。又當如何。惜乎。世風日微。致西人徒見末流。而不識中國真教之所在也。特於本書案語著之。敬事篇 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案亦不能考其年代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先生四十一歲

郭筠仙侍郎卒。先生聞之。感歎殊甚。有挽句曰。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翳翳。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嘗詆。離憂豈勵屈靈均。尙有挽詩五律四首。今不存。

回籍鄉試。以上據殿譜

本年次子璫生。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先生四十二歲

六月我藩屬朝鮮內亂。日本兵襲踞朝鮮王宮。朝命赴援。七月遂與日本開釁。至十月海陸軍皆敗績。先生大憤。據殿譜 十一日諭子璫書云。時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與旅順口。皆將旦夕陷倭。陸

軍見敵即潰。經戰即敗。真成無一可恃者。皇上有幸秦之謀。但責恭邸留守。京官議論紛紛。皇上益無主腦。要和則疆敵不肯。要戰則臣下不能。聞時時痛哭。翁同龢及文廷式張謇。這一班名士。痛參合肥。聞上有意易帥。然劉峴莊斷不能了此事也。大家不知當年打長毛。捻匪諸公。係以賊法子平賊。無論不足以當西洋節制之師。即東洋得其緒餘。業已欺我有餘。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爲力也。殿復社會思想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先生四十三歲

我割地賠款與日本平。國勢日危。先生腐心切齒。欲致力於譯述以警世。據殿作論世變之亟曰。於乎。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謂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遂逆觀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觀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構難。究所來由。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

哉。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爲學術致化之極則。蓋我中國聖人之意。以爲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苟日開淪也。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於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爲務者。蓋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浸多。鑄鑿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爲教。使各安於樸鄙。顧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於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爲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沈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爲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慮。於是舉天下之聖智豪傑。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網以收之。卽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頤斷者。頽然老矣。尙何能爲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嗟乎。此真聖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力因之以日窳。民智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又聖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於今。吾爲吾治。而跨海之汽船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

則神州之衆。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凌翼之氣。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勦絕之方。此縱難言。邇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執意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穎深目之倫。雜處此結。枉編髮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哉。夫舉華人言西治。常苦於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爲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爲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於彼此之情實。其議論不得不存是非之公。而淺人怙私。常冒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迹。卽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苟扼要而談。不外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與不自由異耳。夫自由一言。

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爲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爲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無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爲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爲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於是羣異叢然而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尙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西人衆議評。其於財政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騷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尙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爲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旣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此之倫。舉有以中國之理相抗。以並存於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自勝代未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知其必不可行。羣喙稍息。於是不得已而連有

二十三口之開。此郭侍郎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
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受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
愈烈。……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且其既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爲。蓋
不至於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於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知慮所萬不
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爲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燄者也。夫爲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
滅同種之爲。所論毋乃太過。雖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構難。此不
獨有識所同疾。卽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爲大詬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聖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
休明。度越前古。遊其字者。自以謂橫目冒彰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言
襲面。飄然戾止。敏關求通。所請不得。遂爾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燬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
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佞佞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吝其術。此非病狂
無恥之民不爲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汙。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於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
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於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蓋謀國之方。莫善於轉禍

而爲福。而人臣之罪。莫大於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觀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眞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爲此。然則印纒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爲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寧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尙不可知。卽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於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僕之前言。過乎否耶。噫。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鬪集。此何爲者。此其事尙待深言也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鬱。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諸公。又作原強其略曰。今之扼腕奮矜。講西學。譚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 Darwin Charles Robert 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蟲魚。裒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 Origin of Species 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

教一時斐變。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分。遂闢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爲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撫爲口實。其一篇曰物競。Struggle for existence。又其一曰天擇。Selection。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爲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羣與羣爭。弱者常爲強肉。愚者常爲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趨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爲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爲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以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千年數百年。消磨歇絕。至於靡有子遺。如辨學家之古禽古獸。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大凡。如此。至於證闡昭確。釐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斯賓塞爾

者亦英產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原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其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禮樂刑政之大。皆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奧殫。其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狃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罄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醇漓興衰之由。則尤三致意焉。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蒞。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H. H. St. Principles 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也。夫亦可謂美備也已。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潛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沼沚討源執因責果之事。惟羣學爲最難。非不素講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防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

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害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猶斷察於寡而或疑於紛。斷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得萬物之成法。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跡。名數虛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惟宜而官治相準。知吾身之所以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立。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於乎。此真大人之學矣。不觀於坊者之爲牆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

矣。由是以衛風雨，捍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磚也，嶽嶽齟齬，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勵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絜，持久不敗，必不能也。凡此積塋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製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幕，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夫其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倫，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頤，難與未嘗學者談。而本其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考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互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種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恟怒，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驚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

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民之力智德三者爲準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觀之。不過如是而已。……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下略 又作救亡決論。大旨謂今日不變法則必亡。變將何先。曰莫亟於廢八股。八股有三大害。曰錮智慧。曰壞心術。曰滋游手。……推而論之。……舉凡漢學宋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蓋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孔生今。捨班孟堅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國事。則捨西學洋文不可。捨格致亦不可。……從事西學之後。平心察理。然後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聖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學之後。以歸求反觀。而後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爲不可易也。 又作闢韓曰。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也。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

蟲蛇禽獸寒饑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爲之禮樂刑政以爲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於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闕之。則不思之過耳。且君民相資之事固如韓子所云而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爲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且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爲生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爲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爲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爲之君。君不能爲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云爾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鈞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爲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爲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

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於乎。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強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爲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爲城郭甲冑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爲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獨專立於所以爲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爲利廣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貴而公。以之爲心。則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則將莫之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矣。尙何有於強梗欺奪。尙何有於相爲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陵我以生。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爲后。時而虐我爲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出於不

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爲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爲是固與天壤相弊者也。又烏足以爲知道者乎。然則及今而棄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爲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爲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驚其餘。所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託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繇。民之自繇。天之所畀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尙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

聞耳。況夫彼爲其難。吾爲其易也。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憍。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爲君。秦以來之爲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罔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爲。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土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者。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爲公產公利自爲門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門耳。夫驅奴虜以鬥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均見嚴幾道文鈔

均刊布於天津直報

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說下教。據蔡子民年丈元培申報最近五十年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

本年伯玉京卿赴英吉利游學。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九千八百九十六年先生四十四歲

二月爲書二十一紙致新會梁任公孝廉啓超規之。略謂苟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恨。又謂豪釐之差流入衆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示人以可敬而反爲人所藉口。又論變法之難。略謂一思變甲。卽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又謂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又論保教。略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梁任公年丈飲冰室文集卷四與嚴幼陵

先生書

夏初譯英人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據天演論自序

繫在四十以課學子據天演論原三歲誤也本課例言

七月致書桐城吳至父京卿。汝論論天演之說。謂外國格致家謂順乎天演。則邦治終成。赫胥黎又謂不講治功。則人道不立云云。京卿答書稱先生博涉彙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子雲

筆札之功充國四夷之學美具難并。鍾於一手。求之往古。邈焉罕儔。吳擊甫尺牘卷一中七月十八日答嚴幼陵書

梁任公孝廉汪穰卿中書。庚午創辦時務報於上海。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及嚴譜先生原強開韓等篇。均又刊入。

湖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見而惡之。謂爲洪水猛獸。命屠梅君侍御。仁守作闢韓駁議。先生幾罹不

測。嚴贈嗣鄭孝胥輩爲解圍。事始寢。據嚴復社會思想

譯天演論成。重九自序之曰。英國名家穆勒約翰 John Stuart Mill 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

言。而能見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信而歎其說之

無以易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卽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

有得。藏之一心。則爲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爲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

以傳之故。嗚呼。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爲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爲理者。已有

切膚精懈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譌。聲音代變。則通段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

則雖有故訓疏誼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

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不相謀

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咕畢爲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真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可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卽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爲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傳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字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動之例二。

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氏古書難讀。中國爲尤。二千年來。士狗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卑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詘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惜。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爲海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

有甚合者。且於自彊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爲遙譯。有以多符空言。無裨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又爲譯例曰。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願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尙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爲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傾到坳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信。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弗以是書爲口實也。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段令放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一。易曰。脩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卽爲譯事楮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勵期以行遠已耳。質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豪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

所不得已也。豈鈞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儻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邪。一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係焉。講西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於篇末。略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學者知人論世之資。一窮理今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譾陋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攷。間亦附以己見。取詩稱嚶求易言麗澤之義。是非然否。以俟公論。不敢固也。如曰標高揭己。則失不佞懷鉛握槧辛苦。迻譯之本心矣。案學衡第八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八云讀天演論下篇稍讀般若楞嚴諸經已足通曉不必深入佛海可爲讀此書之法附此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先生四十五歲

二月。先生以天演論屬吳至父京卿汝綸序之。京卿讀之大喜。以爲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爲喻。……蓋自中土繙譯西書以來。無此宏製。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爲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欽佩何極。又云。抑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土之不競。想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爲主文。諷諫之資而已。

必繩以舌人之法。固執事所不樂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愜。顧蒙意尙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元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製。似爲入式。此在大著雖爲小節。又已見之例言。然究不若純用元書之爲尤美。吳擊尺

讀卷一下二月
七日答嚴幼陵 德取膠州灣。

夏先生與定海王菀生觀察。修植○據吳至父書 錢唐夏穗卿禮部。曾佑 創辦國聞報於天津。據國聞報緣起及嚴譜 略

放英國太晤士報之例。月報之外。繼以旬報。五月而後事成。國聞報緣起 十月初一日出版。其緣起略曰。

報將出。客有造室而問曰。國聞報何爲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爲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與。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如各國並列之國。則尤以通外情爲要務。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爲天小。捫籥而自爲日圓。若是者國必危。……抑吾嘗聞之。積人而成羣。合羣而成國。國之興也。必其一羣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齊民。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於愚。夫而後士得

究古今之變。而不願以舊德之名氏。爲可食也。農得盡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疇之畎畝爲可服也。工得講求藝事。探索新理。而不復拘拘於高會之規矩爲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虛。操奇計盈。而不復斤斤於族世之所需爲不可變也。一羣之民。智既開。民力既厚。於是其爲君相者。不過綜其大綱。提挈之。宣布之。上旣不勞。下乃太治。泰西各國所以富且強者。豈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羣之各自爲謀也。然則今日謀吾羣之道。將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爲急。何者。今之國。固與各國並立之國。而非一國自立之國也。吾試言不通外情之弊。今歐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險阻。耗資財。勞筋骨。以求其所謂盡人事天之道。此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勸善之書。則以爲收買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藥。則以爲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謂教也。遊歷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學之家。或搜古迹。考物產。以求其所謂博物窮理之學。此亦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覩其籌筆之記載。則以爲偵探矣。見其測量之儀器。則以爲厭術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謂學也。尤其甚者。見其男女之交際。而或疑爲淫亂。見其貴賤之雜坐。而或譏爲野蠻。此不通西人之禮俗也。其諸類乎此者。更僕不可以悉計。坐是

不通之弊。於是平居無事。則互相猜忌。積不相能。倉卒之間。豪毛之事。羣然而譁。激爲事變。數十年來。如鬧教案。殺遊士。不一而足。上煩九重之慮。下竭舉國之力。勵而後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於此。可勝痛哉。可勝悼哉。然則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將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館所爲起也。本館取報之例。大要有二。一繙譯。一採訪。繙譯之報。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歐墨。其餘諸國。萃取各國之報。凡百餘種。延聘通曉各國文字之士。凡十餘人。採訪之報。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會。如京師。如河南。如山東。如山西。如陝甘新疆。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如前後藏。如內外蒙古。外國如倫敦。如巴黎。如柏靈。如森彼得堡。如紐約華盛頓。訪事之地。大小凡百餘處。訪事之人。中外凡數十位。本館編報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尋常之事。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義取觀覽明瞭者。皆登之。每日續印之報。至重要之事。亦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苟足備留存攷訂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彙編。閱茲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觀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後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後國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則積一人之智力。以爲一羣之智力。而吾之羣強。國不自私其治。

則取各國之政教以爲一國之政教。而吾之國強。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爲禱祝者也。中國報

史引○案此文似出先生手筆故錄之

本年三子琬生字曰叔夏。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先生四十六歲

春。吳至父京卿爲序天演論。又爲書與商。序略曰。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尙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有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平。擬易爲之。天行以聞。是皆所爲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爲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衆枝。有合於漢

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舛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淪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尙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爲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民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卽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恍焉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惜也。予又惑焉。凡爲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爲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併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淪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

一義也與。

案本書序末著時孟夏然吳氏尺牘卷一下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接二月十書曰凡九日惠書知拙序已呈左右則非作於孟夏矣或其後續有更改至孟夏始定乎

己意所發明。皆退入後案。義例精審。其命篇立名。尙疑未慊。卮言既成濫語。縣疏又襲釋氏。皆似非

所謂能樹立不因循者之所爲。下走前鈔福本篇各妄撰一名。今綴錄書尾。用備采擇。吳擊父尺牘卷一下二月

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

先生乃復於譯例著之曰。新理踵出。名目紛綽。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卽有牽合。終嫌參

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卽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卽如此書上卷導言十餘篇。乃因正論理

深。先敷淺說。僕始繙卮言。而錢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縣談。及桐城吳丈

擊父。汝綸見之。又謂卮言既成濫詞。縣談亦沿釋氏。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爲。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

標目爲佳。穗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爲文。於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縣談縣疏諸名。縣者乎也。乃

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於是乃依其篇目質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於下。取便閱者。

此以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吞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能効實諸名。皆由我始。

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案譯例蛋成於譯竣時故擊父作序已見之此蓋後加者移錄於此其他。先生自以志在達

旨。不盡從也。現代中國文學史

又譯英人斯密亞丹 Adam Smith 計學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二月中成書一册。吳擊父二月廿八日答先生書云斯密氏計學稿一册敬讀一過望速成之計學名義至雅馴又得實吾無問然後

易名原富蓋簡取斯密氏國富之性質及原因之研究至七月又成四册皆寄吳擊父京卿商權京之題義也嚴譜繫在四十五歲或別有所據記此存疑

卿答書云斯密氏之書理趣甚奧。思如芭蕉。知如湧泉。蓋非一覽所能得其深處。執事雄筆。真足

狀難顯之情。又時時糾其章失。其言皆與時局痛下鍼砭。無空泛之議。此真濟世之奇構。吳擊父尺牘卷二上

七月七日
答嚴幾道

又為國聞報社譯英倫斯賓塞爾羣學肄言前砭愚 Our need of it 倡學二篇。事會錯迕。遂以

中輟。羣學肄言初版譯餘贊語○案國聞報社於本年八月停刊此書之譯當在八月以前姑繫於此嚴譜繫此譯於丁酉四十五歲下非也

四月天演論雕板成。初先生脫稿。經梁任公沔陽盧木齋□□借鈔。勸早日付梓。木齋郵示其弟慎

之□□於鄂。亦謂宜公海內。遂付手民。天演論初刻譯例言列入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叢書。後又由先生石印

行世。曰嗜奇精舍石印本。據木刻本石印本首葉先生譯書以瓌辭達奧旨。風行海內。學者稱為侯官嚴先生。

自是人士漸漸傾鄉西人學說矣。陳墓志

時媚妒先生者衆。謂先生之爲人。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行者也。吳摯父京卿聞而挫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長而不能當大事者乎。往年嚴公多病。頗以病廢事。近則霍然良已。身強學富識闊。救時之首選也。議者相悅以解。南海張□□侍郎□□。因特科之詔。舉先生以應。京卿復遺書。謂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願執事回翔審慎。自重其才。弗輕於一出也。吳摯父尺牘卷一下二月二十

八日答
幾道書

秋。特詔急人才。先生以王□□□錫藩薦。據嚴復社會思想○伍昭辰太守光建召對稱旨。諭繕

所擬萬言書以進。陳墓志○案嚴譜云召見德宗。詢近日有新著述否。對以有擬上皇帝書計萬言。已刊於天津之國聞報。德宗命抄一分呈覽。萬言書蓋先生所宿擬。吳摯父尺牘

卷一下戊戌二月二十八日答嚴幾道書已云前讀尊擬萬言書。現代文學史謂退上皇帝萬言書。非其實也。其書略曰……臣惟中國之積弱。至於今爲

已極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滔滔。若專以外患爲急者。此所謂目論者也……蓋今日各國之勢。與古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并。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尙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彊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

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在各國有以比權量方。則彼將隱消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之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爲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且亂。而後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爲治。尙易於古叔季之時。夫易爲而不能爲。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尙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旣敝而不知變也。……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臣請得爲陛下深明之。臣聞建國立羣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爲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彊兵爲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彊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

馬羅馬者。漢之所稱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耳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爲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爲榮。以負爲辱。蓋其所爭。不鬪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辭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彊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互。其地勢利爲合。而不利爲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爲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爲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擾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爲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爲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生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彊爲哉。是故其垂謨著戒。則尙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

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爲絜。長度大之勁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爲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尙同。而旌其淳良謹慤者。所謂豪俠健果。肅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萌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亦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爲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常爲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爲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爲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闐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靡靡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我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儼然不終日之勢矣。……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爲。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且彊矣。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世

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爲，則其事非倡之於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衍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紜，設但支節爲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與作多端，動糜財力，使其爲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爲可慮者也。邇歲以來，朝野之間，其言變法以圖自彊者，亦不少矣，或曰固圍爲急矣，則請練陸營而更立海軍，或曰理財最優矣，則請造鐵路，開各鑛，而設官銀號，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則議廣開學館，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務增其新，而未嘗一言變舊，夫國家歲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無窮，新舊並存，理自竭蹶，臣聞爲政之道，除舊布新，相因爲用者也……竊謂前者諸事以治標而論，則事勢太逼，恐無救於危亡，以治本而論，則積疾未祛，亦無益於貧弱，其事誠皆各國所以富強之具，今日所不可不圖，第爲之而不得其序，則遠之有資敵之憂，近之有糜財之患，而於自彊之實，取之尙遙，何者，將以爲標，則救亡圖存，事尙有急於此者，以之爲本，則原始要終，事尙有先乎此者也。臣嘗曠觀時變，蚤夜以思，既深識大局之自爲難圖，又大願陛下之不可不勉，於未變法之前，陛下所亟宜

行者三。既變法之後。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屈原不云乎。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惟陛下類垂聖聽而已。臣所謂未變法所急宜行者三。一曰聯各國之歡。……二曰結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陛下果有意於圖變革。講富強。亦在斷之而已。以上三端。皆未變法之前。所亟宜行者也。蓋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爲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國。二其事在萬民。而三則在陛下之心。陛下果採臣議。而次第行之。則爲曠古之盛節。機關闔。而數千年之治運轉矣。然後因勢利導。所謂既變法所宜先者。臣請竭其愚慮。繼今而言之。嚴幾道文 爲大臣所嫉格不得上。現代文學史 ○案此書未竟。吳至幾道書云。前讀孽癡萬言書。以王荆文公上仁宗書後。僅見斯文而已。雖蘇子瞻尙當放出一頭地。况餘子邪。况今時粗士邪。獨其辭未終。不無遺憾。務求發續成之。雖時不能聽。要不宜懲。龔吹齏中。作而輟。篇中深意。往復深婉。而所言皆確。能正傾救敗之策。非耳食諸公。臆所有可謂推崇備至。又七月七日復答書云。尊著萬言書。請車駕西游。一上引節去。原在聯各國之歡下。一最中肯綮。又他人所不敢言。其文往復頓挫。尤深美。可誦。自宜續成完書。不宜中途廢止。所事四事。皆救時要政。國勢陵夷。萬物坐敝。條舉件論。不可一二盡。又風俗不變。不惟滿漢畛域不能渾化。卽鄉舉里選。亦難免賄賂。請託。黨援。傾軋之弊。而土著爲吏。善則人地相習。不善則親故把持。此皆得牛之道。非萬全之策。似不如不復枚舉。但以勸遠巡爲一篇。歸宿斟酌。今日財政。於何籌此。巡遊經費。便是佳文。

若國政之因革損益似非一篇中所能盡具也據此則先生亦欲贊續成之所謂既變法之後所宜先行者四亦約略於吳書中見之今已不可得見惜已

八月德宗被幽太后專政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上行走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

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等六人大學生王文勤公文詔密示意先生離京

即日反津據殿復社會思想有感事詩詠之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

如晦宣南雨又來臨河鳴憤嘆莫遣寸心灰飲冰室詩話及殿幾道詩鈔林旭字噉谷號晚先生甫於六月中識

之九月哭之以詩云相見及長別都來幾晝昏池荷清道暑叢桂遠招魂投分欣傾蓋滿冤慘覆盆

不成扶粟弱直是構恩怨憶昨皇臨極殷憂國命屯側身求輔弼痛哭爲黎元大業方鴻造奇才各

駿犇明堂需杞梓列辟貢瓊璠豈謂資羣策翻成罪莠言覺誠基近習禍已及親尊恫恍移宮獄鳴

呼養士思人情看翕訕天意與偏反夫子南州彥當時士論存一枝翹國秀三峽倒詞源薦剡能爲

鶚雄圖欲化鯤楊叔譚復同御席江建鄭太盡華軒卿月輝東壁郎星列井垣英奇相摻拄契合互

撲援重譯風皆聳中興勢已吞忽驚晚鷓鴣容易刈芳蓀古有身臨穴今無市舉幡血應漂地軸精

定叫天關猶有深閨婦來從積德門撫絃哀寡鶴分鏡泣孤鴛加劍思牽犬爭權遇債豚空聞於庶

獄不得見傳爰。投畀寧無日。羣昏自不論。浮休齊得喪。憂患塞乾坤。上帝高難問。中情久弗諉。詩篇

同乘杙。異代得根原。莫更秦頭責。休將朕舌捫。橫流還處處。只合老丘樊。狄楚青葆賢平等閣詩話卷二及痛壘堂詩集卷上

○案石遺室詩話卷七亦引之。只二十四韻。蓋本本年九月先生寄鄭蘇。蘇漢上之初稿。狄所據則重定稿也。親得之於先生。皆見詩話中。又有綠珠詞云。情重身難主。

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飲冰室詩話及痛壘堂詩集為德宗發憤而作。兼哭晚翠者也。續學衡第一期先

生與熊純如書札第六十一及飲冰室詩話黃氏見聞錄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又譯成斯密氏計學四冊。寄吳至父京卿商定。京卿答書云。斯密氏此書洵能窮極事理。鐫刻物態。得我公雄筆。為之追幽鑿險。抉摘奧頤。真足達難顯之情。今世蓋無能與我公上下追逐者也。

吳至父尺牘卷二上正月卅日答嚴幾道書二月七日又寄書京卿。論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假自他之耀。以祛蔽

揭翳。並商譯事。京卿答書云。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宜襲用中文。並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放效耳。來示

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闕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仍則傷絮。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絮。毋寧失真。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爲文。里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縣爲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鄙也。文固有化俗爲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子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里語爲文。而不失爲雅。若范書所載鐵脛。尤來大槍。五樓五蟠。不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難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里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此自難入文。削之似不爲過。倘令爲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叙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棄。至失事實也。……來示謂歐洲國史。略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卽用會太傅所稱叙記典志二門。似爲得體。……歐洲記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遷固史法裁之。文無翦裁。專以求盡爲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爲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真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爲難耳。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爲極詣矣。同上卷二下二月廿

譯英文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自繇論 On Liberty 著其譯例曰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 Liberty 里勃而特當繙公道猶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說誤也謹案里勃而特原文作 Libertas 里勃而達乃自繇之神號其字與常用之 Freedom 伏利當同義伏利當者無罣礙也又與 slavery 奴隸 subjection 臣服 bondage 約束 necessity 必須等字爲對義人被囚拘英語曰 To lose his liberty 失其自繇不云失其公道也釋繫狗曰 Set the dog at liberty 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公道西文自有專字曰 Justice 札思直斯二者義雖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天成殆無以易中文自繇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詁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爲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須以爲惡卽欲爲善亦須自繇其字義訓本爲最寬自繇者凡所欲爲理無不可此如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繇界域豈有限制爲善爲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爲界此則大學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書卽爲人分別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

也。斯賓塞倫理學說公 Justice in Principle of Ethics 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蓋不自繇則善惡功罪皆非己出。而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無由演進。故惟與以自繇。而天擇爲用。斯邇治有必成之一日。佛言一切衆生皆轉於物。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能轉物者。真自繇也。是以西哲又謂眞實完全自繇。形氣中本無此物。惟上帝眞神。乃能享之。禽獸下生。驅於形氣。一切不由自主。則無自繇。而皆束縛。獨人道介於天地之間。有自繇亦有束縛。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以自繇自主之事愈衆。由此可知自繇之樂。惟自治力大者爲能享之。而氣稟嗜欲之中。所以纏縛驅迫者。方至衆也。盧梭 Rousseau 民約 Le Contrat Social 其開宗明義。謂斯民生而自繇。此語大爲後賢所呵。亦謂初生小兒。法同禽獸。生死飢飽。權非己操。斷斷乎不得以自繇論也。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如老氏之自然。蓋謂世間一切事物。皆有待而然。惟最初衆父。無待而然。以其無待。故稱自然。此在西文爲 self-existence 惟造化眞宰。無極太極。爲能當之。乃今俗義。凡順成者皆自然矣。又如釋氏之自在。乃言世間一切六如。變幻起滅。獨有一物。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以其自存。故稱自在。此在西文。謂之 persistence 或曰 eternity 或曰 conservation 惟力質本體。恒住眞因。乃

有此德。今乃斷取涅槃極樂引伸之義。而凡安閒逸樂者。皆自在矣。則何怪自繇之義。始不過謂自主而無罣礙者。乃今爲放肆。爲淫佚。爲不法。爲無禮。一及其名。惡義益集。而爲主其說者之詬病乎。穆勒此篇。所釋名義。祇如其初而止。柳子厚詩云。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東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所謂自由。正此義也。由繇二字。古相通段。今此譯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爲古也。視其字依西文規例。本一卒名。非虛乃實。寫爲自繇。欲略示區別而已。原書文理頗深。意蘊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爲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西人文法。本與中國迥殊。如此書穆勒原序一篇可見。海內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卒解。營其艱深。不知原書之難。且實過之。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貴族之治。則民對貴族而爭自繇。專制之治。則民對君上而爭自繇。乃至立憲民主。其所對而爭自繇者。非貴族。非君上。貴族君上。於此之時。同束於法制之中。固無從以肆虐。故所與爭者。乃在社會。乃在國羣。乃在流俗。穆勒此篇。本爲英民說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國羣之分界。然其所論。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則無間君上貴族社會。皆不得干涉者也。西國言論。最難自繇者。莫若宗教。故穆勒持論。多取宗教爲論。中國事與相

方者。乃在綱常名教。事關綱常名教。其言論不容自繇。殆過西國之宗教。觀明季李贄。桑悅。葛寅亮。諸人。至今稱名教罪人。可以見矣。雖然。吾觀韓退之。伯夷。頌美其特立獨行。雖天下非之不顧。王介甫亦謂聖賢必不徇流俗。此亦可謂自繇之至者矣。至朱晦翁謂雖孔子所言。亦須明白討論。是非。則尤爲卓犖俊偉之言。誰謂吾學界中無言論自繇乎。須知言論自繇。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爲古人所欺。二不爲權勢所屈而已。使理眞事實。雖出之讐敵。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亞里斯多德嘗言。吾愛吾師。柏拉圖勝於餘物。然吾愛眞理。勝於吾師。卽此義耳。蓋世間一切法。惟至誠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爲聖賢。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則必自寶愛眞理始。仁勇智術。忠孝節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後爲有物也。是故刺譏謾罵。揚訐譁張。仍爲言行愆尤。與所謂言論自繇。行己自繇無涉。總之自繇云者。乃自繇於爲善。非自繇於爲惡。特爭自繇界域之時。必謂爲惡。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爲圓足。必善惡由我主張。而後爲善有其可賞。爲惡有其可誅。又以一己獨知之地。善惡之辨。至爲難明。往往人所謂惡。乃實吾善。人所謂善。反爲吾惡。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

自繇不可也。案據嚴譜繫本年蔡子民年丈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說同又案譯凡例末著時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今以繫於此者所以釋自繇二字於文較順也 時俄羅

斯闕我東北之地甚急。先生曰：甲午東事以還，彼族常以剖分支那為必至之事，願無如其人滿何。此所以但挹其利源而後其土地至其力爭經營，亦不以此易彼也。獨長城以外，生齒較稀，遼瀋之間，土地尤美，動植以近海而滋，卅產以近極而積，則俄羅斯視為禁樹，而在所必爭者矣。且以遠近形勢言之，俄於支那，其情亦與各國異也。故中國之大患終在俄。原富部丁篇七案語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千九百年先生四十八歲

繼配朱夫人來歸。嚴譜○案黃公度按察遵憲人境廬詩草卷己亥續懷人詩懷先生詩云一卷生花天演論因緣巧作續絃膠絳紗坐帳談名理勝是麻姑背痒搔似續娶在己亥存疑其本事今亦不可詳矣 生子二：璿、玷，女二：璆、瓏、瑣。

五月拳匪事起，先生倉皇避地上海。嚴譜賃廬開北長康里。據伯玉京卿言羣籍俱散失。羣已權界先生總辦論譯凡例水師學堂前後凡二十年，至是始辭去。嚴譜嘗謂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光建、昭辰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勸、廉少泉、竺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餘雖名位煊赫，皆庸材也。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十七

開名學會講演名學。嚴氏家藏吳至父京卿致先生書云亂後不知我公消息近閱中外日報知先生近開名學會可見達人善己兼懷濟物之盛心企佩無量見嚴復社會思想

京廟尺一時風靡。學者聞所未聞。吾國政論之根柢名學理論者。自此始也。據嚴復社會思想

七月聯軍陷京師。德宗奉太后西狩。東南各省與列國有東南互保之約。上海人士邀集各省人民。

組織國會。推南海容□□□□閱及先生爲正副會長。據中國報學史及嚴譜

八月聯軍陷山海關北塘礮臺等地。我軍累敗。朝議媾和。先生曰。北方之亂。雖所以戰者非。而其隔陳鄉敵之氣。發揚蹈厲之風。較之甲午乙未之際。誠有進焉。然而未足以邀利。何也。當此之時。自國人深憾西人之意而言之。凡可以殺敵致果者。固莫不爲。非有所慮於公法。尤非有所愛於西人也。然戕殺不執兵之教士教民。旣爲不武矣。乃以直隸數萬之官軍。不能勝千人死守之租界。以京城數萬之練營禁旅。不能破數百人保護之使邸。而北倉瀕河之交綏遂潰者。又不足論已。夫戰之甚力如此。器之甚利且衆如此。敵之始本單弱又如此。而卒至敗衄於連雞之軍者。則於戰之術有未盡。可知已。是故整軍經武之道。徒衆徒勇不足恃也。必且知方焉。然則設學教民之道尙焉矣。原案

案一

閏八月二十二日。與上海救濟善會主辦陸純伯部郎樹德登愛仁輪北上。救濟京津一帶難民。同

行者。尙有德醫官貝爾榜。德人喜士。陳敬如。季同。德文翻譯洪肇生。中先生先歸。是役共援出被難官民五千五百八十三人。陸純伯救難日記。陳墓志方拳匪禍作君自是避地居滬。譯計學脫稿

據吳至 易名曰原富據吳至

崩禮卿京卿典光請譯穆勒約翰名學 System of Logic 嚴譜○案先生名學淺說自序曰不佞庚

書不在 先生引其前曰案邏輯 Logic 此翻名學其義始於希臘為邏各斯 Logos 一根之轉。邏

各斯一名兼二義。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則為論為學。故今日泰西諸學。其西名

多以羅支結響。羅支即邏輯也。如斐洛羅支 Philology 之為字學。唆休羅支 Sociology 之為羣

學。什可羅支 Psychology 之為心學。拜訶羅支 Biology 之為生學。是已。精而微之。則吾生最貴

之一物。亦名邏各斯。天演論下卷十三篇所謂有物。此如佛氏所舉之阿德門。基督教所稱之靈魂。

老子所謂道。孟子所謂性。皆此物也。故邏各斯名義。最為奧衍。而本學之所以稱邏輯者。以如貝根

言。是學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明其為體之尊。為用之廣。則變邏各斯為邏輯以名之。學者可

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邏輯最初譯本。為固陋所及見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譯。近日

稅務司譯有辯學啓蒙。曰探曰辯。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學譯之。蓋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差相差。而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

偏也。種勒名學部首引論

本年伯玉京卿歸國。次子嶽傷。伯玉京卿言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千九百零一年先生四十九歲

三月。據飲冰室詩話應潞河張燕謀學士翼之招。赴津。主開平廿務局事。嚴譜○案嚴譜繫此事於李文忠公卒下文忠卒在八月前後倒置

非瀕行。和南昌熊季廉解元元錫詩云。一十九棋初告終。搏搏員地趨大同。神機掉闔縱變化。爭存

物競誰為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同蓼蟲。大哉培根氏

告我。觀物見道混織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為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濠衝。及

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知天意存混一。異類殊族終隸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蟲

當爐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蒙。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

欲持建鼓搥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髮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兩黨方相攻。去年北

方致大豐。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旤。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警效。知交乃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僕指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己。圭角細與加靡鷲。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真氣如長虹。橫流他日儻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先生高足弟子也。飲冰室詩話卷二及
榆堡堂詩集卷上

四月致書吳至父京卿乞爲原富作序。吳至父尺牘四月十八日答書 張菊生比部元濟 鄭稚辛孝廉孝禮 並爲作

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附於後。據原富譯
事例言

八月作原富譯事例言。略云。計學西名葉科諾密。economics。葉科此言家。諾密爲聶摩之轉。此言

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案先生謂“economics”一語出於希臘文之οικονομος。葉科即“econs”爲
“oikō”之轉。此言家也。諾密即“nomics”爲聶摩(“vō nos H. veneev”)之

轉。此言管理也。故言計學之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爲凡料量經紀擲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爲邦國天下生食爲用之

經。蓋其訓之所苞至衆。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脗合。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

又爲過隘。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爲義。不止於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

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爲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然則何

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遠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爲專學。其散見於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於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倫 Richard cantillon 若特嘉爾 Josiah Tucker 若圖華尼 Du Verney 若休蒙大關 David Hume 若哈哲孫 Francis Hutcheson 若洛克 John Locke 若孟德斯鳩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de Montesquien 若麥庚斯 案未詳 若柏抵 William Petty 其言論警效。皆散見於本書。而所標重農之旨。大抵法國自然學會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獨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徵。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後世知食貨爲專科之學。

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爲新學之開山也。計學於科學爲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爲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David Ricardo、穆勒父子、即穆勒詹姆士 James Mill 與穆勒約翰司徒亞特 John Stuart Mill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ovans、馬夏律、Alfred Marshall 諸書。則漸入外籀。爲散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闕全豹。於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爾、Francis Amasa Walker、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逐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後時之歎。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計學以近代爲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此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攷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爲之證驗。不若他書勃窣理窟。絜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爲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獨於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環節。則刪置。

之。又部甲後。有斯密及羅哲斯 James Edwin Thorold Rogers 所附一千二百一十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刪削……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係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振觸。輒爲案論。丁寧反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嗟乎。物競天擇之用。本嘗一息亡於人間。大地之輪廓。百昌之登成。止於有數。智佼者既多取之而豐。愚懦者自少分焉而嗇。豐嗇之際。盛衰係之矣。且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爲是。行禍也。而相以爲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焚之。而况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其所以亡失者。已無藝矣。此予智者。罟獲陷阱之所以多也。欲違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而學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學之律令。亦無益也。自秦愚黔首。二千歲於茲矣。以天之道。舟車大通。通則雖欲自安於愚。無進於明。其勢不可。數十百年以往。吾知黃人之子孫。將必有太息痛恨於高曾祖父之所爲者。嗚呼。可不懼哉。案著其月日。曰八月。大學士直隸總督李文忠公。^{鴻章}薨。先生有挽句曰。使生平盡用其謀。其成功或不。一。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嚴

十一月吳至父京卿序原富成寄先生。見原富卷首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千九百零二年先生五十歲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為管學大臣。嫂先生為編譯局總辦。據嚴譜及庸言報第一卷第十三號羅事

羅記作總辦不知孰是今姑從羅記

林琴南孝廉紆曾又固。宗榮魏春叔。易及公子伯玉京卿副之。據京師大學堂成立記聚海外奇書

千數百帙堂室殆滿。長廬文集江亭餞別圖記時吳至父京卿方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時相過從。京卿深知中

國之不可不謀新。而每憂舊學之消滅。先生曰。不然。新學愈進。則舊學愈益。昌明。蓋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也。據嚴譜

譯成穆勒名學半部。名學淺說自序。嚴譜繫於癸卯誤凡八篇。曰論名學。必以分析語言為始事。曰論名。曰論可名

之物。曰論辭。曰論辭之義蘊。曰論申辭。曰論類別事物之理法。兼釋五旌。曰論界說。而冠以引論。見本

書目

原富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原書末葉復譯法孟德斯鳩 *Montesquien* 法意 *Spirit of Law*

嚴幾道年譜

法文原名爲 *Le monde des hommes* 案此書不知譯始於何年中有案語涉原富云羅約翰事見原富鄙人曾致身世巖略著之後案據此則此譯當在譯原富之後林繁於此

八月林琴南孝廉爲繪尊疑譯書圖

長廬文集尊疑譯書圖記

歲暮譯羣學肆言成於本年凡三易稿

羣學肆言原刻課餘贅語

會就商於林琴南孝廉

國聞周報第七卷第孝八期凌霄一士隨筆

廉以譯歐西說部與先生齊名天下有嚴林之目

孝廉毓先生聯有云齊名吾有愧盧前王後江湖猶是說嚴林見凌霄一士隨筆

既殺青

乃自序之曰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肆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

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肆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

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

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

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肆言以導厥先路二十年以

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

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己乃

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譎剝疾之士不悟其所從

來如是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日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搗搗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旨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瘵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期月之勤。爲逐譯之如左。其叙曰。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絲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砭愚第一。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掎推。雖無咎合。甯鈔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二。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么匿。Unit 聚曰拓都。Aggregate 知散之顯。萬法所邪。譯喻術 N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 第三。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植。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徊中庸。譯知難 Difficult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第四。難首在物。是唯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權議椿。如蝨處禪。譯物蔽 Objective Difficulties 第五。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已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其羣害。譯智絃 Intellectual 第六。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眚。結彼空花。所斃魔蝎。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啓 Emotional 第七。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揚取爲我。墨尙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

極以救厥顛。譯學詖 The Educational Bias 第八。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專。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 The Bias of Patriotism 第九。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齟。或怒譁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楛 The Class Bias 第十。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譏。玄黃水火。鑒葑衡迆。譯政惑 The Political Bias 第十一。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 The Theological Bias 第十二。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予間著。予以觀法。問乃窮困。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 Discipline 第十三。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乃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 Preparation in Biology 第十四。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 Preparation in Psychology 第十五。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么戒偏。來道先路。盍勿孟晉。猶懷蘧廬。譯此縣論。敢告象胥。譯成章 Conclusion 第十六。

本年有書致上海外交報主人。近五千言。具論中國教育方鍼。並條擬新教育行政辦法。據嚴其辦

法畫一條例云。一時官局所繹西學。宜從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入手。以爲各處小學蒙學之用。其書期使中年士子漢文清通者。一覽瞭然。以與舊學相副爲教。一學生未進中學之先。舊學功課。十當處九。卽都不事。亦無不可。第須略變從前教育之法。減其記誦之功。益以講解之業。期使年十六七以後。能搦筭爲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一。取進中學堂。年格當以十六至二十爲率。務取文理既通中學有根柢者。方爲有造。而西文能不以不論。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一。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學堂。爲豫備科。三四年後。卽可分治專門之業。凡高等學堂中。中文有攷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之一。中學堂課。西文西學宜用中國人。洋人課初學西文多不得法高等洎專門諸學。宜用洋教習。若人衆班大。則用華人爲助教。一。小學堂有中學教習。無西學教習。中學堂中西學教習竝有之。高等學堂有西學教習。無中學教習。至於專門。則經史文詞諸學。列於專科。此其大經也。一。各省如徧設中學堂。則無教習。……似宜於各省會先設師範學堂。卽爲後日高等學堂之用令學政於每縣學中咨高才生若干員。皆取年格弱冠者。聚而以中學之法教之。如此則五年以往。不患無師資矣。一。近今

海內年在三十上下。於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此亦國家所亟宜設流裁成。收爲時用者也。第時過而學。自勵能求之轉譯。而以華人之通西學。與夫西人東人之通曉華文華語者。爲之鄉道。此誠不爲無益。然終……不足以待有志之士。必欲使之大成……道在實之。莊嶽之間也。第於被選出洋之先。至少須治西文三年。英法德俄。隨其所取。初二年專治言語。第三年則治科學……不通言語。則出洋無益。不了科學。其觀物必膚。故欲裁成此等之才。其術與通行者異。其選之也。不可以不嚴。其養之也。不可以不足。其鼓舞之也。不可以不宏。三者果行。吾未見其不爲晚成之大器也……一。今世學者。爲西人之政論易。爲西人之科學難。政論有驕囂之風。如自蘇平等民權。壓力革命皆是。科學多樸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學。則其政論必多不根。而於天演消息之數。不能喻也。此未必不爲吾國前途之害。故中國此後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沈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而其於圖新也。則真中國之幸福矣。嚴幾道文鈔卷四○案先生生平最重教育。常言國家教育。宜爲後圖。根本不牢。極爲可慮。至今日而其弊見矣。錄此以見先生計畫之一斑。

元緒二十九年癸卯一千九百零三年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十二日。吳至父京卿卒。據羣學肄言原刻譯餘贅語於其鄉。唐言報第一卷第十三號羅惇齋京師大學堂成立記先生方欲寄所譯

羣學肄言乞序。而京卿適歸道山。先生哭之慟。曰：不佞往者每譯脫稿。輒以示吳先生。老眼無花。一

讀即闕深處。蓋不徒斧落微引。受裨益於文字間也。故書成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今惠施去而

莊周亡質。伯牙死而鍾期絕絃。自今已往。世復有能序吾書者乎。據羣學肄言原刻譯餘贅語集玉谿劍南詩句

挽之曰：平生風義兼師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據嚴譜及古今聯語彙選初集又挽之以詩曰：仙舟幾日去東瀛。梁木

歸來忽就傾。難遣此哀唯後死。忍將不慙累先生。人間雞壘方為帝。海內雄文孰繼聲。地下儻逢會

太傅。定知老淚各縱橫。瘠壘堂詩集先生常言：吾國人中舊學淹貫而不圖夷新知者。湘陰郭侍郎後。吳

京卿一人而已。嚴

四月。羣學肄言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羣學肄言初印本末頁○案賀鶴嚴復的翻譯云一九〇二年出版

六月。自繇論易名曰羣己權界論。初此譯佚於庚子之亂。適為西人所得。本年春郵以見還。乃略加

改削。據羣己權界論譯凡例○案嚴作譯凡例。復自序之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

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之間。吾國考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繇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竺舊者既

既

驚怖其言。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畀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繇之說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繇之說乃可用耳。見書首九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一八九九年出版談先生親當時激亢者多。議論遂趨於保守。據蔡子民年丈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常謂自繇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坐中陳之。

陳墓志

復譯英人甄克思 Edward Jenks 社會通詮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至十月譯成。案末

篇識語著十月有案語曰。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種。不以國。觀滿人得國幾三百年。而滿漢種界。釐然猶在。東西人之居吾土者。則聽其有治外之法權。而寄籍外國之華人。則自爲風氣。而不與他種相入。可以見矣。故周孔者。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經法義言。所漸漬於民者最久。其入於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皆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或甚言排滿。至於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者。則幾無人焉。蓋民族主義。乃吾人種智。

之所固有者。而無待於外鑠。特遇事而顯耳。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者矣。時日俄俱闕伺於我東北。論者畏俄甚於畏日。先生曰。論者特震於其外云耳。以言其實。則俄不足畏也。種雜而所收者多半化之民。其弱點一也。其政之不修。弊之所藁。隨地而有。其弱點二也。財賦空虛。而猶勤遠略。其勤遠略也。正以泯其內亂。所謂至不得已者也。其弱點三也。以半化之國。與文明鄰。民心浮動。日益思亂。其弱點四也。其虜立者以軍制耳。一役敗衄。則革命立至。其弱點五也。所收諸屬。爲合不深。根本一搖。全體解散。其弱點六也。俄於戰事最有功者。前敗拿破崙之師而已。此雖天幸。然足以鼓舞其民。自茲以往。舍苦來米亞而外。未聞俄有大役也。故其兵力之堅脆。不可知之事也。此其弱點七也。其爲弱點之多若此。吾意俄今之所以勝中國者。其在上之國主。官吏爲文明人耳。舍此以外。實無所優於中國也。特於本書案語著之。十一月。自序之口。異哉。吾中國之社會也。夫天下之羣衆矣。夷攷進化之階級。莫不始於圖騰。Totemistic Society 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方其爲圖騰也。其民漁獵。至於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間。其相嬗而轉變者。以遊牧。最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而二者之間。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業大抵猶耕稼也。獨至

國。而後兵農工商四者之民備具。而其羣相生相養之事。乃極盛。而大和強立。蕃衍而不可以尅滅。此其爲序之信。若天之四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期有遲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吾嘗攷歐洲之世變。希臘羅馬之時尙矣。至其他民族。所於今號極盛者。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勵勵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進之銳耶。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本諸可信之載籍。由唐虞以迄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燔詩書。坑儒士。其爲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雖霸朝之事。侵奪民權。而迹其所爲。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爲軍國社會者與。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於今。猶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桀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嗟乎。歐亞之地。雖異名。其實一洲而已。殊類異化。並生其中。苟溯之遼古之初。又同種也。乃世變之遷流。在彼則始遲而終驟。在此則始驟而終遲。固知天演之事。以萬期爲須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爲無因之果。而又

不能不為吾羣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此不佞迻譯是編所為數番擲管太息繞室疾走者也。十

二月夏穗卿禮部為之序。日俄戰起。

熊季廉解元訪先生於京師。請為英文文譜。時吾國之習英文者益衆。然學者每苦其法之難通。求之於其淺。又罕能解其惑而壓其意。於是先生乃以數月之力。雜采英人馬孫摩栗思等之說。至於析辭而止。旁行斜上。釋以漢文。廣為設辟。顏曰英文漢詁。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

nese 據英文漢詁自序

季廉又出所平老子。就正於先生。先生為芟雍十九。而以己意列其眉。久之丹黃

殆徧。以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亦間有取焉。先生評點老子道德經熊元鐸序先生嘗謂季廉老子之說。獨與達爾

文孟德斯鳩斯賓塞相通。評點老子道德經夏曾佑序季廉以示義寧陳散原主事。三立散原嘆絕。以為得未曾

有。促季廉刊行。後季廉復請先生附益千數百言。熊元鐸序○案此事不知在本年何月姑繫於末

本年伯玉京卿以參佐隨孫慕韓太常出使法蘭西。諒林琴南送嚴伯玉之巴黎序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千九百零四年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社會通詮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案賀麟嚴復的翻譯云在一九〇三年出版誤

辭編譯局事。出都赴上海。知交觴先生於陶然亭。嚴皆痛惜先生之去。沈濤園中丞瑜慶郭春榆侍

郎曾祈張珍五侍御元奇羣倡為詩。和者十餘人。先生亦有長歌。有云。君知國有崔乘軒。何必心驚

燕巢幕。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知我衰。自慙厚糈篆非才。

手版抽將歸去來。痛瑩堂詩集林琴南為補圖。曰江亭餞別圖。紀其事。復序其首。據林琴南江亭餞別圖記題咏者甚

多。嚴譜○案此事不知在何月。據江亭餞別圖。記有蘆柳初茁黃綠參互云云。則初春時也。

六月俄軍累敗。國內革命黨勢益猖獗。先生曰。俄之所敗者。以取強也。日之所以勝者。不得已也。顧

不得已前。尚有無數事在。非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籍口也。評點老子道德經七月十三日識語

本年四子璿生。字曰季將。伯玉京卿言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千九百零五年先生五十三歲

春。張燕謀學士以開平鑛務局訟事。約先生同赴倫敦。據嚴譜○案學衡第二十期嚴幾道與熊純

如書札真跡云丙午同張燕謀赴英國。蓋誤。記陳散原主事散原精舍詩卷甲辰冬有送先生至倫敦詩。則此行自在本年春初也。時孫中山博士文適在英。聞先生之至。特來訪。談次。先

生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

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博士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也。嚴後與張燕謀學士議論不合，不終事而歸。學術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真跡順涂游法蘭西瑞士羅馬各地。

折至意大利之稽諾亞。Genoa 登德國郵船東歸。嚴

五月英文漢詁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未業

八月熊季廉以評點老子道德經鈔付活版於日本東京。據熊而序之。其略曰：讀是書者，紆神澄慮，

去其所先成於心，然後知原書自經平點，字字皆有著落，還諸實地，正無異希世瓊寶。久瘞荒山，一

經拭磨，羣知可貴。熊先生與熊季廉解元書論北洋大臣袁世凱測其終凶。學術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

世凱於先生極相引重。侯疑始秘書洪憲舊聞壽安盜名記注曾數四相邀，先生終蕭然自遠。學術世凱遂有嚴某縱聖

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之語。辨安盜名記注日俄媾和。

本年穆勒名學由蒯氏金粟齋刻成。據原刻本其後先生思廣續其後半而未逮。自云：以人事卒卒，又老

來精神茶短，懼用腦力，而穆勒書精深博大，非澄心泡慮，無以將事。名學淺說自序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千九百零六年先生五十四歲

上海知交請演講政治學。計在青年會演講八次而訖。名所演講者曰政治講義。嚴譜自序之曰。余治天學。至於有明之世。波蘭人歌白尼 *Nikolaus Copernicus* 盡破地靜天動舊說。證地爲日。周行星之一。歲歲繞日。與諸緯彗。字同以定時循軌。卽日亦非常靜不徙者。羣以圍繞太陽居中。以空游縣行。趨於御女。蓋一出入息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喟然嘆曰。偉哉科學。五洲政治之變。基於此矣。蓋自古人羣之爲制。其始莫不法於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爲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爲吾踐。此貴賤之所由分。而天澤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說。確然不誣。民知向所對舉而嚴分者。其於物爲無所屬也。蒼蒼然高者。絕遠而已。積虛而已。無所謂上下也。無所謂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隨地皆可以極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斷斷乎無此別也。此貴賤之所以不分。而天澤之所以無取也。三百數十年之間。歐之世變。平等自繇之說。所以日張而不可遏者。溯其發端。非由此乎。且天演者。時進之義也。古之人發此者。二三千中西載籍。莫不有攷。然而最後百年。其學乃大盛。得此以與向之平等自繇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於謀新。而率舊之思少矣。嗚呼。世變之成。雖曰天運。豈非學術也哉。雖然。尙有說也。夫背苦而向樂者。人情

之大常也。好善而惡惡者，人性所同具也。顧境之至也，苦樂未嘗不並居。功之呈也，善惡未嘗不同域。方其言樂而苦已隨之，方其爲善而惡已形焉。夫人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躓替亂，乃卽在此爲進之時，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悵悵無歸，或以滅絕。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知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貴利行之汚者乎。夫而後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羣矣。而課其果效，惡苦則取其至少，善樂則收其至多。噫，此輕迅剽疾者之所以無當於變法，而吾國之所待命者，歸於知進退存亡之聖人也。

嚴幾文 鈔卷三

二月，由商務印

書館出版。案至四月重印後竟絕版至民國十九年七月又由上海金馬書店重版印行

譯法意脫稿。嚴譜○案本書第二十一卷第九章案語云乙巳五月波羅的海旅告燔而俄國乞和千九百零二年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以爲在一千九百零四年皆法意原文多與賡晦澀先生自

諫又賀駁以此書與天演論穆勒名學同爲先生初期譯本尤謬。

謂譯文得未曾有，能取之九幽之中，襍之白日之下，然可爲知者道，難爲外人言也。第五卷第十案語

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原書末葉

九月，詔試游學畢業生。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以外務部尙書唐紹儀任總裁，先生被派爲同考官。據嚴復社會思想

得陳錦濤顏惠慶等三十一人。賜進士舉人出身有差。清史紀事本末

冬出都反上海。遇王書衡推丞。式通語及近年國文之淺衰。科學之無實。太息不已。以先生教人劉

覽古書熟精西文為研究新學之根抵也。據石道室詩話卷六王書衡推丞題語宋樓藏書源流攷十二絕句第十首注

安徽巡撫于庫里忠愍公。恩銘聘先生為安慶高等學堂監督。嚴譜○案此事不詳在本年何時姑繫於末

本年伯玉京卿回國。伯玉京卿言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千九百零七年先生五十五歲

夏于庫里忠愍公被刺卒。據清史稿本傳先生尋亦辭職去。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千九百零八年先生五十六歲

應直隸總督楊文敬公。士驥之聘赴津。旅次手批王荊公詩集自遺。嚴譜

七月有女學生旌德呂氏。案名碧城諄求授以名學。因取英人耶芳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名學

淺說 Primer of Logic 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中間誼悫。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辟。則多

用己意更易。先生嘗言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書與否。所不論也。先生友朋。或嘗先生不

自爲書而獨拾人牙慧爲譯。非卓然能自樹者所爲。先生笑領之而已。據名學漢說自序

學部尙書鄂卓爾文恪公榮慶聘先生爲審定名辭館總纂。自此凡歷三年。積稿甚多。據嚴譜○案積稿今尙存

教育部現代中國文學史云其後舉士劍董理其稿草率敷衍乃爾可驚嘆復籍館覓食未拋心力爲之也

宣統元年己酉一千九百零九年先生五十七歲

四月派充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及清理財政處諮議官。福建省顧問官。宣統元年最

八月籌辦海軍大臣載洵赴歐洲考察海軍。據海軍大事記以先生海軍宿學欲與偕行。先生以病辭。新語

林卷三

十二月初七日。上諭欽賜文科進士出身。據石遺室詩話卷五清史紀事本末及陳墓志先生作詩云。自笑衰容異壯夫。歲

寒日莫且踟躕。平生獻玉常遭別。此日聞詔本不圖。豈有文章資黼黻。恥從前後說王盧。一流將盡

猶容汝。青眼高歌見兩徒。石遺室詩話卷五及痛墜堂詩集○案嚴譜繫此事於庚戌誤也。謹曾以訊之伍昭辰太守太守係同賜出身者亦曰在本年證以先生詩歲寒日

莫云云益可知。十二月上諭之說確也。太守又曰詔下先生泊然無所動。初詹天佑力懇袁世凱謀此事。然不能爲一人謀。請詔各省保薦先生以名重列名初定十八人或惹之曰何得與十八學士

同數遂益一人。隱以毛遂十九人爲况。其後鄭孝胥喟以二詩曰。嚴侯本武人。科舉偶所慕。奔官更宜先生有恥。從前後說王盧之言矣。

納粟被別嘗至婁平生等身書絃誦徧行路晚邀進士賜食報一何莫回思丙丁間春闈我猶赴都門有文會子作必寄附傳觀比尤王一讀舌俱吐誰知厄場屋同輩空交譽天傾地維絕萬事逐煙霧八股竟失亡當時殊不悟寒臆抱卷客億兆有餘詛吾儕老更黠檢點誇戲具煩君發莊論習氣端如故又左侯左宗棠居軍中太息謂歐齋林壽圖以進士出身官陝西布政使時左官陝甘總督也屈指友朋間才地有等差進

士勝翰林舉人又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歐齋奮然答霞仙劉蓉以諸生從戎累官陝西巡撫語益奇舉人

何足道卓絕惟秀才言次輒捧腹季高怒豎眉觀君手制藝折肱信良醫少年求進士得之特少遲風味如甘蔗倒嚼境漸佳何可遽驕滿持將傲吾儕不穀雖不德自知背時宜三十罷應試庚寅直至斯誓抱季高說不願歐齋嗤君詩貌煩冤內喜堪雪悲官裏行相促老蒼仗頭皮八股縱已亡身受仗餘威知君不忘故得意還見思海藏樓詩卷六〇案鄭詩編年有誤不可據

宣統二年庚戌一千九百零十年先生五十八歲

四月詔定八月二十日召集資政院並預頒欽選議員先生與吳士鑑勞乃宜章宗元陳寶琛沈家

本江瀚喻長霖沈林一陶葆廉同以碩學通儒徵爲資政院議員據清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及陳墓志

十一月廷旨設立海軍部。海軍大朝旨特授海軍協都統。嚴譜○案嚴譜繫在己酉云海軍部新設

一月則特授亦當在此時嚴譜誤也陳墓志據譜亦誤清史稿二百七十二卷本傳謂三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似又以三年特授一等參謀官而誤也

本年五子玷生字曰無玷。伯玉京卿言

宣統三年辛亥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先生五十九歲

朝旨特授海軍部一等參謀官。陳墓志

九月武昌革命軍起。民國初建政府未立。先生作詩曰。燈影廻疏櫺。風聲過簷際。美人期不來。鳥

啼蜃臆白。瘡壘堂詩集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先生六十歲

二月十二日。以下日月從太陽曆清宣統帝下詔遜位。參議院選舉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世凱之督直隸。招先生。以為憾。及罷政歸。詆者遽起。先生獨抗言非之。陳墓志謂世凱之才。一時

無兩。中國現代文學史則又感先生。陳墓志至是遂任命先生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是時學生八百十八人。

每科各置學長一人。先生兼任文科學長。以張祥齡為法科學長。吳乃琛為商科學長。葉可樞為農

先生擬續譯穆勒名學而未果。嘗曰能於此書讀有心得。真是鳳毛麟角。於十九稜哲學。思過半矣。

據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手札墨跡

冬病喘欬據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第五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一千九百十三年先生六十一歲

上已先生與鄭叔進秘書侍讀王書衡參議式通李木齋總長盛錫顧亞遵秘書瑗袁珏

生編修勳準楊昀谷秘書增舉姚重光主事華易實甫參事順鼎楊哲子參政度夏午韶秘書壽

編修陳翼謀秘書士廣梁任公總長啓超等數十人。修禊京師萬牲園。觴詠流傳。不減山陰蘭亭之

會。新語林卷三

三月二十日。前農林總長宋遜初敦仁被刺。辭連政府。南北紛紜突起。七月。江西獨立。稱討袁軍。先生聞之。慨然謂所親曰。中央短處。在乎日矜有使令貪詐之能。於古今成說。所謂忠信。敬諸語。不甚相信。至於今而其弊見矣。某督……則與法蘭西初次革命時之但唐。魯白斯斐爾等。殆無以異。此種人才。其為禍往往烈於小人者。以其自恃堅而昧於審物故也……往者不佞。以革命為深憂。

身未嘗一日與朝列爲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嘵嘵者，卽以億兆程度必不可
以強爲，卽自謂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且闌然之風，誰實倡之。苟律
以子輿氏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義，則黨人往所割刃施轟者，豈皆悉合於天理。嗚呼！平陂往復，此
佛氏之所以悲輪廻也……至於國命所關，則有其深且遠者。其最足憂，在用共和而不知舉權之
重。放棄販賣，匪所不爲，根本受病，此樹不能久矣。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手札節鈔補錄五先生旣感時驚心，每有切論，
談言微中，不爲苟同，足以資監觀裨國是者，不尠焉。現代中國文學史

九月，討袁軍平。十月，國會正式選舉袁世凱爲大總統。論者多謂國家從此統一。先生獨以爲甚不
敢必，謂前之現象，以民德爲之因。今之民德則猶是也。其因未變，則得果又何從殊乎。國家欲爲根
本計畫，如賦稅統系教育改良之類其事前皆須有無限豫備之手續。而今之人則欲一蹴而幾，又烏可得。少年
人大抵狂於聲色貨利之際，卽其中心地稍淨者，亦聞一偏之說，圖薄古昔，而急欲一試，以謂必得
至效。衷情見勢屈，始悟不然。此時卽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邪。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
第一又以民生困苦……爲慮，謂此爲革命最切原因。法之爲法，正亦坐此。不知者乃一切委之人事。

不知人事亦其果耳。沈幾觀變之士，策其勢之所必趨，而有以善持其敵，則如遇颶之舟，幸而出險，昧者當之，瞽然一切，循其故軌，甚或以苟且之小智當之，必無幸矣。爲今之計，則世局已成，雖聖者亦無它術，亦惟是廣交通，平法政，勤教育，以聽人人之自謀。蓋物競天擇之用，必不可逃，善者因之，而愚者適與之反，優劣之間，必有所死，因天演之利用，則所存者皆優，反之則所存者皆劣，願劣者終亦不存，而亡國滅種之終效至矣。同上第二

在中央教育會演說讀經當積極提倡。林耀華殿復社會思想注又謂學校讀經自應別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

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亦不必悉求領悟。至於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課本之中，與讀經不妨分爲兩事。蓋前者所以嚴古尊聖，而後者所以達用適時……士生蛻化時代……依乎天理，執兩

用中，無一定死法，止於至善而已。四〇此說本在三年因類出此

十二月六十一初度，韓生以詩見寄，次三十六韻爲答，詩曰：成毀相因果，賢愚孰判分。立誠斯感物，執象總迷真。緬昔承平日，繫余澹蕩人。所嗟聞道晚，常恐受恩深。釃飲津沾水，燕居二十春。涓塵忘海岳，高下信乾坤。明發求無忝，生涯識有羣。萬間懷夏屋，一得永宵欣。學有今茶蔗，曾無夙怨恩。渾

渾時見極。九九或疑神。亦欲新民德。相將討國聞。裘成千腋集。書及萬言陳。敢謂恩無數。方期德有隣。由來一燭火。不徹百重昏。積毀驚銷骨。羣吹起沸塵。不成一戰伯。徒使萬方噴。輸幣仍前貫。回鑿祇舊云。普天呻負擔。剗地見創痕。豈謂圖強法。翻成失國因。朕言真不再。大患乃無身。末命馮虛几。皇圖集近倫。龍飛羣首見。螻屈幾人伸。伊傅原難降。研桑不易尋。運丁千世厄。民疾一夫尊。廩廩持三祀。暝暝隸八垠。平安望燧火。慧孛犯星辰。轍債貪人敗。言厯學子誅。早知民最貴。不必古能循。浙米非前甌。成風少妙斤。虛傳馨邗治。直作縱妖氛。眼閱滄桑換。心驚甲子新。元黃猶未已。衰白日交臻。吉語徵朋友。憂端悸夢魂。新知待培植。舊德願終純。莫動扁舟興。羣扶大正輪。因公惠佳什。爲數

鯉魚鱗。病壺堂詩鈔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一千九百十四年先生六十二歲

一月二十六日。政治會議議決約法會議組織條例。旋先生被舉爲約法會議議員。據陳慕志

梁任公主庸言報。苦督先生爲通論。先生嘗謂自盧梭民約風行。社會被其影響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從其法。然實無濟於治。蓋其本源謬也。因作民約平議以應之。據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

札節鈔 第三 其大指謂自繇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此也。夫言自繇而日趨於放恣。言平等而在反於事實之發生。此真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爲之本基。其間籀取公例。則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鄉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演繹之。及其終事。罔不生心害政。盧梭之民約論出。以自然平等爲天下號。適會時世。民樂畔古。而盧梭文辭。又偏悍發揚。語辨而意澤。能使聽者入其玄而不自知。顧所謂民居之而常自繇常平等者。盧梭亦自言其爲歷史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後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託邦之政論而毒天下乎。况今吾國人之所急者。非自繇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繇。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至於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爲平國要素。而見於出占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何如。往往一衆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於獨夫。而亦未必遂爲專者之利。是以其書名爲救世於窮簷編戶。嫗煦煥咻。而其實。則慘礲少恩。恣睢暴戾。庸言報第二十五六兩期合本其說本之英哲家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 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en 一文。章士釗甲寅雜誌存稿讀嚴氏民約平議於民約

論之利弊及歐洲政治思想變遷源流均論之甚詳。嚴復的翻譯

五月簡任先生爲參政院參政。據陳志

七月歐洲戰起。先生以爲其影響之大。殆非歷史上人所能夢見。從此中國舍自盡其力而外。別無可爲。或亂或治。或存或亡。殆非一昔之談所能盡也。德意志聯邦。自千八百七十年來。可謂放一異彩。不獨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奪英法之席。而國民學術。如醫如商如農如哲學如物理如教育。皆極精進。乃不幸居於驕王之下。輕用其民。以與四五列強爲戰。而所奉之辭。又多扁義。不爲人類之所通曉。……自鄙所觀察言之。則德不出半年八月。必大不支。甚且或成內潰。小而比之。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項羽。卽勝鉅鹿。卽燒咸陽。終之無救於垓下。德皇卽殘比利時。卽長驅入巴黎。恐終亦無補於危敗也。蓋德皇竭力繕武二十餘年。用拿破崙與其祖維廉第一之術。欲以雷霆萬鈞之力。迅雷不及掩聰。用破法禽俄。而後徐及於英國。故其大命懸於速戰而大捷。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 Triage 之致死爲抗也。與人之節節失敗也。至於今。襄所期於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遙遙而未達。謂巴黎之破 而比法乃皆遷都矣。英人則節節爲持久之畫。疎通後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

不許單獨媾和。曹劌以一鼓當齊之三。以謂彼竭我盈。英人之術。正復如是。至於德人軍術之精。器械之利。彼固早知其如此矣。吾輩於二國之間。固亦無所左右。特今日之事。實爲德人深惜。又嘆帝制之可爲而不可爲耳。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沈鷲。由是觀之。最後壇場。可預計矣。學術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〇案第六書云德之君民搏心壹志者三十餘年決以武力與列強相見可謂壯矣獨惜所敵過衆恐舉鼎者終至絕贖吾輩試思國若英法俄者豈能中涂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戰勝之條件乎是以德人每勝則戰事愈以延長此固斷然可知者耳與上書略相同有精義附此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籍口英日與國。向德宣戰。攻青島。九月二十六日。強占我濰縣。十月六日。竟進占我濟南。先生聞耗。慨然曰。爲中國計。除是於古學宋韓侂胄。於今學清之徐桐。則舍忍辱負痛四字。無他政策。夫云山東禍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機。使之無所藉詞。則彼雖極端野蠻。終有所限。以俟歐洲戰事告息。彼時各國協商。而後訴之公會。求最後之賠贖。無論如何。常較今之不忍憤憤者爲勝耳。吾豈佞佞倪倪。但謀國之事。異於謀身。通計全盤。此時決裂。萬無一幸。第一存於財力。其次存於兵械。其次海軍。其次稍練任戰之陸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戰者。嚴復必不忍爲是言也。試問雌弱

之辱方之萬劫不復爲何如。國民果有程度，則死灰之然，當尙有日。如其不然，戰而徒送國民於濼壑，誠何益乎？社會情狀寂寂沈沈，恐此時政要其如此無識之民，發揚蹈厲，轉害事也。同上第六

時國家危機四伏，先生建議導揚民國精神案，忠告政府方鍼，自謂苦無可期實效之辦法。中央財政尙是補苴，教育置爲後圖，根本不牢，極爲可慮。學衡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七

譯衛西琴 Dr. Alfred Westharp 中國教育議 庸言報第二卷第三至第四號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 一千九百十五年 先生六十三歲

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我政府提出五號二十一條要求。先生曰：倭乘羣虎競命之時，將於吾國求所大欲，若竟遂其畫，吾國誠破碎，願從其終效而觀之。倭亦未必長享勝利。如此謀國，其眼光可謂短矣。倭雖島國，卅年以來，師資西法，顧所步趨，專在獨逸。甲午以還，一戰克我，再役勝俄，民之自雄，不可復遏。國中雖有明智，然在少數，不敵衆力。又國誠貧，見我席腴履豐，廓然無備，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爲最險也。雪恥吐氣，固亦有日，然非痛除積習，不能。蓋雪恥必出於戰，戰必資器，器必資學，又必資財。吾人學術既不能發達，而於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偷豪奪之私，如是而增

國民負擔。誰復甘之。即使吾爲國家畫一奇策。可得萬萬之貲。以爲擴張軍實之用。而亦不勝當事之貪情慾望。夫如是。則又廢矣。草衣木食。潛謀革命。則痛哭流涕。訾政府爲窮凶極惡。一旦竊枋自雄。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國民。雖爲強者奴隸。豈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除却綜名覈實。豈有他涂可行。試觀歷史。無論中外古今。其稍獲強效者。何一非任法者邪。管商尙矣。他若趙奢吳起王猛諸葛漢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隨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儒者。學衡七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九〇案第八書大略相同又曰。頗聞要求條件。乃日本海陸軍人黨所爲。政府亦知其危險。顧欲保勢力權位。遂爲所牽。其說盡信。去年德之趣戰。彊半亦軍人黨所催成也。大抵尙武之國。每患此弊。西方一德。東方一倭。皆猶吾古秦。知有權利。而不信有禮義公理者也。德案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謂戰爲人類進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殺。尤爲暢口。顧以正法眼藏觀之。殊爲謬說。戰真所謂反淘汰之事。羅馬法國則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則如是國種。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則如是學說。必不久行。可斷言也。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說。一是趁此時機。使日得華。猶英得印。一是懷於白種之橫。自命可爲導師。欲提挈中國。用中

國民命錢財以與白橫相抗。不知二說實無一可舉國成狂。而後有此段使今番之事。彼偶然一意徑行。則恐歐洲列強。至竟無奈彼何。而美人藉口孟祿主義。亦必退縮。然則日本求所大欲。行且逕得之與。曰必不然。彼之所為。將徒毀中國而無所利。而數年之後。行且與中國俱亡。徒為白人增長勢力而已。至於吾國今日政策。捨忍辱退讓四字。亦無他路可由。妄交一鋒。浪發一彈。政皆隊其計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萬在吾國境。然使我處處退讓而不允許。則不知彼將如何開戰交鋒也。即使渠欲殺欲奪。是固難忍。然一思戰後喪亡。較此為多。且與以口實。則難忍者或亦可忍。彼之所為。既極無理。則吾極力使負不武無道之名於五洲。而後日方長。尚有算帳地步耳。故此乃最後之著。其法歐洲勃牙利嘗一用之。私心竊冀或不至是耳。同上第十一又曰。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闇。人才之乏為最重。中倭交涉。所謂權兩既而取其輕。無所謂當否。……若政府長此終古。一二年後。正難言不與敵以間隙耳。大總統固為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平情

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財匱民窮。欲政府爲根本救濟之法。殆無其術。何則。觀其舉措。彼方戚戚以斷炊破產爲憂。刻意聚斂。以養軍爲最急之事。尙何能爲民治生計乎。教育強國根本。而革命以後。所謂不特彈無。聽亦無矣。同上第十二

先生與馬□□□伍□□□繙繹歐戰緣起進呈同上第十

四月。先生被聘爲憲法起草委員。據同上第十三及現代中國文學史自謂聊應故事。仰觀天時。俯察人事。未必有借

大制作。同上第十三

先生自歐陸開戰以來。於各國勝負進止。最爲留神。一日十二時。大抵六時皆看西報及新出雜誌。

同上第十三每摘要論述。送公府備覽。積年餘。至數萬言。俱未留稿。嚴譜以爲德意志國力之強。固可謂生

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面。敵三最彊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羅荷爲俄守。海上無一國敵。殖民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奧所亡地。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詐不得入尺寸者。

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卽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勃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爲易與。至今始舉國憂竦。念以全力注之。尙不知最後之效果何若也。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爲會同。於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爲高炸。取締工黨。向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衽兵革。嬭女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爲何等強對。大可見矣。故嘗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後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盛。不獨吾輩遠東之民。不關其實。卽彼與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際也。使彼知之。則英人徵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如出歲明矣。且由此而知國之彊弱無定形。得能者爲之教訓生聚。組織綢繆。百年之中。由極弱可以爲巨霸。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顧自伏烈大力以來。卽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崙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沈。千八百七十年累勝之餘。一躍千丈。數十年摩厲以須。以有近今之結果。其國家學說。大抵以有強權無公理一言蔽之而已。雖然大橫。計自師興以來。其恃強而犯國際人道之大不韙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壞比中立而外。其於軍事。實無何等

之利益。傲然行之。實不審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盡……今日東面雖屢勝俄。而其死亡極衆。就令已破瓦駭。然如向俄之得普塞。繁盛都會。化爲瓦礫之場。無益勝算。而俄之戰線未斷。捲土重來。已時日事。英法凝然不動。而舉國組織。趕製軍火。以瓦駭委之。意可知矣。與熊純如

書札節鈔
第十三

八月初。公府憲法顧問美博士古德諾 Godnow 忽著共和與君主論。發刊於某報。首陳君主與共和之利弊。末言中國以用君主制較爲合宜。高勞帶制運。助始末記。後三日。參政院參政楊度訪先生於西城舊刑部街之居。修陳其比來籌憲之利……云以是知吾運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圖。必當如願。近謀組織一公司。朋輩爭相附股。羣思託蔭於吾。冀有所膏潤。先生聞度言之津津。若有至味。頗不識其何所取意。次日度復相過。問見古德諾君主論乎。曰見之。問公視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國臻於富彊興盛乎。先生喟爾而言曰。此一時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頃。清室曾頒布憲法信條十九。誓以勿渝。僕於其時。主張定虛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忱於王統之垂絕。幸續十九信條。必將守之惟謹。不敢或背。而君臣之義。未全墮地。內外百官。猶有所懾。國事之壞。當不致如今日。

之甚。或得如英國國君端拱無爲而臻於上理。未可知也。度曰：惟然。我將與同志諸人擬設一會。名曰籌安。專就吾國是不宜於共和。抑宜於君主。爲學理之研究。古德諱引其端。吾等將竟其緒。國中士庶。向惟公之馬首是瞻。請公爲發起人可乎。先生矍然作色曰：適吾所云。不過追維既往。聊備一說。國經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繫者。厥維人主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既成覆水。貿然復舊。徒益亂耳。僕持重。人所共知。居恆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爲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爲僕所不取。國家大事。寧如奕棋。一誤豈容再誤。據侯疑始洪憲舊聞籌安盜名記吾國之宜有君。而與尸征凶。此雖三尺童子知之。學衡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四而所難者。孰爲之君。此在今日。雖爲聖者。莫知所從。學衡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四度驥之曰：公會不聞之乎。德皇威廉一再語梁松生公使。哀芸臺公子。案梁士詒袁克定中國非君主不治。長此不更。爲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誠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詎尙見不及此。且吾輩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應否規復之議。一決吾輩之責任已畢。若夫實施。別有措置。爾時水到渠成。尙何疑憚之有。先生又曰：若然。則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勢力

是視何嘗有待於研究哉。籌安盜名記度乃以大義相劫。正色告曰。政治之弛張。不本之學術。於理未融。

即於情不順。公宿學雅望。士林瞻仰。既知共和國體之無補於救亡。即不宜苟安聽其流變。李衡八期與熊

純如書第十四又云。此會宗旨。止於討論國體宜否。不及其餘。就令反對君憲。亦成表見。意態勤懇。與熊書第十四

先生乃曰。籌安會足下必欲成之。僕入會為會員。貢一得之愚。固未嘗不可。特以研究相號召。度不

能強人主張以必同也。籌安盜名記度不待其辭之畢。與熊書第二十二遽起告別。尋語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鵬程

萬里。行且搏扶搖上青天。吾不已告公籌安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從。无觸總慮天闕也。

先生至是始悟昨之侈言籌安。意在風喻。為今日遊說張本耳。案殿譜云。頃城袁氏有稱帝之意。屬遣人來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

國民智卑。卑號為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改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滔滔。流為荆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為事實上所

不可能。必欲為之。徒滋糾紛。實非國家之福。不特於袁氏。明日度具柬邀先生晚飧。東叙同坐。則孫

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姓名赫然在焉。皆度所要結以發起籌安會者也。先生以疾辭。度復相遇。

先生固辭不見。度快快去。夜逾半。度忽遣使以書來。謂籌安會事實告公。蓋承極峰旨。與公商榷。極

峰諭。非得公為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少縱。即逝。發起啓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

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示矣。侯疑始秘書云此函侯官尙藏諸函笥先生得書倉卒不知所爲召弟子侯疑始秘書

商應付。矢言不勉強附和。秘書曰。先生既不勉強附和。唯有登報聲明盜名而已。然彼既欲假先生

爲用。必脅以強力。卷以罔羅無疑。先生能乘夜潛逸乎。先生踟躕久之曰。吾年且耄。而哮喘時作。張

儼望門投止。殊非所堪。秘書乃謂盜名不妨聽之。但始終勿與聞其事可矣。明哲保身。先聖所取。是

非歷久自明。天下終當爲先生諒也。先生意遂決曰。吾心可告天地。縱被莽大夫之名。庸何傷。矧有

侯邑在。子雲心事不患不大白於後世。吾從子言矣。明日籌安會啓事出。而先生列名發起人第三。

關者啓門晨出。卽有荷槍壯士。鵠立其間。詢之。則謂長官恐匪黨或相擾。遣來守護也。籌安盜名記既度

又以書來。謂極峰開公與會。極深歡悅云云。於是先生益知其事之必不軌於正矣。與熊純如書札第二十乃

杜門不出。籌安會召議事。輒稱疾謝之。據籌安盜名記自嘆年老氣衰。深畏機阱。當機不決。虛與委蛇。款聲

爲累。無勇怯懦。自愧古賢而已。與熊純如書札第二十籌安會發起之後七日。梁任公刊一文於報曰。異哉所

謂國體問題者。據欽冰室文集卷五十六國體戰爭躬歷談於帝制有異議。其論一出。風動海內。而袁世凱謀所以折其

議者。迺以爲非先生莫屬。署券四萬金。令內史夏壽田持以謁先生。請爲文以難梁氏。先生卻其幣。

告壽田曰。吾苟能爲。固分所應爾。若以貨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見命之意也。容吾徐圖之。以報命。壽田唯唯退。而先生得要脅之書。無慮二十通。或風以利害。或脅以刺殺。或責以義不容辭。而詭稱天下屬望。所署姓字。真僞不得知。要皆謂先生非有以折梁氏而關其口不可。先生籌慮數日。乃詣壽田。舉所得諸函示之。曰。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惟吾思主座命爲文。所祈以祛天下之惑。而有裨於事耳。閩中諺云。有當任婦言之時。有姑當自言之時。時勢至今。正當任婦言之。吾雖不過列名顧問。要爲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縱極粲花之能事。人方視之爲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轉爲人藉口。吾以是躊躇不輕落筆。非不肯爲也。爲之而有裨於事。吾寧不爲哉。至於外間以生死相恫嚇。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壽田以白世凱。世凱知其意不可奪。駁梁氏之文。乃改命孫毓筠爲之。舞安盜名記及現代中國文學史居數月。又遣人請爲文勸進。先生知其意堅。無從挽救。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顧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言。欲吾爲文。吾將何從著筆耶。自是之後。謝客不與外事。據嚴嘗語人曰。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

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爲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顧民意之於吾國。乃至難出現之一物。使不如是。則共和最高國體。亦無所謂不宜者矣。與熊純如書札第十四 至冬

氣喘常作。嚴英人多辣司云。世凱苟具卓犖之識。積學如嚴先生。正不應牽令入政治漩渦。摧毀國

之精英。然未嘗以不如己意而殺其身。賢於貴國古代奸雄遠矣。籌安盜名記

十二月。袁世凱定明年改帝號。時梁任公弟子蔡松坡都督錫走雲南。連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宣告獨立。稱護國軍。任公走廣西。說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響應。其後各省繼起。

中華民國五年丙辰一千九百十六年 先生六十四歲

三月。袁世凱下令撤消帝制。獨立各省。要求袁氏退位。國人怒其稔惡。都以亟去之爲快。先生意不然。曰。海上黨人。聯合雲貴。函電旁午。皆以要求項城退位爲宗。願退位矣。而用何等手續。彈壓方面。使神州中國得以瓦全。則又豪無辦法。故復常謂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遽起憤爭。而跡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爲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爲旁睨眙匿之傀儡。以云愛國。邊乎遠矣。夫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爲之。至

於此極。彼項城固不得爲無咎。而所以使項城日趨於專。馴至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衆兩院之擣亂。靡所不爲。致國民寒心。以爲寧設疆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後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爲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籌安會之起。楊度強邀。其求達之目的。復所私衷反對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旣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卽亦無以自解。惟是公於取消帝制之後。復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何則。明知項城此時一去。則天下必亂。而必至於覆亡。德人有言。祖國無上。爲此者。一切無形有形之物。皆可犧牲。是故吾之不去。吾之不勸項城退位。非有愛於項城也。無他所重在國故耳。夫項城非不可去。然必先爲其可以去。蘇明允謂管仲未嘗爲其可以死。其於國爲不忠。使項城而稍有天良。則前事旣差。而此時爲一國計。爲萬民計。必不可去。而他日旣爲可去之後。又萬萬不可以留。蓋使項城今日而去。則前者旣爲其不義。而今日又爲其不仁。使項城他日而留。則前者旣爲其寡廉。而他日又爲其鮮恥。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夫項城所處地位如是。而區區之言。稍有一當。則海內舉凡愛國之士。所以衛護項城者。今日宜如何。而戰禍已弭。亂事旣平之後。所以重整社稷。實

行立憲者何若。可以不煩言而解……嗟嗟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爲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爲導師以爲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衆人視之。以爲福首。而自僕視之。則以爲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羣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賢之士。愀然恒以爲難。不敢輕以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於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自時務報發生以來。前後所主任雜誌。幾十餘種。而所持宗指。則前後易觀者甚衆。然此猶有良知進行之說爲之護符。顧而至於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憫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羣然爭爲破壞矣。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祖宗之所式馮。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爲何如。所常之沮力爲何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已則消搖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爲恥。夫口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邪。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爲太過。而狂謬

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爲南海作辨護也。至於任公。則自竄身海外以來。常以摧剝征伐政府爲唯一之能事。清議新民國風。進而彌厲。至於其極。詆之爲窮凶極惡。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學略有所知。遂若舊制一無可恕。其辭具在。吾豈誑哉。一夫作難。九廟遂隳。而天下洶洶。莫誰適主。蓋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心稍萌見矣。依是薰穴求君。思及朱明之恪孫。及曲阜之聖裔。乃語人曰。吾往日議論。止攻政府。不詆皇室。夫任公不識中國之制。與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謂枉讀一世之中西書矣。其友徐佛蘇曰。革命則必共和。共和則必亡國。此其妖言。殆不可懺。而追原禍始。誰實爲之。今夫中國立基四千餘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尸成山。流血爲渠。古聖賢所以嚴分誼而威亂賊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發之初會孟津而復散歸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後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爲物。常擇於兩過之間。見文集第五卷法哲韋陀虎哥有言。革命時代。最險惡物。莫如直綫。見所著書名九十三年者。任公理想中人。欲以無過律一切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於最險直綫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採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猶能與之。彼有清多臯。至於末造之親費用事。

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誰不知之。然使任公爲文痛詈之時。稍存忠厚。少斂筆鋒。不至天下憤興。流氓童蹶。盡可奉辭與之爲難。則留一姓之傳。以內閣責任漢人爲立憲君主之政府。何嘗不可做到。然則統其全而觀之。吾國所全。顧不大邪。而無如其一毀而無餘何也。至於今日。事已往矣。師弟翩然反國。復視鄉粉。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爲海內之鉅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羣倫。而有清之社。則已屋矣。中國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蘇之妖言。大慮終無可懺。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孰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康梁之於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願其慎勿四摘耳。夫袁氏自受委託組織共和以還。跡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滿意者何限。願以平情冷腦。分別觀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則。國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單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則與前之力亡滿清正同。將又鑄一大錯耳。愚故謂使國有人。而以存國爲第一義者。直此袁氏孤危戒愆之時。正可與之爲約。公選穩健之人。修約法。損其政權。以爲立憲之基礎。……似較之陽爭法理。陰擢利權。或起於個人嫌隙之私。似有間也。學術八期

與熊純如書札
節鈔第十八

又曰。項城末路如此。亦意中事。所謂帝制違誓種種。特反對者所執之辭。而項城之

失人心。一敗至於不可收拾者。固別有在。非帝制也。就職五年。民不見德。不幸又直歐戰發生。工商交困。百貨蕃騰。而國用日煩。一切賦稅。有加無減。社會侈靡成風。人懷非望。此卽平世。已不易爲。乃國體適於此時議更。遂爲羣矢之的。且項城自辛亥出山以來。因緣際會。爲衆所推。遂亦予聖自雄。以爲無兩。自參衆兩院搗亂太過。於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約法。於法理本屬無當。而當日反對之少。無他。冀少獲救國之效已耳。而誰謂轉厚項城之毒乎。……

扳附之徒。變本加厲。以運動爲正法。以粉飾爲成功。極峰自詭。行且卽真。對於羣下。詞色並異。惡異已而親導諛。而事勢遂陷於不可挽救之域矣。學術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九又曰。夫僕之不滿意於洵上。而料其終凶。非一朝夕之事。……自庚子以後。十餘年間。袁氏灸手可熱之時。數四相邀。而僕則蕭然自遠者。可以見矣。辛亥改步以還。滄海橫流。瞻烏誰屋。其竊精政界者。所謂援止而止。援止而止者。不屑去也。……去秋。……事之初起也。僕固泊然而攀龍附鳳者。勢不可當。不獨主帝制者。幾於通國一致。卽謂皇帝非洵上莫屬者。亦繁有徒。威脅利誘者。固未嘗無。而發於本心。惟恐不得與贊成之數者。亦接跡而踵起。何則。人心趨利。而附羶者衆也。當是之時。使洵上願謾誓言。聽民表之自

擇而禁制羣下之發縱。則進退綽然……老氏不云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惜乎。洄上之未聞此義也。及乎滇黔執言之後。中央行事。幾於無舉不乖。迨夫茲春。已成不可復挽之局。洄上勢成騎虎。而南中首事者。雖爲暫行息爭之思。而權力又不足以指揮羣黨。夫事勢至此。一姓一黨之利害存亡。均不足道。而禍之所中者。必在吾國。深恐求瓦全而猶難。此僕所蚤夜驚心而不知死所者也……此時欲洄上之去者。不獨南方諸公已也。卽馮李靳段諸帥。以至新立之內閣。亦皆以洄上之去爲目的者。其未加迫脅者。求勿亂也。蓋項城之反對衆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日本。洄上之危機夥矣。而莫厲於暗殺之傳言。惟日本反對。故財政無復活之機。而百爲皆廢。梁士詒倡停止付現之院令。蓋以逢洄上之意。欲取中國銀行預備金。以爲濟急之計。乃京漢而外。舉不奉令。則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爲益熱益深之敗著。餘則無論何塗借款。日本皆爲力敗之。夫財爲養命之原。小己已然。而國家尤甚。洄上自就職以還。於中交兩行。其虧負顯然可指者。過四千萬。而黯昧通挪。經梁士詒葉恭綽爲之騰擢者。尙過此數。夫吾曹終日憂嘆。爲國懷破產之愆。而洄上則長作樂觀。泥沙揮霍。小人逢長。因而啜汗促嘗。是其宜敗久矣。且……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

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黃遠庸。海宇譁然。皆以爲洄上之所主使。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滅口之故。忍於出此。則羣下幾何其不解體乎。事極冥昧。非經正式裁判。吾曹固不欲遽以爲真。然卽此謠傳。已足致衆叛親離之惡果。又况段祺瑞去秋辭職之後。數見危機。寢饋之間。不遑寧處。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嗟夫。洄上父子之間。廬十餘人耳。左右雖親。炎涼變態。利盡則交亡。卽欲長此不去。誰與共排難乎。夫求之財政。則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此雖以魏武劉裕當之。殆難爲力。矧乎非其倫耶。且洄上自就職以來。於中國根本問題。豪末無所措注。卽以治標而論。軍旅素所自許。而悍兵驕將。軍實戰械。皆未聞有統一之規。至於財政。則比之清世。尤爲放紛。加之景響歐戰。民生蕉萃極矣。是以前有速了瓦全之論。蓋吾曹以安國爲前提。又以袁氏席已成之勢。姑予終任。所全必多。國安而後。徐圖所以更始者。或有望也。惟今此節。旣不可爲。固以洄上早去爲最利。而後顧茫茫。或因此而成亂局。亦吾國運與吾民程度。應歷之境界。天實主之。無如何也。

同上第
二十

寓書袁世凱爲策萬全勸其謝事歸隱

譚安盜名記○案
原書見輿論報

六月六日袁世凱以羞憤病歿。先生聞之曰：今日如此下臺，未始非天相吾國，亦未始非洄上之幸也。但所可憂者，吾國政界，往往應於俗諺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今日隔礙，似不在南中起義發難諸公，而在海上五花八門之諸政客。渠輩今日所要求者，一規復中山之約法，二召集洄上所解散之參衆兩院，三懲治帝制禍首。此其用意，不察可知。他日走到極端，自然反對遽起，又成武力解決問題。山谷詩云：夜來已是風和雨，更着遊人撼落花。從此吾國之有存者幾何？同上二 世凱之歸槨也。先生哭之以詩云：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羣盜，彌天賊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爲辨賢奸。又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灑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蒼嵩室暮，極眼望雲駟。又夙承推獎分，及我未衰時。積毀能銷骨，遺榮隻拂衣。顛持終有負，垂老欲疇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瘡壘堂詩集卷下 於時長江巡閱使張勳有復辟之倡，先生聞之曰：此議果行，大非舊朝之福……又曰：此類軍人，亦惟在中國始能存立耳。稍與節制師遇，無不披靡。日本有某將官嘗言：軍人娶得美妻，殖產至數十萬金，其人卽非軍人。然則歌童舞女，列屋環侍，儉糧蝕餉，至數百千萬，其人尙有軍人資格耶？學術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二十一 又曰：復嘗謂奉新諸人，其爲

物本是不容於堯舜之世。然當倣擾否塞之秋。有時翻有一割之用。辟如礪石大黃。本爲有毒。而痰亂者。乃非此不蘇。至於耗斲元氣。不及計矣。……人謂方今世界大通。歐化輸入。如風如潮。莫可遏止。吾國遊學東西者。歲達萬人。劣敗優勝。此宜代興。雖吾亦以爲應尔。然所可異者。外國報章。於此類新進。往往排擊不遺餘力。以謂全顧私利。必禍國家。而於吾人所深惡痛絕之項城。則倫敦太晤士。於其死日。登一極長論說。謂惟此人。能了東方之事。惜其無祿。而不知中國之亂何時已也。其論調之不同如此。此其故亦可深長思矣。往者突厥。羣稱近東病夫。至十九稜末造。毅然變法。於是少年突厥之特稱。列邦拭目。觀其變化。僉謂自茲歐亞接壤中間。將必有崛起之疆國矣。顧乃大謬不然。數年之間。埃及巴爾幹羣屬幾盡。而最後乃不量德力。爲維廉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繪輿圖。不獨歐洲必無回部。卽在安息大食之間。亦不知佔得幅員幾許。是故變法而興者日本也。變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時地利人事三者。交匯以爲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欲矢口高論耳。若奉新與類乎奉新者。固將有最後之失敗。歸天然之淘汰。然此物之能存立於吾國者。與鹵莽滅裂之新黨。猶陰陽二電然。使陽者不消。則陰者亦無由退。此又決然不待蓍蔡者矣。吾輩託生東方。天賦以

國。國者其尊如君。其親如父。今乃於垂老之日。目擊危亡之機。欲爲挽救之圖。早夜思維。常苦無術。又熟知世界大勢。日見半開通少年。於醉夢中求漿乞酒。真使人所死不得。所絕對不敢信者。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存立。梁新會亦謂共和必至亡國。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斷然無善術。嗚呼。今乃知當日肆口擊排清室。令其一毀無餘者。爲可恨也。同上二 七日副總統黎元洪代爲總統。八日都下盛倡懲辦禍首。不分皂白。同上三 林琴南孝廉涕泣迫先生宵遯。先生慨然曰。

吾俯仰無愧怍。雖被刑。無累於吾神明。庸何傷。夷然處之。家人強舛籃輿登車。始至天津。暫辟。籍安

記 謂所親曰。生平浪得虛名。名者造物所忌。晚節末路。固應如此。不過人之爲此。或得金錢。或取好官。復則兩者豪無所有。以此豪禍。殊可咲耳。學術十期與熊純如 然當路固知先生之不與謀也。徵

之清議。亦殊爲然。故緝治籌安肇首。先生不與焉。籌安盜名記 ○案先生致馮國璋書云。當籌安會

待鄙人之諾。夕來相商。晨已發布。我公試思。當此之時。豈復有鄙人反抗之地耶。近者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尙幸芝老知其真實。得及寬政。不然復縱百口。豈能自辯於此事。首末言之甚賅。附此。

時參謀長段祺瑞將受命組閣。先生遺書勸其承認袁氏未帝制以前一切之號令。法律爲有效。而後急組機關。議定可久之憲法。更依新定之選舉法。以召集國會。與國人一切更始。段氏意頗動。而

後不果行。學衡十五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四十一黎段二氏國人皆推長者。謂其可息世囂。夷大難。現代中國文學史先生

獨曰。黃陂良愿有餘。於政體國是。民情外勢。皆無分曉。以傀儡性質。兼負乘之譏。覆餗債車。殆可前

決。段氏堅確。政見較黎爲高。然愛惜羽毛。無爲國犧牲一切之觀念。學衡十二期與熊純如書節鈔第二十七又曰。吾國

際陽九百六之運。當人欲極肆之秋。黎段兩公實皆不足撐此政局。當洄上謀鼎暉臺。兩人之聲譽

極高。而不佞早知其不逮……可知邦基隍杌。其能閔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勵勵守正

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有以集事。當是之際。能有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卽不然。曹操劉裕

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漂搖。干犯名義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頑梗。使大多數

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語若對衆宣揚。必爲人人所唾備。然仔細思量。更證以歷史之

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同上第八又云。讀遍中西歷史。以爲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閭儒人。下

爲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爲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

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意者也……夫國亂如此。北系經一番酣象之後。既

成莫氣而無能爲。彼輩當此之世。所統軍隊乃身家性命所託。而任其腐敗不可用。如則使有政黨。彼浙江一閩。朱瑞卽無容身。此曹尙不足稱強盜。直羊豕鷄狗已耳。

焉以其魄力盤踞把持。出而爲一切之治。誅鋤異己。號令由於一門。人曰此暴民專制也。而吾則曰。猶有賴焉。而乃主張悖謬。貪酷無厭。假令一旦異己者亡。而彼族之中。又乖離分張。芽孽萌動。而爭雄長矣。夫盜賊匪人。豈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國。不益遠乎。此吾國前途所爲可痛哭也。……不佞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掃軌。自力不能。唯有浩嘆。向使年廩知命。抑雖老耄。將鞭弭囊鞬。出而從事。殺身亡家。所不顧耳。同上第二十三冬。氣喘復烈。嚴譜英吉利公使朱邇典反國。先生往送之。與談朝

局。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見尉曰。嚴君。中國四千餘年。藩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於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卽復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弗悲。先生聞其

言。稍爲破涕也。學衡十三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三十四

是年。手批莊子。嚴譜先生嘗言平生於莊子。累讀不厭。因其說理語語打破後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範圍。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矣。莊生言儒者以詩書發冢。而羅蘭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幾多罪惡。假汝而行。甚至愛國二字。其於今世。最爲神聖矣。然英儒約翰孫有言。愛國

二字有時爲窮凶極惡之鐵礮臺。可知談理論一入死法便無是處。是故孔子絕四而釋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尙應舍。何況非法。學術十二期與熊純如書札真迹云平生喜讀莊子於其道理唯唯不不每一開卷有所見則隨下丹黃馬通伯借去不肯還乃以新帙見與己意亦頗映映今即欲更擬進退不可知又須費一翻思索老來精力日短恐不能更鑽故紙矣是先生原有批本此則爲第七次先生族子步韓云此稿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未行世燬於一二八日寇之役此書一厄於攘奪二厄於兵燹惜已聞尙有副本他日尙能印行也

中華民國六年丁巳十一月九日 先生六十五歲

二月一日德意志政府宣言列國將用無限制潛水艇戰爭。美利堅勸與絕交。當路雖抗議。意猶首施。先生則主張加入協約。曾於公言報著論一首。持此議謂人曰。歐洲戰事日烈。德自協約國拒其和議後。乃以潛水艇爲最後圖窮之匕首。事近忿兵。殆難爲濟。春夏間將必有最劇烈之戰事。屆時孰爲長雄。當較易決。但兵事一解之後。國土世局。必將大異於前。而遠東諸國。亦必大受影響。此時中國如有能者抱舵。乘機利用。雖不稱霸。可以長存。假其時機坐失。則受人處分之後。能否成國。正未可知。不成國。則輿區地產。將必爲他人所利用。而長爲牛馬。望印度且不可得。况其餘乎。學術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 又曰。夫中國於膠州一事。已授德國口實。今者又起抗議。故使德人而勝。即如此中

止其執辭仇我。正與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濟乎。至於協商一面。更緣中止而開罪益深。轉不若前弗抗議之爲愈矣。甚矣閻儒之人。真不足與計事也。若察歐洲戰勢。德人乃處彊弩之末。潛艇雖烈。不足制英人死命……轉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劇烈戰爭。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奧之卽敗。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則最終勝負。儼然可觀。同上第七又曰。日本自變法以來。其建國宗旨。法律軍伍。乃至教育醫療諸事實。皆以獨逸爲步趨。以戰爲國民不可少之聖藥。外交則尙夸詐。重調偵。其教民以能刻苦厲競爭爲本事。屬利國。雖邪淫盜殺。無不可爲。凡此種種。皆奉德教以爲周旋者也。廿載以遠。國以大利。其聯英仇德也。乃邀利乘便之所爲。遂蒙殺羿。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亦非崇拜親愛英人。而後與之聯盟携手也。總之。東方日本。其野心與德正同。平日自言其國。每十年斯與人作戰一次。其學校諸生。畢業後遊於人國者。大抵皆偵探也。德國兵謀之一。自十四年歐戰發生。其始德人原操必勝之畫。天不假易。至今無成。而英法以方盈之勢。當德國就竭之兵。循是以往。且有不國之憂。又五洲譁然。以德之作戰爲背信野蠻。而犯公法。於是日本有鑒於此。稍稍有戒心。而陰懷變計。不然。則其國之東美西華兩民主。未有不承其看顧者矣。英名與

日聯盟而實際制之。觀於民國四年當項城時。英國所對於向我要求各條件之論調。可以見矣。吾國人看事最爲膚淺。且處處不是感情之奴隸。卽是金錢之傀儡。其程度真無足言也。本月二日。美總統威爾遜親臨國會。與德已宣戰矣。而吾國走到第二步之後。忽然中止。頗聞國會中黨派。尙有籍此時機。作種種顧黨不顧國之計畫。宣戰固爲正辦。然如此之政府國會。其能有益於國。不反害不。真未可知。同上三十八又曰德之政治。原較各國爲長。其所厲行。乃盡吾國申商之長而去其短。日本竊其緒餘。故能於三十年之中。超爲一等之強國。方事初起。鄙人亦願云德欲得志。當以速勝速了爲期。至馬蘭河之挫衄。而無成之局肇矣。及踰二年。則正蹈曹劌三竭之說。瓦全且難。遑論勝耶。東面之敵。俄謂以兵工之短。交通之難。固爲易與。顧其國土太大。德軍雖有展拓。無補終效。總之德之失敗。正坐當國秉成者之慮事不周。假威廉第二有畢士馬克之才。德之不至於此。殆可決也。年來英國屢經失敗。其自救而卽以救歐洲者。在幡然改用徵兵制之一著。否則至今尙未知鹿死誰手耳。……世變正常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涂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爲玉律金科。轉眼已爲

遺應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辟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試觀於年來英法諸國政府之廢。可以見矣。乃昧者不知。轉師其已棄之法。以爲至寶。若土耳其。若中國。若俄羅斯。號皆變法進步。然而土已敗矣。且將亡矣。中國則已趣敗軌。俄羅斯若果用共和。後禍亦將不免。敗弱特早暮耳。吾輩生於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過古書。而古人陳義。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雖然。其中有歷古不變者焉。有因時利用者焉。使讀書者。自具法眼。披沙見金。則新陳遞嬗之間。轉足爲原則公例之鐵證。此易所謂見其會通。行其典禮者也。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爲耐久無弊。尙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鑛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鍊而已。其次則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爲善爲惡。姑不具論。而爲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京中近來氣象愈惡……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百易人。不能治也。加入戰團。於德本謀無關出入。而以此爲大禍。而將蒙莫大損失者。乃在三四千寓華營業之德僑。此等素與吾國大賈軍官親密。今聞有此。則其大肆運動。

不問可知。其以德之勝負爲喜懼而反對加入者，皆以此耳。同上第三十九

入夏喘效稍差。先生自嘆老態日益侵尋，恐無久視之理。身生無益國家，即有所知，但存虛論。以此

頗自恨耳。少讀古人之書，立身行己，處處偏於消極，遂復不屑進取。洎今悔之晚已。同上十五期第四十一

六月一日有新星現於牛女之分，光芒煥發，過於一等星。先生曰：此自晚近星學家言，固若無與人

人事也。而其所可異者，獨見於此時而已。歐陸四年苦戰，死傷總數逾三千萬，宗教用其書之默示

錄語，疑世界乃近末日。抑救主有復臨之機。此自人心亂極思治，其然，豈其然與。痛墜堂詩集注

七月一日，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張勳擁遜帝復辟，旋敗。先生譏其本末並失，本失，劉幼雲萬公

兩輩爲之。至於標，則張勳自失之也。同上第四十二注 十三日，黎總統辭職，推副總統馮國璋爲大總統。

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先生謂嘗深測細審，歐戰之結局何若。終復不敢斷言，以爲他日將必有事

變出於人人所慮之外，而兩家之難勢，乃不得不解。即今而預言勝負，要皆明於此者，關於彼也。……

……兵動以來，俄之受創最鉅，英以島國瓦全，而法自十四年九月之後，馬蘭河一勝，即復有以自完。

……可知歐西各國於教民事國，雖有優劣之差，而距離初不甚遠。一行警覺之後，即亦難圖。况合

而謀之。短長相資。左提右挈。此德人之所以困也。嘗謂今日之戰。動以國從。故其來也。於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爲衡。俄雖歐之大國。民物土地。決決雄風。而其間大公竊權。女謁弄政。寵賂苛法。與夫其民之不學。較之吾國。殆有甚焉。故雖蠶食亞洲。而一遇強對。輒復不振。今者其國半明之民。乘機革命。近且定制共和。雖然。國之治亂強弱。初不繫此。蓋革命所誅鋤者。特貴族耳。而民之愚闇。初不能一蹴而躋休明。而舊法。隄防既墮。忿慾二者。必大橫決。故法經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軌。猶不足以爲盛強。最後者俄。其次中國。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機。此時佇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階級。……此固無可如何者也。根本救濟。端在教育。……德之學說治術。與英法絕殊。其學者如叔本華尼采特來斯基。皆原本性惡。而不以民主共和爲然。與吾國之荀卿商鞅李斯最爲相似。其異者。特以時世進化之不同。使申商始皇等生於今日。將其所爲。與德無二致也。同上第四十四第時局終無統一之望。統一不能。則所謂法令。格而不行。所設治理。人自爲政。長此終古。其魚爛而亡。殆可決也。此日外交。自與德宣戰以來。可謂得未曾有。假使能者在上。而羣倫輔之。則轉弱爲強。此真千載一時之嘉會也。顧不幸而各省分裂之形如此。此

真陽九百六之會。雖有聖者。莫如何也。同上四十五

九月。南北決裂。先是北洋之軍閥。南方之民黨。紛紛角訟。各有藉詞。至此以兵戎相見。先生謂此自勢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往者北美林肯當國。有南北花旗之戰。南欲分立。北期統一。爭戰期年。美之財政實業。大受其敝。其收平之後。徐徐整之。遂有今日。然則多難興邦。歷史慣例。目前苦痛。固宜忍之。願愚之所憂者。則吾國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項城懷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國遂釀成武人世界。夫吾國武人。固與歐美大異。身列行任。大抵皆下流社會之民。真老泉所謂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者。苟吾國欲挽積弱。變爲尙武。自當先行從事於十年廿年之軍官教育。而後置之戎行。蓋使吾國軍官。盡若春秋之仕官。漢之趙充國。班超。唐之李郭。宋之韓岳。明之俞戚。則所謂重文輕武之說。何從而施。乃今反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是以盜賊無賴之人。處崇大優厚之地。操殺伐驅除之柄。而且兵餉之權不分。精械美衣。費帑無算。則由是窮奢極欲。豪暴恣睢。分土據權。寧肯相讓……况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輸械。動涉外交。於是密約陰謀。遂啓賣國。同上四十六

又曰。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綫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但此時

天下洶洶而一切操持權勢者皆是奴才。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必求平定，自當先出曹孟德劉

德輿輩，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後乃可徐及法治之事。

同上十六期
第四十九

時論戒早婚，崇自由，或問於先生，先生曰：吾國前者以宗法社會，又以男女交際不同西國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國，誠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遲婚爲主義，看似於舊法有所改良，顧細察情形，乃不盡爾。蓋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奪其舊有之權，一也。心醉歐風，於妃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惡，復測性情之淺深，以爲自由結婚之地，二也。復次，凡今略講新學少年，莫不以軍國民自居，於古人娶婦所以養親之義，本已棄如涕唾，至兒女似續，尤所不重，則方致力求進之頃，以爲娶妻適以自累，且無諦假不知誰氏女子，以一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案此二句有誤。現代中國文學史引改作「假一不知誰氏女子以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私計亦所不甘，則何若不娶單居，他日學成，幸而月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挾此敖遊，脫然無累，羣雌粥粥，皆爲肉慾之資，孰與挾一伉儷而啼寒號飢，日受開門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於是今之少年，其趨於極端者，不但崇尙晚婚，亦多儻然不娶，又觀東西之俗，通僥踰閑，由是怨曠既多，而夫婦之道亦苦，不知中國數千年敬重女貞，男子娶

妻於舊法有至重之名義。乃所以承祭祀事。二親而延似續。而用今人之義。則舍愛情肉慾而外。羌無目的之存。今試問二者之中。何法爲近於禽獸。則將悚然而知古禮之不可輕議矣。今夫舊法之敝。時流類能言之。至一趨於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蓰於舊。彼不知也。同上第五十又曰。大抵吾人通病。在覩舊法之敝。以爲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爲。卽可以得無弊之法。而孰意不然。專制末流。固爲可痛。則以爲共和當佳。而孰知其害。乃過於專制。婚嫁舊法。至以子女爲禽犢。言之傷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始知世間一切法。舉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爲歸。使其德智果高。將不徒新法可行。卽舊者亦何嘗遂病。同上第十二

十月。南北之戰益烈。先生痛之曰。時局至此。當日維新之徒。大抵無所逃責。僕雖心知其危。故天演論既出之後。卽以羣學肄言繼之。意欲蠱起者稍爲持重。不幸風會已成。而朝宁舉措乖謬。涇上逢君之惡。以濟其私。賄賂奔競。跬步公卿。舉國飲醒。不知四維爲何事。至於今。不但國家無可信之爪牙。卽私人亦無不渝之徒黨。鄭蘇戡五十自壽長句有云。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嗟乎。新則新矣。而試問此爲何如耶。橫覽宇內。率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求一盜魁不能。長此相攻相感。

不相得而已。雖然，陽九之運，無有所極。竊意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支那物產，爲各國所取資，豈容吾人長此紛擾。且彼鑑於土耳其之前車，其所以對待中國者，必當有不容己之干涉。而吾民所趨者利，必至遍地皆俚，行且不勞征服。前者抵抗異種之說，施諸滿人可耳。施諸白種倭人，殆無其事。何者，能力志節，均不足語此故也。方未至此之時，復辟之劇，或當更演。惟是一言復辟，則舊人屬至，必樂循極舊之法，以保自身之私利。果其如此，則其勢亦不可長。其與五月間事，夏月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而已。况張勳之難其人耶。同上五十一時又有倡聯邦之議者，以謂惟此可以救敗免亡。先生曰：聯邦有德制美制之殊。德制上有共主，下有封建。吾國無是之基礎也。美國則原本民權。如華盛頓之十三州，而吾國又無是之基礎也。吾國所有，乃羣督之擁兵，如唐五代之藩鎮。藩鎮聯邦，實不過連橫合縱已耳。其不足已亂，殆可決也。同上五十二

冬，氣喘又作。入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嚴譜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一千九百十八年 先生六十六歲

春，與所親書云：復平生師友之中，其學問行誼性情識度，令人低首下心，無間言者，呂君止。案即呂秋樞

而已。然亦有不滿意者。則其爲人太過。坐此致不永年。甚可痛也。餘則已去者。如郭侍郎吳冀州熊季廉。其猶在者。陳太保陳伯嚴海鹽張菊生。寥寥數公而已。且其人雖皆各具新識。然皆游於舊法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至近世所謂新人物。雖聲光燦然。結黨遍海內。如某某公者。吾心目之中。固未嘗有一也。語曰。欲知其人視其友。然則不肖一己之所存。亦可以見矣。學術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十五

夏兵禍益烈。先生慨然曰。吾國革命之後。佔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民黨則被罪於倪段諸人。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願我輩平情論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明允所言。以不義之徒。執殺人之器。武人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放東西尙武之習。自唐以來朝廷於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雖然武則尙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謂新式軍人新於服制已耳而其爲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國成淫佚驕奢爭民施奪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彫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爲幸耳此軍人操權之究竟也若夫民黨尤爲可哀侈言自由假塗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

爲機關有事則電報爲羽檄。把持倡和運動苞苴。一日登臺所先用者必其黨徒。曰此固美法先進民主國之法程也。蜂屯蟻聚。雖二十二行省全國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吏治官方。掃地而盡。前者孫洪伊欲盡取派置省長之權。卽亦爲此。而徒黨之中。驢夫走卒。目不識丁。但前有搖旗吶喊之功。則皆有一樹分嘗之獲。國會之中。黨黨相傾。但聞詬誶。人謂今以紛爭南北之故。致國事不得進行。願當國會參衆兩院未散之時。其所謂進行者。又何若耶。且其所謂護法者。亦不遇所奉之辭而已。至於手握重權。則破法者。亦卽此輩。事雖未至。可斷言也。俄羅斯一行革命之後。保羅民黨 *Boleshevists* 最惡軍官。且懼其衆爲主張復辟者之所利用。故其弟一義。主於毀軍。然自夏連士機 *Kerensky* 弟一命令。許兵卒以平等權之後。國軍遂散。卽令全國廢然。如巨人病風臥地。任人宰割。而國中無論都鄙鄉邑。皆劫奪公行。糧草罄竭。據所紀載。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國亂矣。而俄羅斯比之。則加酷焉。汪容父謂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真今日吾國與俄相比之謂矣。由是觀之。則軍人誠惡。然使稍有統系紀律之存。其爲害或稍勝狂悖謬妄之民黨也。吾國大患。自坐人才消乏。蓋舊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養太遲。不成氣候。卽有一二。而孤絃獨張。亦

爲無補。同上十七

夏。歐戰益亟。先生曰。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英國看護婦迦維勒當正命之頃。明告左右。

謂愛國道德爲不足稱。何則。以其發源於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爲心故也。案病室詩集卷下何嗣

册子索題爲口號五絕句注云英有看護婦名迦維勒者在此於扶囊創夷雖仇敵不歧視嗣緣英

伴之逃以嫌疑被法臨告監者曰吾有一語煩告人間監者問何語曰愛國愛國一言殊未足以增

進人道也語已受槍而此注脚此等醒世名言。必垂於後。正如羅蘭夫人臨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罪惡假汝

而行之也。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爲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

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衆。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實貴中國美術者。螻

聚蜂屯。賈直千百往時。卽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同上十八又曰。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

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

廻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爲然。卽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爲如此矣。同上

五十

又欲續釋穆勒名學。云終必成之。同上未果。時先生生計頗備。自謂得粗了。卽亦聽之。不復向胡奴

乞米……老境侵尋，生趣漸薄，幸是尙能以看書有得爲樂。同上五十八

馮總統代理任滿，九月四日，北方國會選徐世昌爲大總統，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總統。

秋抄赴閩辟冬，嚴病中有述懷長句云：投老還鄉臥小樓，身隨殘夢兩悠悠，病差稍喜安眠食，語少

從教減獻酬，壯志銷沈看劍鼻，老懷回復憶壺頭，遺蹤處處成根觸，依舊城南水亂流。病盛堂詩集卷下

冬，氣喘大劇。嚴德奧土各國與協約國訂定休戰條約。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一千九百十九年先生六十七歲

上巳，福州西湖宛在堂禊集。病盛堂詩集

歐洲和會開幕，吾國要求一切爲日本所壟斷，而加以梗沮，國人集矢於中日交涉案中之交通總

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總裁陸宗輿，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罷學，牽率罷市，各地繼之，上海

尤烈，先生曰：從古學生干預國政，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良好效果，况今日邪。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

抄第六十一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

決也者，番上海罷市，非得歐美人默許，自無其事，而所以默許之者，亦因歐戰以還，日本勢力在遠

東過於膨脹。抵制日貨。將以收回舊有商場。而關中從史。以學生康擺渡等爲傀儡耳。日本維新以還。所步趨者德國。歐戰開場。羣以德人爲必勝。故外與協商聯盟。而內與德人密約。去年德敗。石破天驚。而近日其密約又爲英美人所發暴。故其處勢最難。而自大正總統之後。國中革命之說。暗長潛滋。統用武力彈壓。又數年中。因以軍械售與華俄兩國。驟富者多。而民岳日起。老成凋謝。公德日墮。同上六十二已非昔之日本矣。

春杪至滬。入紅十字醫院。嚴

六月。列強專橫。我國拒絕和約簽字。先生曰。和約不簽字。恐是有害無利。蓋拒絕後。於膠濟除排闥日貨外。羌無辦法。而和約中可得利益。從而拋棄。所傷實多。此事陸專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終不肯犧牲一己。受國不祥。爲國家行一兩害擇輕之事。此自南宋以來。士大夫所以自爲謀者。較諸秦繆醜諸人爲巧多矣。嗟乎事真不可以一端論也。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六十三

又曰。所惡於和約不簽者。以其不簽之後。舉國上下。哆口張目。無一繼續辦法。而齊魯奉吉。日隊交際。漩渦。民情囂張。日於長官作無理要求。無所不至。用其舊時思想。一落官權在手。便是萬能。不悟

官吏之無所能爲。正復同已。每遇根觸挑撥。望其爲國忍辱。自無其事。甚則斷頭蹈海。自翊義烈。而敵人以靜待躁。伺隙抵罅。過常在我。此亡國之民所爲。每况愈下者也。報紙利在諛時。則散布疑似。每云某國爲我仗義執言。某國爲我擔保。於何時歸還侵地。大抵其說皆爲子虛。而造事之人。愈以得意。小雅視天夢夢。又曰辟彼舟流。不知所屆。正今日之謂耳。同上六十四

時學校中人。多言古文辭奧義深。於是有所謂文學革命之說者。欲代以白話。或問於先生。先生曰。彼之爲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爲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字語言之所以爲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隱侯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今試問欲爲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瓠。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

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同上又云寒家子女。少時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經傳古文。亦無不讀。非不知辭奧義深。非小學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顏。總須令其見過。至其人之性情學識。自然須俟年長乃能相喻。四子五經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讀之書。此時不妨先教風誦。能解則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長學問深時。再行理會。有何不可。且幼年風誦。亦是研練記性。研練記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時不肯盲讀一過。則終身與之柄鑿。徐而理之。殆無其事。至於從事西文西學。極早須十五六方始。此後中文則難。子弟隨地自修可耳。唯如是辦法。子弟須天分稍佳。教師亦須稍勤。方能收效。吾則於舊學終嫌淺薄。其須改良與否。正不欲言也。同上六十三

歐洲戰後。世界糾紛日甚。先生慨然曰。前嘗謂歐戰告終之後。天下將成大聯邦之局。乃復觀世不審。高視人類之言。今則盡成虛願。威總統有大願而無大力。傷心失志。一病垂危。而三洲洶洶。弭兵絕無其事。早晚將復出於戰。而利用支那者自有也。哀哉哀哉。同上第七十六時歐東過激黨殘暴無人理。先生曰。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爲明日黃花。

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爲均貧而已。殘虐暴厲。其在鄂得薩所爲。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爲又有過矣。其政體屬少數政治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終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國明季政竄而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

事。殆可斷言。同上第六十八

秋杪北歸。入協和醫院。嚴選入東城大阮府胡同新居。號瘡櫛草堂。破伯玉京癩言京癩云買草堂之錢係將舊刑部街之宅及天津

津樓界秋山街之宅舊德界之地出售而得適案戊午春先生即擬出售舊刑部街之宅擬夏間遷京云或南或北再定計畫見學衡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第五十五於五十七書又書之且有或遷或閩或津之語則居京蓋後來始定也

中華民國九年庚申二十九年 先生六十八歲

元旦長孫以僑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有云。神州須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沈陸。何年得解縣。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夏。閩中大水。先生曰。此等名爲天災。而自科學大明。實皆人力所可補救。所恨吾國財力悉耗於率獸食人之中。而令小民處處流離。甚可痛也。學衡二十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錄第七十

皖直兩系齟齬日甚。復辟之謠復起。先生曰：此鄙見所必不欲贊成。夫九年鹵莽共和。天下事至於如此。自常識而云。復辟豈非佳事。惟是君主之治。必須出於自力。其次亦須輔佐。况常武人擁兵時代。非聰明神武。豈能截禍亂而奠治安。此時中國已患無才。至於滿人。更不消說。此正合歷史一姓不再與公理。而辨帥案指張勳遺老。尙渴望其死灰復燃。忠貞固自可嘉。而無如不足救億兆塗炭。且使滿人清室。根荑滅絕。名爲愛之。適以害之。袁叔違天。烏足尙乎。須知清室若可再興。則辛亥必不失國。當時天子聲靈。尙自赫濯。故家遺老。猶有存者。手握雷霆萬鈞之勢。乃親貴等顛倒錯亂。令乳臭夷奴。成此革命。而謂今日馮籍鴟張亂政之夫。可以光復舊業。必不然矣。同上第六十九

七月十四日。皖直戰起。十八日。皖軍卽敗。先生悲之曰：所悲者。一是大亂方始。二是中國人究竟無治軍能力。解法不改。直是絕望。三是吾輩後日不知託足何所。東海身爲民國總統。果其端已以泄天下。親見政黨所爲無狀。儘可訴諸國民。則安福系雖橫。豈能久據政權。爾乃制名內閣。又欲廣置私人。既爲政黨所尼。乃奮其陰謀。出何進崔昌遐之下策。已犯歷史上最大禁例。今者中央段系既破壞矣。然恐直皖之訐未終。而張曹之聞又始。而前之受制於安福者。後且受制於奉直。未見元首之得自由。

也。至於包辦軍政爲一國禍源。此制不更。則中國國防永無此物。查剋扣弊深。兵不用命。而軍人暴
富。齷齪淫奢。雖有頗牧之才。終歸腐敗。求其死敵。必無是事者也。……自前清鐵良首建練兵三十
六鎮之議。項城起乘其權。自翊組織新軍。大更湘淮壁壘。乃不悟根本受病。則兵愈盛而國愈危。甚
矣。自營之爲禍烈也。同上第 先生善於覘國。熊純如□□□謂爲至誠前知。先生曰。老子云。前
識者。道之善而愚之始。即使能之。亦有道所弗貴。願當一事初起。使僕稍諳其中情況。輒有以決其
將來。卽如直皖之事。當上月之杪。僕謂段曹徐吳。相爲敵仇。各爲名義固矣。惟是兩方士卒。皆幽冀
齊豫之人。雙扉對壘。本非仇讐。而且以鄉里而同袍澤有年。他日交綏。必有反戈不戰者。其後果有
十五師某團開砲向天之事。遂起衝突。而成內潰。則僕又不幸而言中也。同上

八月又反閩辟冬據嚴譜○案嚴譜不著時月據與熊書第七十三云自新閣成立云云案新雲鵬
組閩在八月九日此書語意向未離京第七十四云還鄉後云云知反閩在八月
也。坐臥一小樓。看雲聽雨之外。……稍稍臨池遣日。自謂從前所喜哲學歷史諸書。今皆不能看。亦

不喜談時事。稿禾死灰。惟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與熊
純如

或以時局擾攘爲憂。先生曰：世局如是，誠足使人寡歡。然君子處草昧變化之時，要當有樂天知命之學。生老病死，時至後行，不然，雖爲申徒狄立槁，於己於人，又何益乎？此亦知道者所不爲也。比來桂粵湘鄂，皆起軒然大波，而盡以自治爲幟，顧自不佞觀之，要皆一時假道於國利民福，豪不相謀，以近事取辟，此正如宣統年間號呼立憲，辛壬之際，逼取共和，然而立憲則立憲矣，共和則共和矣，而此十餘年來，果效何若……或則謂前此皆假，而此後乃得爲真，嗟夫，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其必假而不復爲真，蓋無待耆蔡而可決也。羣不逞志，太息俟時，而中央失政，方鎮恣睢，與以可乘之隙，則羣起而挺之，至於成事，則得位行權，各出其鉤爪鋸牙，以攘擊國帑，魚肉吾民者，猶吾大夫，未見君子……軍閥財閥，猶此民耳，大同開幕，又當若何？同上第七十五

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先生六十九歲

夏至鼓山避暑

陳嚴譜

有鼓山詩

陳墓志○案當即瘠嶺堂詩集卷下避暑鼓山長句

秋氣喘復作，自覺病深。

嚴譜

九月三日

嚴復社會思想○案原作十月誤也今正

手書遺後人

嚴譜

其略曰：癡瘳老人，論家人

諸兒女知悉，吾自戊午以來，肺疾日甚，雖復帶病延年，而揆之人理，恐不能久，是以及今尚有精力。

勉爲身後傳家遺屬如左。非曰無此。汝曹或致于爭。但有此一紙親筆書。他日有所率循而已。汝曹務知此意。吾畢生不貴苟得。故晚年積儲。固亦無幾。然不無可分。今爲汝曹分俵如下……嗟嗟。吾受生嚴氏。天乘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

耳順以後。生老病死。儻然相隨而來。故本吾身閱歷。贈言汝等。其諦聽之。一須知中國不滅。案嚴譜作中國

必不亡。○又案先生癸卯十月。社會通詮案語曰。竊料黃人前途將必不至於不幸也。即使其民今日困於舊法。拘於積習之中。卒莫由以自拔。近果之成。無可解免。而變動光明。生於憂患。行且有以

大見於世史無疑也。今夫合衆之局。何爲者。以民族之寡少。必并合而後利自存也。且合矣。乃雖共

和之善制。而猶不堅。何故。以其民之本非一種。而習於分立。故也。天下惟吾之黃族。其衆既足以自

立矣。而其風俗地勢。皆使之易爲合。而難爲分。夫今日謀國者。之所患在寡。在其民之難一。而法之

難行。而吾民於此。實病其過耳。焉有以爲患者乎。且吾民之智德力。經四千年之治化。雖至今日。其

短日影。不可爲諱。願使深而求之。其中實有可爲強族大國之儲能。雖權斷而不可滅者。夫其衆如

此。其地勢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舊法陳義之不足。死而知成。見積習之實爲吾害。盡

去腐穢。惟強之求。真五洲無此國也。何貧弱奴隸之足憂哉。世有深。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一須知

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爲第一義。一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案嚴譜作新。知無

一世宜勸。一須謹畏。而加以條理。一須學問。增益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一事遇羣己對待之

時。須念己輕羣重。案嚴譜作兩書。更切毋造孽。審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卽不富貴。亦當不貧賤。貧

賤誠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餘則前哲嘉言懿行。載在典策。可自擇之。吾不能觀縷爾。嚴復社會思想引道

二十七日。考終郎官巷里第。嚴

十二月二十日。與王夫人合葬於陽崎麓頭山之陽。陳弢庵閣學寶琛爲之銘曰。旗山龍渡。岐江東。玉屏聳張靈所鍾。繹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揚雲論譚充。千辟弗試。干越鏡。昔夢登天。照回風。飛火怒。扇銷金銅。鯨吐。置跋陸變江。覬猶閱世君。非矇。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光氣長垂虹。閣學嘗稱先生。於學無所不關。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扶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皆行於世。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廬存詩三百餘首。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寶貴。而其戰術。破臺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陳志悲夫。門人私諡曰文惠先生。侯疑始與邵書

明年春。林琴南孝廉告之以文曰。嗚呼。君才之大。實北冥之鵬。其振翼也。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顧乃無厚風之積。雖未卽於天闕。然亦不復消搖矣。圖南之不終。其責在風。寧復在鵬之翼邪。嗚呼。彼東人之所謂元勳者。勒崇垂鴻。視吾神州如都婁焉。恃其燦銳。肆彼殘齧。君實與此輩同學。前四

十年已痛哭陳述於樞近之臣。發其悖計。願乃居積薪之上而不知。君雖欲灑別抉摩。求畢其議而莫可。嗚呼。此宜君之抱疴伏息。懣懣於鄉里間也。嗚呼。當涂篡竊神器之時。乃龍檻及君。君俯然卻其千金。不署勸進之表。願乃以中國不宜共和一語。竟竄名入黨籍中。使君抑抑。無可自伸。一腔之冤。不能敵萬衆之口。而吾獨知君者。以君假吾柳州之文。手加丹鉛。知君之屬意於柳州。蓋自方也。柳州君子人也。昌黎永貞之行。意屬夢得。於子厚無與。至爲之志墓。爲之碑羅池。無一語及於叔文。蓋知柳州深矣。吾文去昌黎萬里。寧足雪君之冤。然君之心。柳州之心也。吾恒謂屈平之騷。谷風也。柳州之騷。氓也。谷風之怨。響抗而長。氓之怨。聲咽而悲。讀柳州之騷。其沈憂淒黯。淚與聲俱。而君丹鉛其上。吾未嘗不以悲柳州者悲君也。嗚呼。君今已矣。臨命之前一月。尙以詩壽予七十。有佩玉利於走趨一語。蓋用昌黎之文。以况予。嗚呼。予長安賣畫翁耳。寧自期爲君子之玉。至所謂利於走趨者。或時流憐予老悖無能。恕之。游行於長安人海之中。亦苟延殘喘而已。轉不如君脫然塵埃之表。之爲得也。君箸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此至可哀也。既瀝酒於塋。復爲悲歌以降神。曰。望仙宸之沘寥兮。披瑤草於絳霄。驂龍鸞而上徂兮。託巫陽而雖招。神下盼而長吁兮。知虜亂鉤裂之

不可以終朝。毒燎備彞兮。天半絳其芒爍。四海滲涵兮。雜犬禍與詩妖。哀穰至之無期兮。後死者胡以自聊。略董道而仗正兮。世方目爲儒臬。類麀麀之弗息兮。寤賦憊於夜晝。幸夫君之蕭間兮。居帝所而騰歡。揚桂旗於靈風兮。亦羅池之降廟。請再拜而伸奠兮。冷嬰輝乎夕照。尙饗。

予服膺嚴先生幾二十年。年十四五。卽讀天演論而好之。嘗竊爲注。塾師見之。大笑以爲妄。又欲輯文集。皆未就。至前年冬。始發憤造此譜。苦史材不足。歷十月而略備。以張菊生年丈之介。得識伍昭辰先生。復以梁園東先生之介。識先生從孫步韓君。由步韓復識先生長公伯玉先生。由伯玉先生復知侯疑始先生。所以進我者皆甚摯且竺。於是知先生身世大詳。稿凡三易。長兄銘遠及內子沈穉如。皆助彙錄。穉如且爲斟譌誤。祁寒盛暑無間。至今年夏。始寫定。前後凡一稔有半。初稿只三萬言。二稿達十餘萬言。終存其半。先生節概。倘具於是。然猶恨未能見先生之全。而所以知先生者淺也。近五六十年来。世變之亟。先生嘗以爲亘古所未有。外至大九州。內至國家社會。秉夫國計民生之要。土風鄉俗之微。先生無不有論。每論無不渾極理致。刃迎稷解。故此譜也。徵特先生一人之史而已。番番老成。瞻言百里。吾言適不用耳。祝宗祈死。其言至悲。吾譜先生蓋

不獨痛先生一人已也。今也世變愈亟。又十倍於先生之時。獨恨不得先生之議論。十倍於昔日。以爲吾民族自救之方也。則又未嘗不以痛先生者痛我民族於無窮矣。雖然。先生臨命有言。中國必不亡。難危困厄。容玉女於成。則先生之言。不能用之於身前。必能用之於身後。是在吾後死者勉之而已。先生在天之靈。實式馮之。後學嘉興王遵常跋於海上雙如閣。時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夏六月也。